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美

國

談

叢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美

國

談

藪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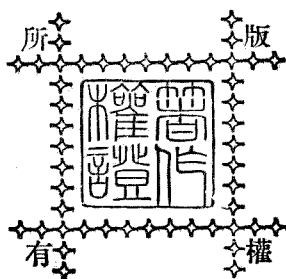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年五月印刷  
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行

叢書  
美國談藪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陶 菊 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 菊隱叢譚書目

歐洲風雲第一集

歐洲風雲第二集

世界名人特寫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中南美洲談藪

亞洲談藪

非澳兩洲談藪

美國談藪

現代知識

歐洲談藪

現代女性

歐洲五強內幕

近代軼聞

國際掌故

新語林

吳佩孚將軍傳

世界珍聞

歐美談片

閒話

密斯馬

# 菊隱啓事

上列各書均筆者近年來在報章發表之稿承 讀者不棄認爲有可采之處敦促彙刊印行惟文中材料半采自書報半得諸傳聞 讀者如有見教或更正之處尚乞 惠書由中華書局編輯所轉交筆者決不文過飾非也

叢菊  
譚隱

# 美國談數目錄

- 一 美總統和平建議之真意……………一
- 二 美國重演殖民地的舊劇……………六
- 三 日美太平洋之航空戰……………一四
- 四 轉變於敵友之間的日美關係……………二二
- 五 美幽遠東政策之透視……………三三
- 六 美國西海岸牙醫與理髮師……………三九
- 七 英美能否合作……………四八
- 八 阿拉斯加設防的兩重作用……………五四
- 九 美國陸軍組織及其任務……………五九
- 一〇 美國發展空軍過程……………六三
- 一一 美國澈查軍火案祕幕……………六七

- 一二 美國的療貧術.....七一
- 一三 美國的愛國之徒.....八七
- 一四 猶太人在美國.....九一
- 一五 美國模範警.....九四
- 一六 美國模範學堂.....一〇一
- 一七 美政府用人標準.....一〇七
- 一八 羅斯福登台後的新氣象.....一一一
- 一九 美國社會面面觀.....一一六
- 二〇 美國現代化監獄.....一二三
- 二一 美國執行電刑的「死屋」.....一二六
- 二二 美國太平洋兩島.....一三三
- 二三 英人眼中之美人.....一四〇—一五二

菊隱  
叢譚  
美國談藪

美總統和平建議之真意

四月十四日美總統向希特勒墨索里尼提出和平建議，大意爲：『武力威脅似又重見於今日……歐洲有三國喪失獨立，非洲亦有一國，遠東且有一獨立國之廣大領土爲其鄰邦所侵佔……閣下曾一再聲明，閣下與貴國人民均不願戰爭，此說如確，即不至有戰事發生……請於十年或二十五年內保證歐洲各國領土之獨立。於相互保證後，再就限制軍備與促進世界兩問題加以討論，美亦樂於參加……』截至現在止，德意向無正式答覆。德國正分頭與歐洲各小國接洽，將彙集各小國『未受德國威脅』的覆文向美總統反咬一口，斥其『無的放矢』。

德國之欲蓋彌彰不必討論，侵略國不願接受美總統建議相與致力於和平及經濟合作則係事實。所以一般論者雖稱道羅斯福總統有挽救人類浩劫的決心，終惜其空言無裨於事，我以爲這種看法是把美總統建議的動機看錯了：因爲美國自始即不存『與虎謀皮』的幻想，接受與否係另一問題，該

建議自有其特殊意義與遠大影響。

第一，是對侵略者精神的懲罰，並為將來實施某種制裁時一種預告。近年以來，侵略者多抱有『美國避免捲入第二次大戰漩渦』的誤解，根本沒估計到美國行動，只有日本因海洋關係較為警覺，曾有一時運用『聯美制英』政策（即分化英美，前有近衛再度游美的傳說，但因日本發動侵華，此策早歸失敗，）並與德國合作刺探美國軍情（德諜源源入，美其經費由日供給。）這次美總統委宛曲折的詞令，其效力較之情感激烈的詞令尤為廣大，一面向全世界表示美國人重公理惡強權的公正態度，一面警告侵略國，美國與世界是不可分離的，侵略者如不及早『止步』，美國任何制裁方法即足制其死命。過去英國自詡為『歐洲命運之最後決定者』，現在只有美國才夠這資格，也許美國是『世界命運最後之決定者』。自美總統攘臂一呼以來，『侵略者』已從其口中明白指出，希特勒雖一世之雄，亦不敢公然報以惡聲，却正在繞着彎子用『貓兒哭鼠』的手段來掩飾其猙獰面目，可見美總統大智大仁大勇的舉動，開始即發生『先聲奪人』的影響。

第二，是對遠東問題由消極態度改為積極態度的初步動作。近來英法把『集體安全制』重行拾起，乃針對歐洲的德意兩國，尤以德國為主要對象，並未包括遠東在內。然而遠東問題是世界和平受威



脅的原動力，如集體安全制僅限於歐洲，不啻『舍本齊末』。英法或有『遠水難救近火』之感，美國則處於『近水樓台』的優勢。這次美總統和平建議雖未直接致送日本軍部，可是原文上明明指出『遠東有一獨立國之廣大領土爲其鄰邦所侵占』，這便是一種旁敲側擊的用意。換言之，英法因歐洲危機深感切膚之痛，故無暇東顧，而美國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深知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國與世界是不可分離的，所以建議中特別埋伏這一筆，決非節外生枝之筆。自建議公布之後，美國即開始以『召集遠東會議』試探各方空氣。本月十六日，美國大西洋及加里賓海集中演習的大部分艦隊駛往太平洋，即寓有監視日本保護菲律賓及南洋羣島之意，亦決非無的放矢。

第三，爲西方民主國作一廣大聲援，藉以促反侵略陣線之成立。美國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事發生及一九三六——三九阿比西尼亞、奧國、捷克、阿爾巴尼亞相繼淪亡後，其反侵略火燄漸漸上騰，尤以對中日戰爭，不引用有害於中國的中立法及對德貨抽收『懲罰稅』兩事爲最露骨，每值英法向侵略者屈服一次，美國即爲之垂頭喪氣，而英法採取強硬態度，美國亦因之吐氣揚眉。美國以所處地位不同，未出而擔任反侵略陣線之領導者，至少是馨香禱祝樂觀其成的。近來反侵略陣線已由空談漸成事實，然而各大國之畏首畏尾，各小國之離心離德，也許其前途或不免『功虧一簣』，所以美總統藉和平建議

之名，替這個難產嬰兒打一針催生劑，使大家感到美國是該陣線之極端同情者，因此格外興奮而易底於成。

第四，爲轉移國內視線，使修正中立法不至橫生枝節。誰都知道，美國中立法產生於一九三五年阿戰事發生之時，其『現款交易』『自己運輸』兩條係配合當時環境，寓有便利英法之意，但侵略者與弱小民族之戰爭，這兩條顯然有利於侵略者的方面，這是說，美國爲維護其商業及軍火貿易，於不知不覺中拋棄了人類正義感，這是立法時始意所不及的，所以美總統於本年一月咨國會文亦指該法有助侵略者氣燄之嫌。嚴格說起來，即從商業主義着想，現行中立法亦有修改之必要，這由於侵略者之氣燄愈高，不獨影響美國海外權益（如中日戰爭中美國所受損害），而且美國本身加重擴軍負擔，將來民主勢力在歐洲一蹶不振之後，中南美同樣受侵略者威脅，美國同樣也受威脅。這一點美總統認識得最透澈。中立法於本年五月一日滿期，美國國會人士有主張廢止之而代以新法案的，也有主張修改的，但以國內孤立派勢力之頑強，主張維持現行法案。美總統爲集中意志起見，毅然以和平建議置於世界人士之前，如侵略者悍然拒絕，不啻侵略者自畫供狀（自己宣布自己爲侵略者），以美國人重公理惡強權的習慣，必不容侵略者之橫行無忌，那麼修正中立法時可於『區別侵略國』及『對於破壞美國

簽字的各種條約的國家訂立制裁方法』兩種辦法中採用一種。

這次對德意所提的和平建議是美國向侵略者『善良的威脅態度，』絕非『潮濕爆竹』可比。假使美政府存有『期待侵略者接受』的心理，那麼他應當採取秘密外交，避免刺激侵略者之情感，何必迫不及待的公之於世？換句話說，美總統明白指出德意爲侵略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極注重『國家之榮譽』的，縱有幾分之幾接受的誠意，必因『體面問題』而艱然拒絕。我們看到這一點才能了解美總統和平建議的真實意義。

該建議聲明爲美總統個人提出，未用美國政府名義，所以德義接受與否與美國體面問題無關。

一九三九，四，十六評。

## 美國重演殖民地的舊劇

太平洋南部有三個小島，地圖上是屬於英國的，却被美國輕輕巧巧地占領了去。下文是美國占領三小島的經過情形。

美國在南太平洋三個小島上——嘉維斯、貝克、好蘭得三島——豎起了隨風飄展的星旗來，同時編入美政府管理之下，這不能不算二十世紀的一個奇跡。三島靠近赤道，其面積非常渺小，在蔚藍色波濤中露出沙磧背部來，美國得之可作爲從夏威夷到安的波得斯三千哩海程中佇足之所。說也奇怪，二十世紀中葉，該三島在光天化日之下，位於熱帶，往來船隻如織，人人都可以望見，却始終沒人理會。還有更奇的，殖民事業早成爲十七世紀的古董，大家都頑得不高興了，而今日却仍有舊劇重演之舉。

當然，這是航空事業演進的結果，而這樣的殖民性質是前一時代所無的。自一九三五年以來，春雲乍展之太平洋航空事業已征服了地球三分之一距離，這便是經過夏威夷、中途島、威克島，而使中美航空實現之一幕。威克島雖係叢爾小島，而位於中途島及關島之間，自有其優越位置。美國之取得威克島不費吹灰之力：當年美國軍艦運兵赴菲律賓平亂時在該島曾作相當逗留，他們插了一面美國旗，於是便成爲美國囊中物了。而美國嘗得甜頭後還想再嘗更多的甜頭，美國商業部所屬商業航空局認爲太

平洋地圖有再加以搜討之必要。不錯，夏威夷在航空價值上無疑地占有光榮之一頁，可以縮短二千哩路程，而在太平洋茫茫巨浸之中還有如威克島之足快朵頤的嗎？

於是商業航空局派航空探員威廉米勒首先到夏威夷去，要在烟波萬頃中搜尋每一塊巖石及每一片沙地，找出個香甜可口的新地面來。他找到拍爾米納島（Palmyra），這是一個珊瑚島，將來或許可供航空之用吧。在該島附近發現另一珊瑚島名叫京滿沙的（Kingman Reef），有長約一百二十呎寬八十呎的面積可供建築，但該地太與檀香山逼近，而且已屬於夏威夷，本為到口之物，何必另費心機？因之這位浮游水面的探員想在更南或更東一點物色，其它合式地點。游來游去，畢竟游到嘉維斯島來了。

該島距檀香山之南一千四百哩，地當赤道子午線一百六十度，依着美政府所備地圖是不偏不倚正在太平洋中心地帶。該島長五哩，寬約一二哩，高出海面二十呎。一九一三年美國阿馬蘭斯商輪在此撞破，其殘軀仍委於涯岸之上。該島可稱羣鼠縱橫之地，大概這些成千累萬的老鼠是破船上老鼠祖宗所傳的後代吧。除開老鼠之外，還有許多雀鳥和蟹類，這三族共存共榮於孤島之上，沒有旁的生物打攪它們。據說該島於一八三五年為美國船主貝克所發現，曾向美政府報告過，嗣後美國肥料公司在此經營一二十年之久，一八七七年美艦聖瑪利號行經其地，曾正式聲明為美國主權所有，然而在美國之前

還有一個更爲捷足的：一八二一年英國船長布朗曾經到過，英國說是她首先發現的，而且英國肥料公司也在這兒經營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雙方都有理，究竟不知誰是無理的？

探員米勒繼續從嘉維斯島西行一千哩，到了貝克及好蘭得二島。其地在赤道稍北一點，兩島相距六十五哩，貝克島長一哩，寬四分之三哩，好蘭得島長二哩，寬一哩，前者由美人貝克於一八三二年發現，後者亦於一八四二年爲美國船長喬治列克發現。兩島同樣都被美國肥料公司經營過，但英國同樣聲明這是英國主權所在的島嶼。

事實之重要性是這樣的：嘉維斯島位於由檀香山經美領薩摩亞而達新西蘭之路線上，而該二島把全線路程分爲兩段，每段約一千四五百哩之遠，至於較西的貝克及好蘭得二島位於由檀香山經布里斯班（Brisbane）或悉尼及澳洲之路線上。美國商業航空局把這段經過報告政府當局後，當局馬上下了個決斷，『這三島是該屬於美國的。即使英國不承認這回事，即使從前有人聲明過三島的所有權，然而她們終於自動地放棄了；這三島像是海洋中的孤兒，誰抱在手裏誰便是他的重生父母，誰首先殖民於其上誰便是該三島的領主。』

商業航空局於恭聆上峯訓示之餘，迫不及待地移民於三島之上，於是十七世紀殖民舊劇重演於

太平洋舞台之上。不過現代移民戲劇其做法與往日略有不同：第一，三島位於太平洋之中心點，其特殊背景是值得非常考慮的，那一種民族適宜於赤道小島之環境呢？答案擺在眼前，住居於夏威夷的美國公民是海洋洲的血族，他們的祖先們自數千年以來即已習於海洋環境，而且他們薰陶於美國精神下已有百年悠久歷史，他們同化於白人生活，受過美國教育，是強健、活潑、而具有清晰之政治頭腦的，他們有許多人在夏威夷政治上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他們究竟是大海洋之子孫，如讓他們回到海洋生活，正像魚游大海，是何等悠然自得？如叫他們移殖於三島之上，正像蹣跚於公園中的水牛到嫩綠如茵的草原，是何等適合脾胃？於是經一度調查之結果，便發明檀香山一個工業學校是專為訓練海洋洲血族青年而設，由夏威夷一個公主捐款建立的，這位公主擁有絕大財產，嫁給島上一個很有名望的美國人，自捐款興學之後即定名為『克米哈米哈學校』，這是從前統治羣島的一位土王的名號。

從該島挑選的學生是平日成績最優、體力最強、而且富於冒險精神的，每島分配四人，開始搭設蓬帳，替他們預備一切應用之物，在若干時日之內政府派人慰問他們，如有自願回去的另外派人補充，於是三島在美國國策下成爲夏威夷土人占有之物。

停泊於檀香山的巡邏小艇伊太斯加號其任務爲執行一切與美國政府有關事務，這次移民便是

由該艇送去的。島上有鉛牌爲標識，由移民中之一簽名於其上，例如好蘭得島鉛牌上大書特書道，『好蘭得島，緯度北〇度四十九分，經度西一百七十六度三分，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由美國公民以美國政府名義殖民於此，他人不得侵占，哈利德易士。』

美國取得這三個小島的用意：第一想作爲太平洋航空站，第二是怕日本捷足先得，把她們當做軍事要地。

三次由巡邏小艇運去的移民是用假旌息鼓的辦法，經過八個月之久，外間竟毫無所知，因爲美政府在移民未完成之前不願漏洩春光，直至一九三五年十月才漸漸揭露出來。而一經揭露之後，馬上引起國際注意。這三島是人人可取之物，以堂堂美國而爲鼠竊狗偷之行，首先英國不承認美國的領土權，其次是怒形於色的日本，她疑到美國之掠取三島具有軍事上威脅日本之意，然而一切抗議都來遲了一步，美國已造成了『既成事實』。這『既成事實』四個字是多麼有力而難於推翻的啊。

在美國政治史上，由商業部辦理移民還是一個創舉，從前只有軍部在海外移民的例子，而美領薩摩亞及關島都是由軍艦執行移民之事務的。到現在，美國國會便來一次調整領土的計畫，把一切殖民地位置於內政部管轄之下。阿拉斯加及夏威夷不消說，即原屬於陸軍部的波多尼各及原屬於海軍部的



維爾金羣島也都歸併到內政部範圍內。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美政府發表命令，把嘉維斯、好蘭得、貝克、三島移歸內部，於是三島才得一歸宿之地，同時國會在本年度撥款三萬五千元爲經營三島之用。假使英日等國具有攫取三島的野心，却錯過了一個機會——即自去年五月十三日至七月一日止，三島脫離商業部而未爲內政部接收之時不啻無主之落花，然而內政部取得經費後刻不停留地工作起來。該部再挑選一批移民，同樣是由『克米哈米哈』學校所選的太平洋血族，且同樣是由伊太斯加號裝載了去的事情很僥倖，當他們到達之時，三島靜臥於波平如鏡之中，野心者尙未觸手。這些人至今仍留於島上，他們或許是世界上最孤獨之人類吧。

嘉維斯島附近的聖誕島是歐戰時一個法國航空家所占領的。再遠一點，約有三百哩之遙便是英國設有海底電線台的芬甯島(Fanning)。至於貝克、好蘭得二島形勢較孤立，南距薩摩亞千哩，西與日屬馬紹耳羣島亦有同樣距離。三小島殖民後組織形似政府的機關，選出十二人擔任職務，另推布萊克爲檀香山代表，以便接洽一切。大家感得三島地面如此之小，人口如此之少，行政上是沒有多大麻煩的；然而事實上殊不盡然——當前兩個問題：一是食糧之缺乏，一是淡水之稀少。後者雖可從蓬帳上接取天然雨水，可是新來移民對該地雨季毫不熟悉，不能靠天飲水，其來源仍是由檀香山供給的。

經過一年半考察才知道太平洋核心並非風狂雨驟之地，其第一次所搭帳篷經過十二個月之久，只有一座被風吹倒了，並且不是飛沙走石的烈風。該島很幸運的：蚊蟲被風吹走；再則該地雖近赤道，氣候並不十分炎熾。那位駐外代表布萊克先生從檀香山做好木製而舒適的屋子運回三島之上，後來太平洋血族工程師司杜華帶着圖案到島上來，在他指導下，島民都能自建住宅了。其次，無線電是最需要的，布萊克向海軍部借得一架收音機，聘用了兩位中國工程師，居然裝得十分妥善，雖在天涯海角，亦儼有萬里一堂之樂了。

島上是沒有植物的——大概種子不會吹到過；縱使吹到，而在鼠雀披猖之環境下亦沒有發榮滋長的機會。最近運往大批熱帶植物如鐵樹、芒果、菠蘿、椰子、夏威夷橘種之類，他們相信可以培植得好；因為從前的中途島及聖誕島同樣是寸草不生之地，其氣候與三島相彷彿，而現在成爲熱帶海洋中之美麗花園了。大凡新移入人口對於殖民地土着是採取殘殺或驅走的手段，三島亦不能例外，而島上唯一之士着便是那些父而子子而孫生齒日蕃的老鼠，開始是每人備置捕鼠機一個，並且彼此競爭，誰捕得最多誰便是頂刮刮的好漢。他們却不敢使用近代的新式武器——不是毒瓦斯病菌，是指捕鼠的毒藥——恐怕連鳥類一併毒死，造成玉石俱焚的慘劫。後來在威克島飛機場附近發現一種紅羽粉，可毒害

鼠類而不至傷害其它動物的生命，這是慢性毒物，其它動物吞下肚去可以慢慢地吐了出來，而老鼠却無嘔吐器官。閱者請注意，慢性毒物雖不能立刻制人死命，終究是可以殺人的，鼠類何足道哉！

美政府所最引以為幸的便是三小島未為日本捷足先得，否則日本必作軍事之用。至於三島在航空上價值目前尚說不定，大概有用之期快要蒞臨了吧。泛美航空公司將完成由美國飛往新西蘭之航線，在奧克蘭與英國皇家公司航線相啣接，這是第二條環游世界的航線。但泛美航空公司所用為水上機，而三島並非珊瑚島，不能作水上機的根據地；話得說回來，無論怎樣，三島可作觀測氣候及設置燈塔之用，如飛機遇到意外事亦可作為降落地，且最近觀察所得，海洋航空同樣可用陸地飛機，商業航空局及泛美航空公司均已同意此點，因為陸地飛機輕快而經濟化，將來採用陸地飛機之後，那麼第二條環游世界的航線必為經過安的波得斯之線，三島中必有一為其降落之點。島上沙質堅韌，只須壓重機壓平便可化為良好的飛機場，而這個兩年前的無人之荒島不啻美國最理想的太平洋航站了。

一九三七，三，十一。

## 日美太平洋之航空戰

最近一兩年以來，美國對太平洋西岸航空建設增加很大的注意力，其動向可於經營聖誕島一事看出來。聖誕島以南如貝克（Baker）好蘭得（Howland）嘉維斯（Jarvis）各島原係隸屬英國的，近來檀香山學生團以測驗氣候爲名實行佔領，英政府報以默許的態度，但英國報紙提及這件事却不無忿忿不平之意。還有庫里島（Kure）位於夏威夷之西北角，自美國於一八九八年佔領夏威夷以來該島亦隸屬英國，本年初春改由美國海軍部管轄其地，而在夏威夷西南瓊斯頓礁（Johnston Reef）也作同樣處置。據美國報紙及官方發表意見，美國佔領貝克等三島完全爲商業航空之用，可是這三島既無海港，又無鹹水湖（與海相通的港汊），不能容納海上飛機及供給材料的船隻，且來往海輪也沒有完全靠岸的碼頭，怎樣可作商業航空之用呢？不錯，陸地飛機可在以上各島升降；不過美國海上商業飛機截至現在止並未與陸地飛機取得聯絡，可見『商業航空之用』一語是不能使人置信的。將來美國與新西蘭間航空線由泛美航空公司與新西蘭政府成立協定，係取道檀香山、京滿沙（Kingman Reef）巴哥巴哥（Pago Pago）以達奧克蘭（Auckland），與貝克等三島亦無關係之可言。此外軍事方面有

何特殊作用，初非局外人所能窺其底蘊。

美國對於這三島的注意力遠在一二十年以前。一九一七年海軍調查部建議於海軍部長，應把這些『線島』一古腦兒佔領。這個建議係指嘉維斯、好蘭得、貝克等島（尤其是好蘭得、貝克二島）而聖誕島亦包括在內。聖誕島原係英國海軍軍官庫克於一七七七年聖誕節發現的。庫克同時發現過夏威夷。自美國佔領夏威夷以後，認為聖誕島也應屬於美國。這許多島嶼屬英屬美原無充分證據，英國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佈歸英國管轄，美國國務院即發表否認聲明，美國陸海當局對上述各島雖不肯輕於發表意見，但在私人談話中常常流露着有佔領各島（尤其是聖誕島）之必要。聖誕島的優點不是七十五萬株可可樹，不是鹹水湖內含珠老蚌，不是可作肥料的硫磺如好蘭得、貝克、嘉維斯三島所蘊藏的，也不是展開在曠野的一片金黃色燦爛之花，却因為該島係一理想的最上等航空根據地的緣故。

在軍事上看起來，美國太平洋西岸成一大三角線，其核心為夏威夷，距離美國大陸約有二千餘哩。夏威夷西北突出之一角為庫里島，距離新汎美航空公司的航空站中途島只有五十哩，距離檀香山一千二百哩（在檀香山之西北）。美國以夏威夷為西太平洋防務中心，以珠港為其海軍根據地，輔之以

五個陸軍兵營，而以瓦胡島（Oahu）爲前哨，已形成一座具有最大威權的空軍大本營了。夏威夷之北爲阿拉斯加，距夏威夷約二千餘哩，與阿留申羣島成犬牙相錯之勢，伸展到亞洲海岸。據聞美國海陸當局曾向國會建議在南方覓一空軍根據地，這是美國機密，局外人無從得知，要之美國國會是有檔案可稽的。西南方的巴哥巴哥不啻『美國的薩摩亞』，雖未充分開發，却具有天然良港，可惜距離夏威夷太遠，約在二千四百哩以外，這是最大弱點。選來選去，只有聖誕島最適當，因爲它距離中心的夏威夷不過一千二三百哩，距離南方角度也相差不多。

最近德魯蒙（Drum）少將在國會委員會內說明美國陸軍需要長距離的飛機。至於海軍飛機現可由太平洋西岸飛至瓦胡島，再由瓦胡島飛至中途島，這已是了不得的成績。如得一二小島爲降落及加油之用，那麼航空線必可延長好幾倍，這便是美國佔領貝克等小島的最大動機。關於這件事，報上從未發表，却是真確事實。聖誕島有鹹水湖，地勢安全，面積二千方哩，只有一部份森林，其餘都是平坦之地，在這裏設置飛機場及其它建築都是極相宜的。貝克、好蘭得、嘉維斯三島英國不聲不睬地讓美國佔領了去，不用說，這是英美在太平洋的一個默契：英國海軍在歐洲多事之秋，東方有個空軍強大的美國，對於新加坡、澳洲、新西蘭之防守自是受惠不淺，而美國控制太平洋的力量却由此得一突飛的進步。

太平洋航空的對峙形勢，其一自西而東爲美國體系，其一自東而西爲日本體系。

日本體系由本土迤邐而南，經小笠原羣島、馬利亞納羣島、加羅林羣島，以入赤道線。美國體系由本土經夏威夷、中途島、韋克島、關島，以達菲律賓濱，這是從舊金山到中國的必由之地。

密克羅內西亞是兩個航空體系十字交叉點。在關島上空，南北飛的飛機恰好從東西飛的飛行線衝過；換句話說，即日本勢力橫斷了美國勢力。日本南飛線與美國到中國的航線表面都抬出『商業』招牌，可是汎美航空線正在設計時，汎美航空公司經理特里普爾在聯邦航空委員會報告這個國際航線包含着國防及運輸兩義，他雖未列舉理由及事實，却已够人領會的了。後來美國海軍部想在中途島及韋克島建立航空軍用站，並擬俟華府條約滿期後恢復關島的航空根據地，這究竟是說得到做得到的計畫呢，還只是向日本討價的一個辦法？只有未來事實可以答覆我們。

美國這樣的做法，縱使日本對航空是漫不經意的——自然不會有這樣的事——而這種『戰爭上重要條件』擺在眼前，也會促起她的注意。所以當美國海部偵察阿留申羣島一線的飛行氣候時，日本馬上組織航空隊偵察太平洋航行氣候。這是『政治的氣候』，針鋒相對，誰也不肯放鬆一步。

美國在太平洋的航空熱是積極而具有勇敢性的。若是照計而行，將來由舊金山飛到中國，其時間

等於由舊金山坐火車到紐約。美國初次試飛時是用十九噸快機——即上次到過中國的——不久將代之以五十萬磅航艇，可乘一百五十位旅客，並容納四十位航員。美國海軍部航空處於去年宣稱，『在數年之內可完成巨型飛機六十架，在太平洋飛來飛去，中間並不停留。』最近美國把夏威夷南端的貝克、好蘭得、嘉維斯三小島實行占領，將用之以由夏威夷達新西蘭，而阿留申羣島一線的測量亦已告竣，恰好成一『三角形』的航空線。

太平洋上的航空戰，日本怎肯漫不經意？她早已建立了從日本經朝鮮、滿洲、達西比利亞邊境的航線，另有一條線達到台灣，而由東京到柏廬（Palau）之線將延長到澳洲。日本於今年起有所謂十二年計畫，要完成堪察加（Kamchatka）薩哈連（Saharin）及南洋羣島之婆羅洲、新加坡、爪哇，又從東京到美國各航線的航空網。日本並鑒於歐美間航艇之試飛成功，已與齊柏林公司接洽，將以航艇飛行於太平洋一帶。此外還籌畫由日本到東印度的航艇飛行，據說其經費已有着落。

日本在太平洋的航空事業，其若干地位較美國占有優勢；從美國加州到夏威夷中間為二千一百哩的距離，一片白茫茫的大洋，而日本的太平洋島嶼相望，不啻為其內海，其中多為日本委任統治地。日本曾宣言『委任』二字不能作為『可從日本收回』的解釋，顯含有久假不歸之意。這些代管島不單



是地域廣大，更有其特殊價值：每一島的鹹水湖可供水上飛機降落之用。飛機與戰艦連絡，輔之以天然海港及高聳入雲的峯巒，曲折有致的海岸線，任何世界海軍國的堅甲利兵都抵不過這樣的天然形勢。

一九三〇年日本海陸軍軍費占總預算百分之二十七，去今兩年則占百分之四六·六。陸軍用費自九一八以後較前增加至百分之一百三十。以國家總收入之一半耗之於軍費，其咄咄逼人之態可知。當日本取得委任統治島時，美國曾捏着一把汗，但沒有辦法可想。威爾遜在巴黎和會時發表談話，『這些島嶼如由日本統治，將來日本建設軍事力量，勢必為美國從夏威夷到菲律賓濱的大障礙』（係指加羅林羣島）。所以威爾遜與藍辛曾提出保留條件，聲明雅浦島（加羅林羣島圈外，在關島與柏廬羣島之間）只能留作國際電報及無線電台之用，不能劃為日本統治地。這提議或者由於威爾遜事後淡忘，或者由於日本置之不理，畢竟未能實現，而一切德屬太平洋各島概納入日本囊橐之中。事隔一年，美國忽然心血來潮，於一九二〇年向日本質問『國際共管雅浦島』的事實，日本却輕輕巧巧的說，『雅浦為委任統治島之一已為既成事實。』美國着了慌，便向國聯提出抗議，謂美國不能承認這件事，並請國聯重加討論，糾正過去的錯誤，而國聯理事會殊不謂然。這問題爭持至二三年之久，至一九二二年日美成立一約，承認美國人因商業上之必要得在雅浦島拍發電報，這僅是保全美國面子，美國肚子裏

雪亮，所謂國際共管雅浦島已成泡影，日本大奏凱歌，而美國欲於關島以外再獲得太平洋一個根據地，已擦了一鼻尖的灰了。

不單是這樣，就說美國囊中的關島吧，日本隨時可加以封鎖，不啻甕中捉鼈。此後美國想跳出日本的勢力圈以與亞洲相接，則只有北繞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羣島，南包赤道線以南，這是多麼吃力而討厭呵！

諾克斯先生因見美國到遠東的航線處處感受威脅，曾提議購買所羅門羣島（Solomon）及馬貴薩斯島（Marquisas）以爲美國原有的土土伊拉島（Tutuila）補充材料地的補助。這提議自然是不合理，實由於『畏蜀如虎』的心理所釀成——這樣迂遠的路程比之舊金山及上海間距離要加上兩倍，猶之自紐約到倫敦而取道於巴西，豈不是絕大笑話？

日本海軍部曾宣言『將小笠原、馬利亞納、柏廬、各島聯合起來爲日本對南防禦線。如能保守此線，則日本可控制北太平洋，不怕任何經濟封鎖，並且這一線把美國從舊金山經夏威夷、關島、菲律賓、到中國的航線截而爲二。』近日盛傳日本在委任島建築軍事防禦，大受國際攻擊，國聯向日本質問，日本却始終沒有明確答覆。

日本一遇戰事，憑藉各委任島的形勢，只須布置少許艦隊便有金城湯池之固。日本是否已將各島武裝起來雖無佐證，但各島臨時設防或變爲海軍根據地是咄嗟立辦之事。近來各島航空及工業的建設、巨輪的通航處都次第有着很大的進步。美國武裝夏威夷、英國武裝新加坡都足以促成日本不安的心理，而華府約滿美國得自由武裝關島，更使日本多一武裝委任島的口實。

委任島在經濟方面也有重要價值。自去年起，日本僑民已開始超過土着數目，十年以後必倍於今日。這些島從前都是德國向西班牙購買而來的，現在各島每年的貿易額即可抵得德國的購價。日本取得統治權以後，爲開發各島起見預先投下一筆資本，每年出補助金若干，逐年遞減，至一九三二年爲止。一九二九年爲繁榮之年，各島出口值達日金七百五十萬元，而隨後世界不景氣之年各島出口值反而步步上騰，達到一千六百萬日元，尙有方興未艾之勢。日本官方滿口嚷着『十二年航空計畫』『五年移民計畫』『十年工業計畫』……都是打從今年開始，但區區太平洋數個島嶼並非日本最終目的，這僅係日本的階梯，將由此而達菲律賓、而荷屬東印度、而婆羅洲、而新基尼、而澳洲、而全世界。

一九三六，十，二。

## 轉變於敵友之間的日美關係

照歐洲人的看法，日美戰爭是無可避免的。蘇俄的遠東政策，自一九二四年後假定日美最後必不免出於一戰，其政策之一張一弛都以美國對日本之態度為轉移。中國對美國認識得最清楚：美國自一九一五年以後，對日本懷有敵意，但祇是密雲不雨，憑着空泛的抗議、換文、宣言等等藉以表示中心之忿懣。

一九〇六年以前，美國是日本的導師，且常常採取提攜日本的行動。不料從此以後，日本向全世界力求發展國力，又以美國為其最大障礙。美國態度因何驟變，其理由自有檢討之必要。

美國反日政策或基於以美國為中心的反日情感，或厭惡侵略主義，或抱親華之傾向，但決非由於經濟之直接衝突。美國輸出資本擴大對外貿易是否美國之利，美國人自身尚無精密估計，因此在國外並無競爭市場之必要。美國一般態度，以為經濟上應採國家主義，而把輸出資本及擴大對外貿易置於最小限度之內，根據這觀念，東方市場對美國不占重要性，既然如此，何至與日本出於一戰？進一步說，日本一九三一年在中國投資包括滿洲在內，其數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近因日本以投資

及借款方法向滿洲展足邁進。實際數目已無從統計了；而一九三一年美國在華投資自然也包括滿洲在內，共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僅占日本七分之一，這數目至今毫無增加。在一九三三年世界不景氣的一年，日美貿易額爲二七一・八五五・〇〇〇元，中美貿易額爲一〇二・二四九・〇〇〇元，這年美國對日貿易增加百分之六・六，對滿洲貿易增加百分之一・二六，但同年美國對中國出口反而減少，中國輸入美國的出口貨反而增多，由此可見美國爲爭奪東方市場而對日作戰是不可能的。再進一步說，美國對中日兩國貿易總額也不過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美國出口總額上不到十分之一，這表示遠東市場不足引起美國的重視。不過天下事不要看得太呆板了，假使美國決定向工業落後國輸出資本或擴張貿易，又或者美國新政策完全失敗，也許形勢會要轉移的。

中國之所以成爲大市場因有四萬萬乃至五萬萬人口，不管中國人生活程度怎樣低，不管購買力怎樣弱，其需要製造品的數量是很大的。自工業革命潮侵入中國後，中國所需資本與機器更有驚人之數量，從這一點看，美國當然是日本的勁敵。但現在距離尙遠，雙方競爭尙未白熱化，不會因此牽動戰事；且美國新政策以提高物價爲目的，物價既提高，其不能向中國採取傾銷政策不言而喻。假使日美今日發生戰事，美國一方面動機祇能說準備取得中國市場，不讓他人捷足先得或一口吞下而已。可是照目

前情形看起來，美國關稅政策復興計畫購買白銀政策均表示美國未把中國市場作爲恢復美國繁榮的要點，既然如此，更無與日本作戰之必要了。再就日本說，認爲美國有與之競爭中國市場之可能，尤其在滿洲方面她把一切外國貨——美國貨包括在內——置於日本統制之下，而且外國貨須由日本商店轉賣，這足以表示日本人之無理取鬧。

蘇俄不信美國的新政策能一帆風順。她認爲美國想救濟失業農工不是關起門做得到的，祇有向外發展一條路，而向外發展之捷徑莫如向中國市場下手。所以蘇俄斷定美國新政策失敗後必轉而向中國進行經濟政策，這一點蘇俄與日本所顧慮者同，尤其日本顧慮得更利害。假定美國救濟失業的計畫完全無效，美國因經濟關係不得不與日本一戰，這正是日本急謀擴張海軍的最大原因。

但這不能作爲日美戰爭的唯一動機。中國市場在列強刀俎下，這事實由來已久，並未因此引起世界戰爭；所可慮者，日美衝突除經濟原因外還有心理作用。日本常常找些渺不相涉的理由威脅美國，美國因之懷疑日本，威脅與懷疑乃超於經濟範圍外，而是心理的歷史的，是無可解決的，因爲不是具體問題，使人搔不着癢處。

日本名人說過，『自十九世紀以來，我國列於現代國家之林，其外交政策一再演變至今日，要不離

乎兩種目的——『平等與安全。』在這兩種目的上，美國從前給日本以不少助力，從美國康莫多帕利艦隊溝通日本與西方經濟關係以來，一八五八年，美國派哈理士（Townsend Harris）為駐日第一任總領事，哈理士設法使日本張開眼睛看世界形勢，使日本認識西方帝國主義之兇殘與毒腕，使日本漸漸地朝着安全與平等的路線走。日本脫離了以前閉關自守的局面，其最初假想敵是俄國，因為俄國在滿洲、高麗及日本以北諸海島懷抱無限野心，後來日本能掙脫俄國侵略，其受賜於美國不算不大。第一次美國海約翰（John Hay）高唱門戶開放政策，是針對俄國侵略滿洲而發的；第二次前任羅斯福總統對英日同盟無形中予以贊助；一九〇四年日俄之役，美國給日本以經濟援助；同時前任羅斯福確切而顯明地向德法兩國表示意見，『假使德法兩國援助俄國以打擊日本，如一九〇五年的故轍（中日之役三國聯合制日），則美國必站在英國立場援助日本。』當日俄戰爭日本正占上風的時候，前任羅斯福趁機出任調停，召集樸資茅斯（Ports Mouth）會議，使日本憑着戰勝資格占了不少便宜（倘戰事延長下去，日本必轉陷於不利狀態，所以趁機調停），那時日美兩國是最要好的朋友，日本處處模仿美國，美國也處處幫助日本，使成爲近代國家。但要好容易，拌嘴也容易，隨後雙方發生無窮誤會，直至今日愈演愈烈。

日俄戰後，美國哈力門（E. H. Hariman）發表世界鐵道計畫，日本在樸資茅斯條約所得的南滿鐵道，哈力門想抓來納入世界鐵道計畫之內，因此引起日本誤解。日本認爲美國資本家的最後是美政府，想把日本千辛萬苦從俄國取得的利益輕描淡寫的奪了過去。日本存了這疑慮，所以對美國想在滿洲取得鐵路投資權一節步步推開出去，且認爲美國一切計畫，或者修一條鐵路與南滿鐵路成爲平行線，或者使日本在條約上所得利益等於廢紙，都是存心和日本搗蛋。美國投資滿洲，日本千方百計的予以打擊。總之，從那時起日本排美情緒突增。一九〇六年又發生舊金山學校問題，更如火上添油，一發而不可收拾。這事起原於舊金山教育當局規定日本學童須轉入一個東方學校，這個學校從前專爲中國學童而設，日本人大爲動火，以爲美國蔑視日本，不把日本人與白人同列，而使與卑劣的中國人爲伍。後來教育當局畢竟拗不過日本人，撤消命令，可是終成爲日本排美及美國太平洋沿岸人民仇日的基本原因。

隨後不久，加利福尼亞州及其它太平洋沿岸地點爲日本移民問題引起無數波折，這完全是經濟上原因：中日兩國農人工作勤而工資廉，美國農人望塵莫及，加州人認定日本人生活程度在數十年以內不會與美國人平頭，因此排斥日人甚力。那時日本仇視美國尚未如今日之烈，談判既開，日本認爲係



地方局部問題，於是與美國訂立紳士條約，彼此客客氣氣地了結爭端。不過表面是客客氣氣的，骨子裏各不自在，種族界限成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日本深恨人種之歧視，美國却怕日人登堂入室後反成喧賓奪主之勢，所有美國太平洋沿岸地方都變成日本的外府。一九二四年美國又頒布移民律，日本在新律下處於次等待遇，日美關係之緊張這算最重要的一次——美國採取『郭太』制度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國說起來正是平等的表現，但實際吃虧的是日本人。

除種族問題外，一九一五年後又接連發生許多枝節問題使兩國關係惡化：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日本趁火打劫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列強都在精疲力竭的當口不便出頭說話，祇有美國單獨抗議，卒之減輕了條文的嚴重性。當二十一條尙未簽字的時候，美國國務卿布里安（Bryan）發表宣言——這宣言變成了美國對遠東的傳統政策，後來史汀生「不承認主義」是以此為根據的。——宣言要點就是任何問題不得妨害中國行政及領土之完整，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等項。

美國人眼光中看起來，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不啻日本利用每個機會隨時以暴力加之於中國的鐵證，而在日本人看起來，美國不論何時都想防止日本國力之膨漲，雙方都露着磨牙擦掌的敵態。自二十一條簽字後，美國對日本的一切言論及行動認為毫無誠意，同時日本每次將要侵略中國時也處處顧

慮到美國反對程度如何。後來兩國關係由緊張趨於和緩是由於藍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但隔不幾時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之間又由和緩而再趨緊張。使每個在東方的美國人深信日美戰事爆發在即。後由美國國務卿許士盡力斡旋才渡過了那個危險關頭。

歐戰以前，英日雖締結同盟，但是日本並未積極援助英國，直至俄國革命爆發時日本助力纔充分表現出來。日本強占青島在俄國未革命以前，這不僅中國人飲恨吞聲，就是英美商人也無不蓄一腔怒火。俄國革命時赤俄已占領莫斯科，而西北利亞一帶陷於無政府狀態，美國與白俄克林司基締結條約，由美國人經營西北利亞鐵路，這條約尚未實行，克林司基兵敗遠颺。那時候赤俄揭櫫『反帝』『反資本』政策使日本寢饋難安，因為日本距離旅順口太近，感受嚴重威脅，但日本所採方法使美國增加無窮反感：日本占領西北利亞達數月之久，使鐵路不能通行，美國無法繼續原來的計畫；日本軍人活動日本外務省不僅無法制止，且情況都不明瞭，外務省所表示的是這一套，軍人行動是那一套，外務省宣言竟等於一張廢紙。協約國正在生死關頭待援孔亟的時候，日本竟獨斷獨行，其目的似欲囊括西北利亞、貝加爾湖及北滿一帶地方，納入本國版圖內。在中東路一帶，日本利用白俄蔑視美國利益。後來美國對西北利亞及中東路問題總算用十二分客氣的態度與日本和平談判，而日本則時時利用機會，不惜犧

性友邦利益以爭取本身利益。日本反振振有詞地說：『日本在西北利亞的政策是英法兩國吩咐我們這樣做的，我們對友邦是極忠實的。』美國資本家想利用鐵路政策侵略西北利亞及滿洲一帶市場；『假使我們日本爲防禦赤俄取得意外利益，這利益正是我們受之無愧的，美國不是也反對赤俄嗎，何以又要妨害日本的利益呢？』

巴黎和會時，日本人因打消人種問題的提案引爲奇恥大辱（想把人種平等一條列入和約內，終於被威爾遜打消了）。在和會中雖說美國對山東問題，對德國在東方的殖民地委托日本代管問題都在盡力幫日本，可是日本因美國反對人種問題不足以抵消對美的仇恨，這事美國人也許早已淡忘了，但日本人深深嵌入腦中，永遠不會忘記，甚至每個日本小學生都認美國是日本多年的對頭。

一九二〇年，日美衝突之點更有露骨表現：從前美國辛克萊石油公司與遠東共和國訂約採取薩哈連的石油（薩哈連是庫頁島的北部，日俄一役後庫頁島割爲南北兩部，南部樺太屬日本，北部薩哈連屬俄國），同年日本出兵西北利亞把薩哈連收入勢力圈內，辛克萊公司向日本交涉採油權，這家公司原與哈定政府有關，日本人又疑爲受了美政府的暗示。日本缺乏石油，而美國石油取之不竭用之無窮，又何必向日本斤斤計較呢，可見這不是利害衝突，而是一種政治作用。石油是戰爭必需品，奪取油田

分明是打擊日本的自衛力，在日本人眼光中看起來，美國包藏禍心，或竟有對日作戰的決心亦未可知。不久辛克萊公司失却這特權，俄國收復薩哈連而把採油權讓渡到日本，日本人纔心滿意得，否則因一髮牽動全身，也許日美戰事已在那年爆發了。

一九二一年美國國務卿許士召集華盛頓會議，日美緊張程度又因此低落下來。不錯，華會不能盡如日本之意，英日同盟並未繼續，山東交還中國，九國公約吸收了美國對華傳統政策的精髓而成爲國際公法了，在軍縮條約上日本海軍僅處於次要位置，這些都是日本人感覺不快的地方。但在美國方面，一般反日情緒却因此驟然降落，美國海軍中人及太平洋沿岸人民都把眼光移轉到國內研討哈定與柯立芝的治績，而把日本問題推出腦府。同時日本因一九二三年東京橫濱一帶大地震亟謀國內之恢復，一面又致力於保護及發展對華貿易，各人自掃門前雪，所以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〇年，除一九二四年因移民律發生爭執外，兩國無重大衝突。不料一九三〇年滿洲事變與一九三四年倫敦海會談判決裂，又把一線曙光遮斷了。

在這兩問題上，美國對日本完全採取強硬態度，兩次都有盤馬彎弓的趨勢：關於海軍平等問題，日本不懂得美國既不準備戰事，爲什麼不許日本立於平等地位？美國也不懂得日本既不準備戰事，爲什

麼力爭比率平等？美國對滿洲事件，因從前窺破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占領山東、占領西比利亞幾件事的一貫作風，深覺日本是個不可信賴的國家，所謂『無領土野心』是欺人之談；日本欲取得機會發展國力，對於任何人以及全世界利益都是毫不顧及的，不僅對美國及中國『條約』與『協定』不足以約束日本的行動，即日本政府宣言亦祇是紙面文章，因為日本內部各不相侔，宣言與行動完全是兩樣的。在日本一方面看起來，覺得美國把日本當做眼中釘，凡是日本國力增強以及取得任何利益時，美國不論有理由無理由都要出頭來干涉一下。日本所最引為痛心疾首者，美國原不與國聯合作，原是反對蘇俄的國家，然而現在又常與國聯桴鼓相應而又彰明較著的承認蘇俄了。美國這些矛盾行動都像專與日本搗蛋，推而至於美國在太平洋一切決策日本都認為針對日本而發。

不過上述這許多原因尚不能視為戰爭動機，祇是不滿意、不信賴、與恐怖而已；照地形看，兩國相距如此之遠，不易陷於戰爭狀態，照政治上，兩國都不利於宣戰，照經濟上看，日本宣戰是日本的自殺政策，根據這三種看法，日美兩國如不與他國聯盟是不會單獨發動戰爭的。我們可以說，假使這兩國都有了與國，而中國化為戰場，或者將來中國以武力收復失地，或者日本想再以暴力向華北及黃河以南推進，或者在菲律賓、夏威夷、尼加拉瓜發生意外事件，或者日俄壤地相接發生驚人問題——這些事隨時

都有發現之可能，那時以日美兩國之互相猜忌，因而戰事一觸即發也是意料中事。倘日美宣戰，英美合作有水到渠成之勢，英國屬土如坎拿大、澳洲、紐西蘭等處其對於太平洋的政策，眼光不投射於倫敦而投射於華盛頓。荷蘭要保護荷屬東印度，因為在那裏有使日人垂涎三尺的石油與橡樹，英國要保護馬來半島，因為那裏有日本人念念不忘的礦源，一旦戰事發生，日本形勢之孤立是毫無可疑的。

## 美國遠東政策之透視

日本人常說日本辦理外交以在美成績爲最好——原來日本鑒於一九三一年美國對日態度之惡化，特於一九三四年派貴族院議長近衛（現任首相）往游美國，以日美經濟提攜之說轉移美國人仇視日本的心理，隔着不久，果然廣田郝爾發表友好聲明，同時盛傳日美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日本人以爲從此東顧無憂了。

本年五月美國變更其海洋自由政策頒布新中立法以來，日本更喜得手舞足蹈。七月蘆溝橋之變八月淞滬之戰震撼了全世界，美國除禁止本國船隻運軍火往遠東以外始終沒有表示。美國遠東政策昔何勇今何怯？一般人結論都說美國民主黨的對外政策是趨向『孤立政策』的，對內政策是集中於『經濟復興政策』的；當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初次當選時，日本曾寄以熱烈同情，本年聯任總統，日本同樣表示無限欣慰。自中日開戰以後，日本報紙滿載頌揚美國及謳歌羅斯福總統的論調。

然而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是否忘情於遠東問題，斷念於『國際合作』？若把羅斯福登台後的事實覆按一下，如美俄復交，如美國太平洋航空之擴展，如中美貨幣協定之成立，如台維斯之『外交旅行，

『都足以暗示美國於冷靜中蘊蓄一股如火熱情。一九〇四年老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我們說話不妨放柔和點，我們手中却要拿着一根硬棍。』美政府百變不移的心理不啻從老羅斯福口中和盤托出。美國自嘗試一九三一年之教訓以來，改取『少說廢話多做工夫』的政策，一面積極擴充海軍，一面不再以空言對付日本。有人解釋美國對日本的真實態度『無即時用武的決心，而有最後作戰的準備，』頗能刻畫入微。但美國這種消極轉向暗中却可以助長侵略國積極行動，所以美政府對於世界和平障礙之發展隨時在密切注視，隨時有通力合作之可能。換句話說，美國自一九三一年史汀生主義『曲高和寡』以來，對於世界和平及遠東和平之貢獻不願『獨占鰲頭』而願『勉附驥尾』。這次中日之戰，六年前對遠東問題極端冷淡的英國現在轉換到極端熱烈的地位，『萬事齊備，只欠東風』。於是羅斯福總統認為時機已至，趁着國聯對中日問題成立決議案的時機，突然發表『一鳴驚人』的演說。

要明瞭美國曲線外交，須檢討美國過去史實。美國孤立政策自華盛頓創國以來即已懸為信條。一八〇七年傑勿遜總統曾指斥歐洲諸國『甘為戰爭之奴隸』。那時英法之戰美國置身局外，議會通過『對交戰國禁止輸出』的議案，但以農商反對，卒歸失敗。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戰爆發，威爾遜總統昌言中立，結果亦成泡影。自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起至一九二一年七月二日和約成立時止，美國參戰費達



二百六十二萬五千萬美元，戰死者十萬以上，傷者十九萬以上，而所得代價至今美國人莫明其妙。不錯，當大戰勃發時，美國軍需工業之空前景氣造成美國『金元王國』的地位；然而一時的繁榮轉眼成爲蕭索，一九二九年美國在不景氣狂飆襲擊下，各國所欠戰債除芬蘭一國外大家不肯償還。美國受了那次深刻教訓，於參戰二十年以後的今日依然回轉到一百五十年前國父華盛頓所訂的孤立政策。

大戰後忽忽二十年，人類依然不能擺脫戰神的播弄，如軍縮會議之流產，國聯處理中日問題之無能，華府條約及倫敦海約之失效，各國軍備競爭，意阿之戰以及西班牙內亂等事都是二次大戰的前奏。當意阿問題形勢嚴重時，美國感於有掀起大戰之可能，便於前年八月三十一日產生中立法案，禁止以武器輸往交戰國。該法案有效時間爲半年，這是美國避免戰爭的一道靈符。到了去年二月，歐洲依然密布戰爭陰影，於是中立法經一度修改，延長時效至本年五月一日。但以西班牙戰事發生，該法案發現一個大漏洞：原來中立法適用於交戰團體而不適用於內戰，西班牙表面是內亂，實際上不啻國際戰爭的縮影。因之本年四月二十九日由上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得門與下院議員馬克勤洛爾特之建議成立再修正後的新中立法案，把內戰亦概括在內。該法案通過後，馬上用飛機送往墨西哥灣找到正在旅途中的羅斯福總統，於五月一日公布，其有效時間爲兩年。從這件事看起來，證明美國人抱着兩種敏

銳的感覺第一，認歐戰已迫燃眉；第二，美國有避免捲入戰爭漩渦之必要。

但美國人却存着兩種極端矛盾的心理：即一方欲避免戰爭，一方對侵略國深惡痛絕。一九一四年宣言中立顯然由於前者之演進，一九一七年參戰却由於後者之推動。實際上這兩種心理的出發點仍是一致的——美國地大物博，毫無對外侵略的野心，凡爾塞和會時美國不要求任何代價，美國參加戰事係爲和平而戰爭，並非爲戰爭而戰爭，爲縮短戰爭而戰爭，並非以戰爭爲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

自上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對歐洲問題不再感興趣，這由於歐洲諸國大體上同爲一邱之貉，沒有正確的，是非曲直。然而遠東問題就有些兩樣了：一個吃耳光陪笑臉，一個得尺進寸漫無止境，是非一望而知。試引日本人自己所發表的議論來說：號稱日本『議會之父』的尾崎行雄曾侃然說道，『中日問題，中國人不懂得日本要些什麼。中國讓一步日本便進一步，軍部對華目的安在，以何者爲其飽和點莫說。中國人不知道，便是我們日本人也同樣莫測高深。』日本前外相佐藤就職時也在議會說過，『日本所謂危機只是境隨心轉的一個名詞；日本如認爲有危機則危機即至，如認爲無危機則危機終不蒞臨。』以上這種看法出自賢明公正的日本政治家之口，當然有自知之明。

中日問題 美國雖若風馬牛不相及，但美國常視日本爲『危險國』。日本已奪取台灣高麗，同樣可

進攻菲律賓和夏威夷，已染指於滿洲及華北，同樣可覬覦加利福尼亞及阿拉斯加，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所以美國孤立派雖盛倡『獨善其身』，美國海軍却始終以日本爲其唯一假想敵，大多數深謀遠慮之士亦具同一見解。美國是民治國，其對外政策常爲全國輿論所左右。當日本長谷川司令通告將轟炸南京之時，美大使詹森單獨地避居呂宋軍艦，這使自尊自傲的美國人不能不認爲『失態』。當英國民衆及其屬領高呼抵制日貨之時，美國總工會及芝加哥亦有同樣表示。當國聯譴責日本時，美政府終於不能不放棄其孤立政策而作桴鼓之應。總之，不惟美國輿論，即全世界輿論亦爲美政府不容忽視的事實。

一九三七，十，九評。

新中立法之不澈底 美國威爾遜總統曾一口道破，『下次世界大戰不容有所謂中立國』，這是千古不朽的名言。美國明知維持永久中立之不可能，爲何在本年五月一日公布新中立法呢？這也許含有內政上作用——美國人厭惡戰爭，統治階級爲迎合這心理以新中立法搪塞一下，至於將來行得通行不通，留待將來再說。

『美當局逆料將來捲入漩渦時將站在英法戰線上，所以新中立法規定交戰國如須向美國購買『軍用品以外』商品時有兩個扼要條件：一須現金交付，一須自備船隻輸送。從表面看起來，這法案對交

戰國雙方無所厚薄，然而英法比較有錢，德意經濟力相形見絀，並且英國是大海軍國，自備船隻是不會發生任何困難的。但美國只看到了一面，却忽視了一面，對遠東問題中國是缺少現金及船舶的國家，假使新中立法見諸實施，即不啻日本取得美國商品的『專買權』而將中國擠諸門牆之外。

新中立法的精義是『戰爭要避免，生意却不可不做。』但原料性質及作用是異常模糊的，何者爲軍火原料，何者爲和平工業原料，找不到正確界說。美國自以爲玲瓏周到，新中立法確已做到不偏不倚的地步了，但無論怎樣，不能購貨的國家必視美國爲『非友誼』行動，新中立法所產生的後果，徒使交戰國一方滿意一方失望，失望者難免不吐出一團報復的怒火，那麼新中立法不僅不能保障中立，反成爲捲入戰爭的導線。再就國際道德來說，美國嚴守中立不啻獎勵戰爭，使野心國放心大膽地擇肥而噬，由此演進的結果，美國本身利益亦必有波及之一日。

## 美國西海岸牙醫與理髮師

美國 Ken 雜誌發表『美國西海岸危機』一文，茲譯其大意於下。

巴拿馬運河地帶常有日本人在門可羅雀的理髮店裏，每家四個或五個，他們看看報，看看街，看看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最奇的他們每人都有一架照相機。不僅巴拿馬運河地帶爲然，墨西哥北部也充滿着這類神祕的理髮師，其它戰略要點還有許許多多莫明其妙的牙科醫生。那些地點並不需要這麼多牙醫和理髮師，而他們幾於觸目皆是。

做牙醫是一種最能掩護自己的好職業：即令有病人上門，可以隔兩三天診視一次，他隨時可以離開診所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坐在牙醫診所比坐在理髮店方便多了：不僅做報告方便，開會也方便，很容易逃避警吏的耳目。

美國邊界許多小城市只要有防禦工事的地點都可以找到日本牙醫的診所，最奇的他們都與日本漁船採取密切聯絡，每到一條漁船，他們必定登船拜訪漁夫。

洛加拉斯 (Nogales) 爲墨西哥北部與美國接壤的一座城市，從美國到瓜馬斯 (Guaymas) 有

一條最好的公路以此爲起點，墨西哥南太平洋鐵道也是從這兒起始，蜿蜒於山脈及沙漠區，這兒另一條公路啣接黑爾摩西羅（Hermosillo），這些地點對美國國防都有重大關係：萬一美國敵人逼令美國採取必要處置藉以防止敵人在墨境內設立根據地時，假使這些鐵路被破壞，那麼，軍事運輸必然受到嚴重的影響。

這兒有三十位日本間諜，其首領爲牙醫豐城，住在大克利街四十號。這位牙醫本領並不高明，而神通廣大，所有日本人入墨西哥境打從這兒經過的都得拜訪他，還得受其支配。所不可解的，無論日本游客或資本家，凡是經過這兒的都得和他聯絡，這和牙醫與漁夫聯絡同樣不可思議。

四十號那所屋子像個雀籠。有一次一個漁船上的水手跑到那裏，這水手在人地生疏的地方好像輕車熟路，這不是一種可異的現象嗎？有許多日本商人不論雜貨店老闆或飯店老闆同樣頭也不回地一直跑到那裏，那裏正好像他們的機關一樣。據調查，他們的生意都不好，本領也欠高明，然而每個人都攜有貴重照相機，每個人都高興在山地、沙漠、及幽僻小徑旅行，尤其高興循着公路、鐵路往裏走。墨西哥地帶對於羊腸小道是沒有標記的，那些沒有標記的地方正是他們所最注意的地方。

他們既非正式攝影家，又不在當地沖洗底片。當地警察漸漸注意，在洛加拉斯、瓜馬斯、墨西哥克利地

裘安納等地明查暗訪，想發現他們在那裏沖洗底片，結果一無所得。

黑爾摩西羅位於公路要線上，也住有一位牙醫和二十名日本人，當中有理髮師、飯店老闆、冷飲店老闆，每個人都有同一嗜好——拍攝照片。這位牙醫師名叫岩本，設診於射丹街八十一號——一所漆成青豆色的平房。他很少時間停留在診所裏，不時出現於瓜馬斯，和那裏冷飲店老闆松宮常見面。這位冷飲店老闆也有『游山玩水』的癖好，每月必駕車至美育河（Mayo River）流域，那裏有一隊日本農夫，其耕地隨時可化為空軍根據地，而一旦化為空軍根據地之後，飛機在二小時之內可達美國聖的愛哥港。

這些尚不足奇，最奇的莫如每月往返日本美洲間一次的日本漁船大洋丸每次到岸時，松宮準得登船一次。該輪係由貨船改為載魚船，載重一八八六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首次在洛杉磯港發現。船上有小炮及機關鎗等武裝設備。

照理，一個牙科醫生想在外國打下基礎必須持之以恆，可是岩本好像滿不在乎，隔不了幾個月把診所一關，回國去了，至少每年回國一次。不但是他，連日本農人每年也有回國的，而且啓程時往往恰在農忙時，這是一不可解；他們都是極窮的農人，吃飯尚且為難，却有很充足的來回路費，這是二不可解。

托波洛班波城 (Topolobampo) 也有日本農人，也有一位矮矮的牙醫名叫上田，此公對本職不感興趣，而對漁業却甚關心，他組織『墨西哥漁人合作社』，這些社員們對沿海形勢瞭如指掌。墨西哥法律禁止外國人在沿海三十二哩購買土地，但並不取締土生日本人用他們的名字登記土地所有權；（因土生者取得公民資格）最不可解的是墨西哥土地雖大，日本殖民者偏偏看中靠近美國邊界的一段，偏偏在那裏購買土地。

美國哥羅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灌溉面積甚廣，與民生問題關係極為重要：平日此河如被掘毀，兩岸沃野可化為一片沙地，戰時如被破壞，美國糧食所受影響尤鉅。該河河口在加利福尼亞海灣，大半為山地及沙漠，無論騎馬或徒步旅行都是很困難的。河口有一處名叫聖路易士，也有小心謹慎的日本農人廿名，平日毫無破綻。墨西哥人很少注意他們的，因為他們人數很少，分布於若干村莊之中，不啻滄海之一粟；然而他們有着同一嗜好——就是散步的嗜好，而且走得很遠，沿着河流拍照，連每條僻徑都注意到。這二十名日農的領袖桂山住在納格魯伊泰村，這村子小得連最大地圖上都找不到。桂山和他的夥伴所耕面積為四千英畝。此公雖喜耕田，另一所喜的是漁業，同樣也喜長途旅行，喜拍製照片，喜到附近另一村落——河口的『海灣村』，在那裏會見日本漁船船長，真有『他鄉遇故知』之樂。



過去十年間，有七十五個日本人在美育河兩岸不斷收買土地，這些土地都在距海岸線三十六哩之內，恰恰不受墨西哥法律的限制。這些土地東一片西一片，也有啣接起來可以變成一所飛機場的，也有可設防禦工事的，這些土地在兩小時內可飛至美國空軍根據地聖的愛哥港。

加利福尼亞州南部也是很可引起美國敵人注意的地點，那兒多係山地及沙漠區，人口稀少。南端加利福尼亞半島的聖格布利爾灣（San Gabriel）位於北緯二十四度二十六分，西經一百一十度二十一分，日本人想在那兒設立一個可容四百人的殖民地，不斷向墨西哥政府提出這個要求。那兒對加州尤其是聖的愛哥港的威脅是很顯明的。

進行談判的是墨西哥軍人凱米洛，他和松井博士保持密切接觸——松井是日政府根據日墨漁業協定之一款派往墨西哥訓練墨人用科學方法捕魚的一位專家。不過那位專家固執地要在那個經緯度取得一塊殖民地，其努力遠在訓練捕魚之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松井與凱米洛同在瓜馬斯出現，這天正是松井剛從日本到墨西哥的時候，他和官廳盡量聯絡，並以凱米洛為其爪牙，這兩人鬼祟祟的行動引起聖格布利爾灣居民絕大反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當地居民召集會議，議決對於這個傀儡軍人提出嚴重警告：『倘再為

虎作倭，使日本人如願以償，那麼你就有性命之憂。」凱米洛果然害怕，想盡方法說動日本人轉移目標。他說除開這兒外還有更好的地點，但是日本人只看中這兒，不要任何更好的地點。

瓜馬斯在洛加拉斯之南約二百餘，爲加利福尼亞海灣一個漁村，美國愛好運動者常常跑到那兒游玩。那兒有一片『瓜馬斯冷飲店』，店主人是日本人松宮。你莫看他是個小小冷飲店老闆，他有廣大的勢力範圍，指揮着許多日本間諜。他的年齡很難說，大概在三十與五十之間，舉止像年輕人，皮膚和短髭又顯着相當的蒼老。他住在這村子裏足足有八年之久，與來來往往的日本漁船都有密切聯絡。日本水產會社在該村設有辦事處，最奇的每次開到一隻漁船，船主先來拜會松宮然後再到辦事處去——例如明拉托丸從日本開到美洲時，在瓜馬斯附近拋錨後，初次到美洲的船主無需探詢路徑，一口氣跑到冷飲店和松宮暢談二小時之後才到辦事處接洽。

水產會社爲日本最大組織之一，有許多船隻渡洋至美洲西部工作，其資本百分之八十握於日本政府，並與三井資本有關，而三井則與軍需工業有關。該社駐瓜馬斯辦事處主任是本地人（墨西哥）布勒伏，任職約有兩年之久，其職務除例行公事外主要者爲與當地官廳聯絡。日本派來一個工程師名叫 Edisioko 的，布勒伏對一切問題須向之請示，E 所不能解決的再由 E 向松宮請示。

松宮沒有本地朋友，也不參加社會生活，對客人不表歡迎，就是日本人跑去拜訪他從來沒有三五成羣的，只有零零落落的一個或兩個，而且談話時間不長。大概普通事件由E接洽，重要問題再到冷飲店。萬一連松宮也不能作主時，再打電話或電報到墨西哥城請該社駐墨分經理今村作最後裁決——電報只有極簡單兩句話，只提到某人某天請求進謁而已。

在美國沿岸及墨西哥港口往來活動的日本漁船都是英國以前的海防艦，日本收買後改裝一下，船上舊有機關鎗並未移動，另配三吋口徑小炮，這類武裝漁船大多數能在數小時內變成具有威力的軍備。船之大小不等，從八十噸到二千噸，其縱橫於太平洋上者究有若干，只有日本海軍部才知道。其活動周徑達六千英哩之廣，每船裝有無線電收發機，其載魚部份所占面積頗大，戰時可改裝軍火或魚雷發動機均用狄塞爾式，船上還有接到岸上的電話設備，這種設備連最大郵船往往都沒有。

這些漁船當然也打魚，但是船員工作常常包括港內偵察及沿岸照相種種，看起來他們都是貧窮的漁夫，一個個却帶有最上等萊加式或科特克斯式照相機，他們富有勇氣，甚至活動到聖的愛哥港及巴拿馬運河地帶。加利福尼亞海灣面積之大，就把全世界各國海軍集合起來也是容納得下的。加州南部西端甲魚灣距聖的愛哥港僅有二百餘哩，那兒住的日本人都從漁船上來的，他們懸掛着美旗，這

因爲土生日人取得美國公民資格，不受移民律的限制。聖的愛哥港是美國海空軍根據地，這對美國是太危險了。

來來往往的日本漁船，其船員明明很少，忽然會增多起來，有時很多，忽然又會減少起來，究竟他們是否老住在船上，或者有些在沿海地方登陸，這是無法證明的。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拋錨，什麼地方登岸，法律上不受限制，也不必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法律僅規定船主於抵埠六十天之內須向地方報告——這是說，一個外國人（日本人）在聖的愛哥港登陸可任意遨遊各地，但不得超過五十九天。

行踪飄忽的漁船無拘無束地，今天到這兒，明天到那兒。甲魚灣一帶的漁船大半爲南方商業公司所有，該公司主腦爲日本人阿部，此人在聖的愛哥港住有多年。一九三九年一月，美艦隊從該港開拔後，阿部突然祕密回國，短期內仍然返美，馬上又派兩人前往日本，來何匆匆，去何匆匆，這裏面有何緊急任務？他的船隻都掛着美國國旗，而船員往來於日美間究竟爲着什麼？

有一事值得注意：某漁船有一個青年與村女相愛，解纜時向村女說：『我不久再來，是某月某日。』到某日，船果然回來了，村女跑去接情人，船是老船，一點兒沒改變樣子，船上人改變了生面孔，她的情人連半個影子都沒有——這證明整個船員都更換了，並且證明這隻船不必開到很遠的地方，在海上可

與另一船互換船員。這麼一看，報載太平洋常有怪船發現，那是一點不怪。明明是行蹤詭祕的日本漁船，他們利用無線電隨時與別船聯絡，隨時互換船員，船主常常換人，入港旗幟常常變換，所以村女在熟船上看見的盡是些生面孔。

爲什麼常常變換呢？很明白，日本海軍當局要把許許多多海軍員兵輪流派往外國各港口，予以偵察沿海形勢的機會，他們對於潮汐之起落、海港之深淺，都再清楚沒有了。

一九三九，三，十三。

## 英美能否合作

張伯倫台維士之流對於『英美在國際動向中各有不同見解』一問題發表過很多議論：張伯倫以爲英國現在唯一目的不外世界和平，而台維士則謂美國已漸漸走向孤立之路，似乎退出國際重心，對於世界和平未能肩負重責。這推論是否正確，我們不能驟然加以判斷，必須詳細分析英美在國際上是否可以合作及其合作上困難之點何在，纔可以得一輪廓。英美合作是名正言順的，是一般人所期望的，並且有相當的可能性：因爲兩國間既無疆界爭執，在亞、非、美各洲勢力範圍內也並無嚴重衝突，雖說商業上不無鉤心鬥角之處，尙未嚴重到以此而發生政治上的惡影響。兩國都可以擴大貿易上利益而不必取途於膨脹政治的力量，因此兩國都感覺政治安定以及亞洲、南美、歐洲大陸之機會均等是保障她們利益的不二法門。兩國都不願擴大國力，不願奪取他國的土地，同時對於其他列強所得利益也毫無嫉視之意。乾脆說，她們是持盈保泰的國家，例如美國允許菲律賓獨立，又屢次宣言美國門羅主義決非侵略南美的飾詞，對於中美諸國及加勒比羣島願採取不干涉政策；又如英國承認各屬領自主權，承認埃及及印度成立自治政府，都是有力的證據。兩國都見到祇要她們的屬土及其保護下各民族能够卓

然樹立，能够修明政治不受其他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她們未嘗不可以自動放棄。當美國允許菲律賓獨立時，不少美國人表示反對，以爲放出這隻嫩羊將來會被日本的利爪搏噬。無疑地，美國人不願歐洲或亞洲勢力侵入西半球，今昔觀感相同。英國也持着同樣見解，在埃及、近東、印度一帶，爲慮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勢力之侵入，使英國不得不採取遲徊審慎的態度。假使能證明德、意、日都不是野心國，英國對屬地的態度或許更放鬆一步。

英美對全世界的見解趨於一致，她們並非敵對的國家，同以其他帝國主義者強奪或破壞世界和平爲可慮。政見既同，再加以同文同種同習慣的關係，應可以通力合作，保障世界和平。可是她們利害出發點却又不同，往往以此發生誤解：她們地域不同，環境不同，甲之以爲絕對重要者乙或以爲無足輕重，這便是合作問題之一大阻力。英國認爲絕對重要的是歐洲低流國家（Low Country）的獨立問題，張伯倫常說：『她們的疆界就是我們的疆界，她們的獨立要件就是我們的獨立要件，她們的安全和我們不能分開。』因此，英國在十六世紀與西班牙之戰，十九世紀與拿破侖之戰，二十世紀與德國之戰，都是根據這原則。英國從『光榮之孤立』中跳出來維護比利時中立，隨後又負起洛迦諾條約的使命，也是根據這個原則。包爾溫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發表宣言：『英國爲自衛計，其防線不應以多佛海峽爲

止境，而應以萊因河爲止境。』直到近來英法成立協定爲止，英國外交政策無一處不是墨守成規，從無另闢後徑的舉動。

英國在歐洲的切身利害集中視線於低流國邊界及萊因河方面，美國在歐洲地位却是不同，如要美國加入歐洲問題與英國的熱心相等那是不可能的。美國利害的焦點在世界之另一角——巴拿馬運河及其附近，巴拿馬運河溝通大西洋與太平洋，無疑的是美國的生命線。英國責備美國不應隔岸觀火，這是忘記了雙方利害不同的緣故。美國地理上隔離得如此之遠，對於維持歐洲現狀問題不感多大興趣，美國不能與國聯密切合作者以此。縱令美國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國聯，也不能與歐洲國家共趨一轍。根據國聯條約，各會員國義務同等，這種規定與小國不甚相干，因爲小國不能擔負多大責任，如令美國義務同等，地形上既不許可，又不能如各小國之俯仰由人，所以不如置身事外的好。何況國聯重大工作無非是維持歐洲現狀，美國人真有吹皺一池春水之感。不錯，美國人眼光中看起來，歐洲應維持現狀正如美國與加拿大間之不可移易，但從另一方面看，歐洲國家中又有主張打破現狀者，美國也認爲不之理由，想來想去，還是不管閒事爲上。英國人責美國自私，自私是人類通性，如英國易地以處，英國的多佛海峽其寬度不止二十一英里而變爲三千英里，那麼，英國又將如何？英國人能解答這問題就不會埋



怨別人了。

其次說到英國交通線——到印度、澳洲、紐西蘭、之線與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有息息相關之勢。英國海上霸權也是以伸入太平洋爲其鵠的，從直布羅陀、馬爾太、蘇彝士、阿刺伯、波斯灣、印度、新加坡、以達香港的路線是英國的軍事主要線，初與美國海權無涉。美國同等重要的東向路線是由巴拿馬、夏威夷、關島、阿拉斯加、以至菲律賓之線。此外，在太平洋及東亞方面英美政見同而政策各異，各人要替本身打算，決不能屈已就人。英國在中國的經濟力最大而美國較少。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以前，英國以英日同盟爲遠東政策的骨幹，一切委託日本照應，而本身得以專心致志於歐洲問題。美國則因日本霸權日增月長而在東方發生惡影響，日本如不抬頭，美國幾乎可不必過問遠東的事。從前美國以維護中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承認帝俄爲遠東大國爲保護其遠東利益的方策，其力謀太平洋安全的傳統政策與英國力謀歐洲安全如出一轍，希望保持日俄及其他列強的均勢，正如英國在歐洲希望保持德法均勢一樣。英國的歐洲政策以日內瓦及洛迦諾條約爲兩道靈符，美國的亞洲政策則以華府條約爲金科玉律。不料滿洲事件發生，九國公約撕成碎紙，美國奔走駭汗想盡力維護遠東和平，而英法視之蔑如。英法對於亞洲問題之意存觀望，恰似美國對於歐洲問題之趨趨不前。卒之美國孤掌難鳴，而日本得以橫

行無忌。

一九二〇年哈定當選總統，一般人認爲他是一個不同情國聯的人物，但在一九二二年，他簽訂許多條約，其中皆吸取國聯精義以應付遠東問題。一九三一年史汀生擁護國聯處置遠東問題的決議，而西門意若不屬，這因爲各人有各人的立場，不能融成一片的緣故。如果日本與德國易位，英美的政策也許會互換一下的。根據以上觀察，我們已知道英美合作的困難，而這種困難又非咄嗟間所能解除的。今後應如何促進合作機能，最先要使雙方明瞭本身地位，各盡本身職責，把政策爽利地決定下來。例如英國主要利害在歐洲，美國主要利害在太平洋，兩國應把傳統的外交政策重新檢查一下。英國的傳統政策不外維護歐洲安全，繼續掌握海上霸權，保持歐陸各國均勢。但歷史演進至今日，這項政策已陳腐而不適用，在窄狹的海峽上時有敵機襲擊的危險，潛水艇之日新月異也是海戰中破壞工具。法國志得意滿，努力於保持現狀，德國則力謀衝破現狀。在此情勢下，英國欲永遠掌握海權而不受外力侵略已覺毫無把握，而均勢之不易維持更昭然若揭了。因此英國政策最後如何決定，非局外人所能逆睹。美國因英國舉棋不下，也不禁躊躇莫決。大概英國將來不出下列之兩途：一是以國聯爲核心繼續進行維持均勢的政策，一是聯合『與國』推行集體安全制。關於前者，美國較易與英合作。不過有一點是極明顯的：英

國在歐洲方面不能放手做去以紓內顧之憂，則對遠東問題無力幫助美國。

美國對於太平洋及遠東政策之不易當機立斷，正蹈了英國應付歐局的後塵。華府條約及維持均勢已成陳跡，蘇聯無暇東顧，中國尚在革命過程中，歐洲列強又不願作繭自縛，單單留下美國來與日本立於敵對地位。今後美國遠東政策的取舍從違，須視中俄及歐洲列強局勢之推移而後定。至於英美合作問題，英國應豎起脊梁，把歐洲問題得一相當解決，而美國則多負一點東方責任，殊途同歸，不必強人以難，到了緊急關頭，彼此實行互助，必可收得相當的效果。此外經濟方面合作不及政治問題之複雜，較易着手，如安定國際金融，減低關稅壁壘，增進商務便利，都可以立刻見諸實行。將來由經濟合作的階段進而達到政治合作的階段，發揚光大，永保世界和平，這是英美兩國應有的自覺與努力。

一九三五，五，十三。

按自第二次大戰發生後，美國事實上變成了英國兵工廠；且自滇緬路開放後，英國遠東政策也步美國之後塵。

## 阿拉斯加設防的兩重作用

一八六七年美國總統約翰孫和國務卿西瓦得以七百二十萬美元向俄國購買阿拉斯加半島，這是一筆好買賣，因為自收買後該半島漁業、皮毛、黃金及金屬物出口已達十二萬萬五千萬美元，而七萬土著（半數為印第安人）迄今尚未能盡量開發天然財富如水力、木材、油、鐵、鋅、銅、克羅味、銻、鎳、白金及鎢等。不但如此，阿拉斯加尚有國防上價值，為美國太平洋防務兩大據點之一（另一為夏威夷）到今日美國軍部將以當年收買該半島代價之六倍為武裝該半島之用。

上月美國海岸巡邏小艇柏索號由 Juan de Fuca 海峽駛入 Puget 羣島停泊於西雅圖。任水手登陸游覽。水手洩漏個中消息——柏索號曾在柏令海峽一帶巡弋，這海峽僅有五十四哩，把阿拉斯加和西北利亞大陸分開了。經過該海峽時柏索號曾在美屬小 Diomedé 島進行祕密任務，偵察俄屬大 Diomedé 島有何動靜，這大小兩島相距只有一哩半。據水手們傳述，蘇聯工人正在大 Diomedé 島建造一所飛機棚，將小無線電台改裝為大的。這島上是北冰洋氣候，一年有十個月鋪着平滑無垠的冰路，他們正在努力於交通與飛行站之改革。

阿拉斯加倘受侵略，來自蘇聯與來自日本的相等。蘇聯在堪察加海岸外有 Komandorski 羣島爲其潛水艇根據地（在阿留申羣島尖端之北僅二百八十哩）及 Petropavlovsk（堪察加半島之東南隅）爲其潛艇及空軍根據地。向南的蘇聯軍港也許以日本爲對象，可是蘇聯眞理報近來大罵俄皇亞力山大二世貪小利而忘大害，不應把阿拉斯加斷送於美國人之手，美國人頗覺放心不下。再則蘇聯在北西北利亞大陸之東海角已有一所飛機場，又在大 Diomedes 島新建飛行站，這兩處鎗口無疑是針對阿拉斯加的。

阿拉斯加雖有軍略上地位，美國從未設防，這由於該地從未遭遇任何威脅。自一八九八年採金潮直至距今數月之前，美國駐 Chilkoot（該地距斯加瓦甚近）的步兵從未超過四百人，其駐防目的僅爲練習寒帶生活而已。後來美國鑒於蘇聯在西北利亞北岸擴充其根據地，而日本又在 Paramosmiri 島建立海軍根據地（該島在堪察加之南），雖日蘇有互相威脅之意，同時阿拉斯加亦感威脅。

倘由橫濱或太平洋較遠各島到美國大陸的航路看起來，阿拉斯加適位於左翼，倘侵略者來自日本，其進攻阿拉斯加比之進攻夏威夷（是美國海上的大炮壘）更有可能；因爲進攻以四萬萬美元設防的夏威夷是異常困難的，即使攻下，距離舊金山尚有二千四百海里，其間將發生給養上困難，好容易

才能進窺美國太平洋海岸，但攻下阿拉斯加即已登堂入室了。西特加（Sitka）與西雅圖之間僅有八百里，倘敵人占領這個『內地交通線』的港汊和深灣，則美國海軍很難驅走他們。因此美政府開始以四萬五千萬美元用之於阿拉斯加防務，且這筆費用還有增加十倍或二十倍之可能。

一個半月以前，美國陸軍部航空署長安諾爾德中將乘 Lockheed 飛機起飛，三十九小時後在阿拉斯加的范朋克城降落（其中在 Spokane 休息了十二小時），由此證明西雅圖與阿拉斯加的空中距離較之往聖路易士或芝加哥更近。沿着這條『內地交通線』，汎美航空公司每星期有兩次客機飛行。當安諾爾德中將未到之前數日，第四軍德維特少將曾乘客機由舊金山司令部飛往阿拉斯加的安科勒基（Anchorage），其便利與飛往明尼亞波利斯一樣。

安諾爾德此行爲視察陸軍新防務之進行：他在范朋克參觀軍需營喬治少校的工作，喬治已在該地度過冬季，整理冰地以備春季建屋之用，因此這所陸軍根據地已粗有眉目了，飛機場一一建起，飛機降落時毫無困難。范朋克的 Ladd 飛機場將有一萬呎的跑道以備最大的陸軍飛機之用。本年冬季將派遣陸軍航空員駐留其地，使他們練習北冰洋的航空術。該地之南安科勒基有另一飛機場在建造中，上有美軍七百名在該地登陸，這是四十年來美國派往阿拉斯加最大的武力。

在范朋克與安科勒基兩地，空軍沿線所需的飛機場比之太平洋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汎美航空公司支線）所能供給的要超過很遠，所以巴羅角之下端有若干臨時飛機場在冰洋苔原上建立起來，那是勒安科基與范朋克司令部的『空軍前站』以防或有的來自歐洲經過北極的侵略。另有若干『空軍前站』將設於西瓦得半島（Seward）與諾姆（Nome）之背以防來自西北利亞的侵略，而設於阿拉斯加之西南隅的則以防來自南方的侵略。

海軍在阿拉斯加的計畫更大，費用也更多。海軍任務遠在海外，需要潛艇、驅逐艦、主力艦的根據地，同樣需要飛機的根據地，其最大建設將在科的亞克島（Kodiak），阿拉斯加人默祝該島將來的堅韌性能與向南二千六百海里的夏威夷並駕齊驅。由科的亞克島向西的基斯加島（Kiska）是海軍前哨瞭望台，亦可作空軍及潛艇的前哨根據地。此外荷蘭港（Dutch Harbor）面積較大，且與科的亞克島距離較近，素為美國海軍在北冰洋訓練巡艇水兵登陸的所在。

海軍對『內地交通線』的沿線防務亦頗關心，因為即使科的亞克島與荷蘭港固若金湯，敵人尙可從『內地交通線』乘虛而入，倘敵人展一足於阿拉斯加的『筆管』——西特加附近羣島，位於美國本部與阿拉斯加之間，——則北方各根據地將被截斷，同時敵人可由此襲擊美國之西北部。因此美國

將在『筆管』上建立大海軍根據地於西特加，並設若干小根據地於朱諾（Juneau）與開契康（Ketchikan）兩地。數月以前，美屬安那特島（Annette）的印第安土着（他們是一八八〇年加拿大放逐的宗教犯的後裔）要求美政府在該島設一根據地。

北冰洋氣候變化莫測，絕非在阿拉斯加偶爾飛行或在明尼蘇達州作冬季活動即能了解無遺的。本年冬季，美政府將從聖狄亞哥港及什利夫波特（Shreveport）調派航空員與機務員往北方征服他們的新敵人——突如其來的濃霧、寒冽的氣候、零度下引擎不易轉動等等。同時新式飛機棚與飛機場用具將加以製造和試驗，新製冬服將加以試用，自今以往，阿拉斯加已為美國國防上一重鎮了。



## 美國陸軍組織及其任務

美國陸軍軍費從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六月爲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等於一九一四年海陸軍費的總和。

美國陸軍可分爲三種：（一）正規軍，（二）國防軍，（三）後備軍。往年和平時代，這三種官兵總數約爲五十萬人，後因緊縮政策而核減，但最近又因軍費激增而恢復這個數目了。自一九二二年以後，美國陸軍得有相當發展的機會，可應國家最低限度的需要，這還是第一次。

正規軍專以當兵爲業，爲十八歲至三十五歲未娶壯丁，高逾五尺四寸，重逾一百二十八磅，身體強健，品識相當合格。在三年入伍期內每人月餉二十一元，衣、食、住及訓練都由公家負責，可學習職業如烹飪、裁縫、開汽車，及其它技工，因爲軍隊中也需要這樣人才，不單是需要荷鎗的兵士。如變成技士，月餉最多可達一百五十七元五角，服役三年後退伍，仍可領取四分之三的餉額。正規軍軍官小部分是『西端』學校（West-point）的畢業生，大部分或爲其它陸校學生，或則出身行伍。軍官除訓練士兵及參謀工作外，常到各種學校學習兵器，優秀的送入康薩斯州高級參謀訓練班學習兵器聯合使用、軍事學、軍

隊組織、戰略、戰術、軍備、軍需等，畢業後成績最好的選入參謀本部。正規軍數目不多，依照規定應有官長一二四〇三人，兵士一六五〇〇〇人，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起新募入四六二五〇人，藉以彌補缺額。

國防軍是屬於幾個州的，因為正規軍數目不多，所以國防軍捍衛國土的责任也很重大，總數爲一九五〇〇〇人，係採徵兵制，分爲四千個單位，用正規軍教官施以訓練，每年操演四十八次，宿營兩星期，也照正規軍一樣分爲步、騎、砲、各部。餉項極薄，每人每年只有二十元左右。國防軍名義上由州長統率，一九三三年六月通過一條法案，大總統可召集之以供國防之用。每個單位訓練兩個月或兩月以上即可調用，有認爲時間太短促了的。現在國防軍較一九一七年大有進步，那時非訓練九月至一年不能參戰。後備軍幾全爲後備軍官，人數十二萬，年老的都是歐戰退伍軍官，年輕的多爲在校的陸軍學生或私立軍校學生或每年參加暑期軍訓營的份子，他們用集合、講演、通訊、或定期演習方法從事訓練。陸軍部規定每隔四年這項軍官至少須作兩星期以上的繼續操演，以十二萬人計算每年應有三萬人參加操演，直至現在，每年參加的不過二萬人，前年到去年人數更少。

參謀部是指揮一切部隊的主腦。參謀總長馬林克勒格 (Malin Craig) 於去年十月一日受命繼麥克亞肅 (Mac Arthur) 之後。參謀總長對陸軍部長負責，下設參謀團，所有參謀一律都着黑色繡花

的袖子，他們是美國軍部的智囊，這便是美國著名的四個 G. S. (G 爲參謀本部，G. S. 是指參謀部人、情報、計畫訓練、軍備四廳) 第一廳掌管官兵入伍、疾病、死亡等事；第二廳管理情報、真敵、假想敵、並刺探敵人力量及計畫；第三廳管理戰略、戰術、訓練等項，另有計畫組與第三廳相聯；第四廳研究軍器、軍備、服裝、食糧、並管理陸軍所屬的三十四個洗衣所、一百〇一個軍醫院、及騾馬二萬匹等項。四廳之下爲六軍（步、騎、砲、工、通訊、航空）而職務則分九類（紀錄、視察、會計、軍法、運輸、軍需、醫務、軍械、化學毒氣等）

美國陸軍不完全是消費的，有若干工作是爲社會服務：例如防水是工兵最大任務，曾作過一千五百哩土方以防米西西比河之氾濫。全國土地測量都是陸軍工作，造路、開鑿運河、建設鐵路、豎立燈塔也都得了他們的協助，而在鋼鐵、拖重機、電報、飛機、無線電各業中都可看出陸軍的效力。此外防疫工作如黃病、瘧疾、瘴氣、腸炎及其它流行病、消滅害蟲如蝗蟲等，陸軍更有顯著功績。美國海外屬領不僅由陸軍占領，同時由陸軍管理，軍部設有海外事務司曾經統治菲律賓賓很久，管理出入口及其它行政事務，在菲島自治政府時代該司仍負有相當責任。阿拉斯加是美國陸軍開發的，該地電話、電報、無線電、至今仍歸軍部管轄。巴拿馬運河也是陸軍開鑿的，現在運河及其附近仍爲軍人所控制。

三萬四千八百萬軍費之中有二千五百萬是上述兵工及行政事務的用費，四千萬是恢復以前餉

額（取消折扣）及增加的用費，其餘大部份則用之於軍備現代化，如果發生戰事，可具備新式技能及工具。現在美國陸軍力量確比一九一七年進步多了。

美國劃分四個軍區：即北大西洋、中美、墨西哥灣及其南部、太平洋沿岸是。每區又分爲若干小區。現在軍區負責者爲諾蘭（Nolan）馬克科（Mc Coy）海古德（Hagood）馬洛英（Malone）四位。所有正規軍、國防軍、後備軍、及各種營哨、兵房、砲台、海港等都歸他們管轄。一旦有事，以極神速的方法用鐵路、汽車分別集中部隊於各預定地點，對於服裝、膳食、及軍備都有相當準備。

麥克亞肅卸任參長之前曾作以下說明：『航空最關重要，每年應增加飛機八百架（近年來每年只增加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架），以便組成二千五百架隨時可用的飛機隊，這是鞏固國防的最低限度。後備軍至少應增爲十五萬人，有色人種應居半數。此外坦克軍隊、鐵甲車隊、機械騎兵、運輸汽車、自動步鎗、化學毒氣等尤不可緩。國會應決定改造軍隊的五年計畫，以一九四〇年爲完成時期。』國會至今未接受這建議，因爲美國陸軍費太大，在全世界居第十八位，而費用則居第二（僅少於蘇俄）。但美國一面不願增加軍費，一面感覺陸軍作戰力太弱，這是一種矛盾的心理。

## 美國發展空軍過程

歐戰時，美國航空隊在法國曾試身手，現在看起來，那簡直算不了一回事。一九二四年美國陸軍部長向柯立芝總統說，『美國飛機已有百分之八十不能參加戰鬥。』一九三四年美國組織特種調查團，推貝克爲主席，提出發展空軍的十年計畫，意謂美國空軍不應安於現狀。實際上，空軍成爲現代戰爭中之主力，而近年美國空軍確有顯著的進步。

一九一四年以前，飛機作戰僅係偶然的事，不能與軍事基本動作爲比，而且效力也是極小的。世界第一次大戰是飛機發展的主要原因，那時德國飛機首次投彈於比國倫那威爾（Luneville），同時英國飛機從前線飛回來供給許多有力報告，從此空軍動作在軍事上陡然增高了位置。空軍重要工作是視察炮火目標，隨時予以糾正，偵察敵軍運動及集中情形，炸毀敵人後方重要橋梁及鐵路中心。一九一九年後發生兩派不同的見解：甲派以英國福祿將軍（Fuller）爲代表，認空軍具有單獨作戰能力，且勝負之決定全在乎此，因飛機可突襲敵人後方，這是陸軍力所不及的，對於文化中心、人烟稠密的敵區也能予以嚴重威脅。美國米傑爾將軍附和這主張，建議提高空軍待遇、製定新服裝，與其他軍事機關完全

劃分。據米傑爾的意見，空軍可使海軍化為廢物，可炸沉海船，可轟炸陸軍使之毀滅。這一派竟有人想像到二次大戰時德國飛機盤旋於倫敦上空，炸毀了英國巴力門，投擲毒瓦斯可使倫敦立刻屈服。同時美國軍部也想像到敵機從歐洲毫無阻攔地一直飛到美國來投彈把聖路易士化爲瓦礫之場。

但乙派頗不謂然：承認空軍僅係國防之一部，其力量不如傳說之甚。他們把歐戰結束後美國潘興將軍任參謀總長時的報告書作為有力的反證。報告上說：『當戰爭激烈時，盛傳空軍施展威力破壞敵人城市，毀滅敵方大工廠，說得天花亂墜，我們信之不疑。但停戰後實地考察的結果，大多數報告都不免張大其詞。』這一派並非主張廢棄空軍，並且同樣地提倡空軍，但認定空軍不能單獨作戰，必須輔之以主要部隊，它不過是重要附屬品，比之陸海軍攻城陷邑攻守裕如者不可同日而語。

從一九二四年起，美國逐漸發展空軍提出所謂五年計畫，國會對原則雖贊成，却不肯通過具體議案，理由是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而挖肉補瘡又非國會之所許。參謀部弄得沒法，只得緊縮陸海軍用費，藉以發展空軍，正如麥克亞瑟將軍（Mac Arthur）所說：『營裁連，團裁營，師裁團，省下錢來擴充飛機，弄到後來美國陸軍力量在全世界屈居第十七位，而空軍却高占第三位了。』調查團主席貝克興高采烈地報告說：『空軍進展美國在全世界居於領導的地位，商業飛行海軍飛行的組織都比任何國優。希

望有充裕財力把陸軍飛機發展起來』

再把美國作戰飛機分析一下：(一)瞭望機，這是戰事上最有價值的，每小時僅能飛行一百六十英里，高度可到二萬尺，其任務為瞭望敵軍運動及集中情形，視察炮門目標正確與否，報告前線動作與後方總部取得聯絡，可飛入敵陣內，再又機靈地飛了回來，又可盤旋於戰區高空，它是總司令的空中耳目，又是炮手的標準機，大概每一戰鬥師團配備三架。雖說它本身帶有機關鎗為自衛之用，但是其性質僅居於輔助陸軍的地位，其重要設備有放信號機、無線電機、空中照相機等項。因飛行較慢的緣故，易受敵機襲擊。(二)驅逐機，其使命為飛行於固着區域內防守領空、驅逐敵機、保護與本身協同動作的瞭望機，飛行速度每小時二百三十四英里，高度可達二萬五千尺。它是空中的魚雷艇，輕便靈活，以擊落自遠來犯的敵機為其最大任務。(三)攻擊機，飛行很低，每小時速度一百七十七英里，用六挺機關鎗及二十五磅炸彈轟擊敵人的集中部隊、屯糧所、火藥庫等處，因機內攜帶重量炸彈，所以趕不上驅逐機的速度。(四)轟炸機，速度一百六十英里，高度一萬八千尺，攜帶重量炸彈及可供長途飛行的汽油，其工作為炸毀敵人船隻、炮台、橋梁、工廠、鐵路等項，奮威於距離較遠的地點。以上四種戰鬥機瞭望機附屬於主力部隊，其機師必須精通陸戰術，其他三種可附屬於師團，亦可不附屬於師團。假使後方有設備較好的機場，

這三種飛機可隨時飛出完成任務。

一九三四年夏季，美國爲統一空軍組織設立空軍總司令部，僱用技術精巧的空軍人才，把轟炸、驅逐、攻擊三機各設一組，把隙望機配備到師團內，還有一種訓練機另成特別組。飛行家技術及戰術一天天進步了，而且民間飛行家日增月長，可擔任空軍預備軍官。美國雖不願犧牲鉅量金錢爭取空軍第一位，不過照現在情形演進下去，再切實進行貝克的十年計畫，前途正未可限量。



## 美國澈查軍火案祕幕

不久之前，美國參議院組織調查軍火委員會，調查結果不獨局外人大爲驚異，即熟悉國際軍火情形者亦無不爲之駭然。調查中涉及電船公司、鎗炮工程公司、軍械聯合公司、克梯司出口貿易聯合公司、杜龐特聯合公司、飛機及運輸業聯合公司、聯合試驗室、兵工聯合會、伊利湖化學公司等家，調查時間從九月四日到九月二十一日。

全世界人類都在盡其所能地消弭戰禍，各國政府又在極端採取自衛政策，惟有軍火商別具肺腑：他們歡迎着戰神，『愛國』二字是他們字典中所無的。美國軍火商常與美國從前的敵人攜手，美國電船公司和英國維加斯公司把全世界劃分爲它們的商業活動區，彼此交換着發明專利的製作品以達其打夥求財目的，這種從未揭穿的大祕幕其種因還遠在歐戰初起時：那時美國潛水艇祕密製造法被他們暗中供給敵人，使敵人用以摧殘美國及美國同盟國的運輸業。有一次，智利與祕魯戰爭，美國軍火商供給智利軍火，英國軍火商却站在祕魯一面。在參議院澈查軍火案之中發現軍火商與他方面行賄受賄的情事——克梯司出口貿易聯合公司職員供認該公司所付用金其作用等於賄賂。又有一次，美

國電船公司因祕魯海軍軍官很肯替它幫忙，暗中送了一筆酬金，其金額爲美金三十二萬六千元。

這次發現了很多的受賄人。據軍火商說，『有錢使得鬼推磨，祇要給他們一點油水，在推銷軍火上有着意想不到的效力。』一九二五年，美國飛機及運輸業聯合公司祇有美金一千元的資本，而一九三二年的現金紅利竟達六百萬之鉅，此外還有股本紅利五百萬。歐戰時杜龐特聯合公司做了十二萬萬四千五百萬元的生意，該公司四年營業中所付紅利超過股本百分之四百五十八。由此看來，世界愈不景氣，各國埋頭擴軍的時候也就是軍火商的好機會，有了這一本萬利的商業，那裏還顧到國家與人道！

據證實消息，德國確在祕密恢復軍備。有一個美國電船公司代表說，德國製造潛水艇機器及零件的工廠都設在德國以外，用一種假招牌掩飾耳目，美國軍火商也是和他們有勾搭的；美國飛機及運輸業聯合公司在本年八月以前把飛機設備交付德國，其代價爲一百五十萬美金；杜龐特公司去年和德國訂立合同供給德國軍用炸彈及軍用推進器，雖說這合同隨後取消，總可看出軍火商是離開國家立場的。本年九月十八日國務卿赫爾發出聲明，『自一九二一年以後，關於美國運往德國的軍火及有關軍事價值的材料，政府不能核准。』話雖如此，但據調查所得，美國高級官吏對於軍火商的動作，爲什麼故作癡聾？

柯立芝總統任內，美國狄格司製炮廠居然從陸軍部偷得高射炮最新設計，祕密售於土耳其，設計過程中美國曾用去二百萬以上的經費，這還不算數，最奇者美國耐拿號巡洋艦公然駛往舊土京伊斯坦堡表演高射炮價值，這是美國正式海軍人員爲軍火商雇用到外國作推銷貨物的表演，說起來太不成話。還有好些觀察敏銳者認爲軍火商可操縱立法機關：一九三三年聯合試驗室德惠本夕文尼亞州參議員打消一件不利於它們的議案；電船公司副經理於一九二八年報告該公司董事會說，『有兩位與公司表同情的衆議員經我運動的結果，已當選加入提案審查組了；』杜龐特公司職員也承認曾與幾位軍事長官討論過關於禁運軍火案的疏解方法，其中有一位長官和國務卿赫爾有密切關係。

軍火商對未來戰事如大旱之望雲霓：美國軍械聯合公司是英國某公司的代理商，這家英國公司的存貨計有步鎗七十萬支、機關鎗五萬挺，吩咐聯合公司趕快推銷這批祕密貨物。它說，『遠東不幸消息之來，正是我們推銷存貨的好機會。』又有某君訪問聯合試驗室主任，某君問，貴公司對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爲爭大廈谷之戰，到底幫助誰呢？主任回答得很巧妙，他說，『我們一視同仁，』意思是誰肯出價就供給誰的軍火。另有一家軍火公司其態度不若聯合試驗室之嚴正，對於祕魯與哥倫比亞的戰事它祇站在哥倫比亞之一面。於是有人問他，『你們軍火商照例是認票不認人的，何以這次左袒一國？』

他的回答更來得直截了當，他說：『哥倫比亞願出高價。』

澈查軍火案所得黑幕有若干已公布，有若干當事人不願供認，至今未得真相，還有好些已供認而未公布的，這因為外交關係牽涉太大，不能不代守秘密。從搜獲的往來信件中知道至少有一部分深謀遠慮的軍火商預料政府將有澈查之一日。有一家軍火公司信上說：『最好把我們的檔案檢查一下，把其中涉及回扣的憑證抽了出來。』克梯司出口貿易聯合公司經理寫信吩咐他的職員說：『你們小心點，我不願把某項貿易的文件存入檔案，以免將來被發覺出來。這種文件必要時不妨送到我家裏。』

調查軍火委員會表面聲明『秉公辦理，決不瞻徇』，然而有許多重要文件並未宣布出來：有五個莫明其妙的電報是涉及阿根廷的已抽出送往阿京。自調查會成立後引起國外糾紛：英國有人攻擊英皇及皇太子不應利用地位推銷英國軍火，但英國當局對這問題毫不介意，至於南美洲國家就兩樣，認為軍火案牽涉她們官吏的名譽，駐美祕魯大使居然提起訴訟，指稱克梯司公司信口栽誣，墨西哥也提出正式抗議，因為有人誣蔑了墨西哥總統勞基格（說他想在航空交易中賺回扣），智利態度更強硬，聲明以後決不用一塊錢購買美國的航空器具。此外還有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紛紛提出抗議，巴西、祕魯、阿根廷、智利都在檢查本國有無受賄官吏。

## 美國的療貧術

美國雖號稱金元王國，但自一九二九年經濟衰落後，國內充滿着失業危機和愁慘現象。下爲美國困苦掙扎中的各方動態。

**半工半農** 美國有一種半工半農的人，一般人呼之爲『半日農』。這種人大概有一兩畝土地或

小小園圃在附郭一帶，自己耕種，自己灌溉，所得糧食及瓜菜自己享用，另外騰出一半工夫來在城市作工。這種人精神極愉快，有利於國家的經濟政策，所以美政府想把他們的人數增加起來，一年前撥二千五百萬元爲提倡費用，藉以救濟人民的失業問題，這是美國『新政策』(New Deal)中之一種試驗。大概『半日農』必須具備兩種條件：第一，他們或爲店員，或在工廠中服務，不論出賣智識或出賣勞力，必須騰出時間來經營自己的土地，其唯一條件爲自耕自食，不向市場競爭。第二，他們事前與城市雇主商訂條件，每天祇工作幾小時，工資照時間扣算。這種半工半農的辦法不是新近纔有的，數百年前早已見之於歐洲，從前美國也有若干萬人選擇了這種生活方法，他們爲什麼選擇這方法？因覺城市中工作之不可靠，想在農業上立下基礎，到工作不可靠時尚無凍餒之虞。近來華盛頓政府和大工業家都注意並且提倡這件事。美國有一種『一季工作三季停工』的工廠，假使這裏面工人都能採取半工半農的

方法，在停工的三季中尚可維持最低的生活。

半日農不一定耕種田地，有的飼養雞畜，有的取牛乳，這些同樣是農產物，所以列入半日農之類。照一九三〇年人口調查表統計，美國有半日農三十八萬七千人，其中十畝以下有三十六萬人。從前政府未加注意，自國會通過『撥款提倡』後纔引起各方研究。國會的用意是：城市人口稠密，應使之散布到鄉村，可是『到鄉村去』的口號雖高唱入雲，休想大家移動一步，於是想出這半城半鄉的地點使他們有個安身立命的場所。美國路政甚佳，離城二三十里自動車來往亦便。

美政府在內政部附設一機關名曰『維持最低生活的家庭』。照字義看，這種人僅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想必窮苦不堪，然而他們比城裏人所過的日子舒服得多。去年一年政府貸款一千一百萬爲經營三十七個計畫之用，尙存一千四百萬未用，但請求貸款者甚多，假使來一件准一件，政府應貸出四十五萬萬之多。

西維金利亞州里茲威爾地方辦理最有成績，羅斯福夫人亦參加在內。今年七月有五十個家庭布置就緒，還想在一千一百三十二畝地段中再布置五十個同樣家庭。據政府報告，建立一個最低價格的家庭要用美金四千三百九十六元，而最高價格是五千五百七十元，這種家庭有房屋五六間，有電汽，用

水、消毒器、浴室等項設備，周圍有五畝已開發的土地。假使有這麼一個窮苦家庭，我想中國人是求之不得的，中國小資產階級那有這樣優適的生活？

里茲威爾在煤礦區附近，這計畫未實施前是個荒涼窮苦的區域，常有罷工風潮。政府撥款救濟當地民衆，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是常有間斷的。總統夫人想，『礦區主人既不能使工人常得工作，最好讓工人學習手工業使之能建立一個家庭小工場。』這計畫與半日農稍有區別：半日農自食其力，不向市場競爭，而兼營家庭手工業的工人其出品必在市場銷售，所以很多人不以為然。又有人認為建立一個家庭的費用為七千五百元，政府計算法不免以多報少。

台拉威州維爾明頓地方準備以二十一萬美金在市區外建設七十個這樣的家庭，已收買三百畝土地，負責進行的有前任州長、商會長、勞工首領、工程師和銀行家等。關於農業一部份問題，州大學允盡力為助。平均計算，每個家庭祇用美金三千元，由承受人在二十年以內分期償清。可是人的選擇極嚴，戶主至少要擔任一部工作，不能坐在屋子裏納福。

截至現在止，關於這一類計畫共分為四種性質：（一）在工業中心區附近分給工人一塊小土地；（二）較大家庭在非工業區域或偏遠城市中；（三）把已衰落的農業區域復興起來；（四）使中途擱淺的

工人得到一個經濟新基礎。

**信託銀行** 美國設立工業信託銀行的議案已在議會通過，這是救濟小工商業計劃之一。現值經濟衰落時期，小工商業有救濟之必要固不待說，即在從前繁榮時期，小工人也感受痛苦與農人同，因為他們不能取得長期的借款。他們對本身事業投資後，一二年以內不能收回，而長期借款又無從取得，所以他們幾乎不能經營一切計劃。至於大資本家則不然：假使有一種大規模的計劃，隨時可加上三千萬至五千萬股票，自有銀行家承認代發行，社會上仰慕他們的聲望也願和他們發生經濟上關係，鉅款不難立致；即令他們不願增加股票，可向銀行界取得借款，銀行界是樂於從事的。這樣看來，美國經濟現象祇有錦上添花，從無雪中送炭，所以美政府準備打破這畸形發展的慣例。

經濟衰落以後，小工業家所受煎熬甚於往昔，即取得長期借款的機會更少，而需要長期借款的機會更多。試舉幾件事：第一，經濟再繁榮遙遙無期，想度過難關必須作長期努力。第二，羅斯福總統復興計劃中有所謂各業法規即減少工人工作時間，增加工資，換言之，即是增加成本；這誠使大資本家略受影響，然能力薄弱的小工業家更有走頭無路之感，他們必須借款以充實其成本，而借款無從取得。

美國聯邦儲蓄部為解決這難題，提議美國各州凡已設有儲備銀行者應加設一信託銀行，這議案



現已成立。這種信託銀行都歸儲蓄部管轄，全國設立十二個，資本一萬四千萬，由聯邦存款保險聯合公司名義下各銀行發出股票，把這股票送到國庫去，再由國庫掉換票幣出來；換言之，即以股票向政府兌換一萬四千萬美金（票幣）。其借款期限最大為五年。

這樣一來，有很多失業者得到了新職業，美國輿論界大致都表同情，祇有紐約晚報不以為然——它認為中央政府用這方法促進美國生產殊無重大意義，而且是倒因為果的政象：它認為美國當前困難不是生產過少而是消費過少。它又有一種滑稽見解，認為美政府對症下藥的工作不是貸款給生產者而是貸款給購買者；政府最好是確定標準貸款於誠實可靠的家庭以增加其購買力，限十年或十五年還清，如此纔能使貨物的需要升高，而失業者自然可找着得業的機會了。

**救濟失學問題** 失學問題和失業問題都成了全世界的嚴重問題。我國有人主張停辦大學數年，理由是大學生沒有出路，與其使一羣沒有出路的青年誤入歧途，不如停止他們求學的機會以減少其求業時的慾望（學力愈深求業慾愈高）。話雖不錯，但是中國大學生往往祇求政治或工業上的出路，這兩條路都是極窄的；假使大學生學成後肯回到農村去改良水利農田，那麼以農立國的我國農產物也不致仰給於外了。現代國家處處要運用科學精神，我國農人都是些失學者，所謂智識階級只迷戀着

都市生活，竟有少數青年寧失業而自殺，不肯回到農村去，又有來自田間的子弟其父兄把血汗之資送之入學其目的無非叫他們謀一官半職光大門楣。我們看到美國是工業國，而以農業教育為教育之主要部分，真不能漠然無動。所以停辦大學是消極的憤慨，現在所應研究的是積極的改變教育方針，同時要把國人趨重仕途的心理轉移一下。

美政府上月舉行教育方針的補救會議，其意義是很大的：自經濟衰落後，美國有多數農業學校被迫停辦，有的縮小範圍祇研究一部份課程，無論分科大學、專門學校以及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數目都減少了，以致失學男女逐漸加多。這些失學青年將來就是社會上的失業羣衆，而且是終身失業者，永無翻身之日，因為有技能的失業者是受了經濟衰落的打擊，一旦經濟回頭，他們又不難脫穎而出，而失學者是永遠無人承教的。所以經濟愈衰落，教育愈有推廣之必要。然而美國失業教員的統計表一天天高漲起來，學校中一切應有設備也廢止了，各級教育中都有同一的現象。

過去九個月中，經美政府臨時救濟委員會不斷努力，使四萬四千以上失業教員都取得一種工作，教授一百二十五萬兒童。據救委會報告，本學年有教員一萬人學生三十四萬五千人因得該會救濟繼續辦理下去，現在新招五千以上教員教授十萬以上不識字民衆，又招了六千五百教員擔任職業教育，

受教者有一十七萬五千人，另請三百名製盒工人教授三千三百個殘廢者，在成年人教育範圍內增加了一萬八千教員教授五十二萬五千人，在幼稚園內增加了三千六百教員教授七萬一千個幼童，在本學期中有七萬五千青年男女因得該會助力繼續享受大學教育，這筆費用每月大約爲一百萬美金。救委會對於這七萬五千青年並非捐款或贈與免費學額，是用以工代賑的方法，每小時工資三角至五角，每個學生每月收入大概爲十元至二十元，平均每人十五元。

美國對農業教育特別注意：從本年二月份起，補助農校的經費已用了一千七百萬美金，而國會尙覺杯水車薪，打算特別撥七千五百萬美金爲下年度救濟農校的補助金。

自經濟衰落後，美國青年需要勤工儉學的數目更多（因家庭不能負擔學費），而在求學之環境下可以容許的工作機會却又一天天減少了：不用說，從前商店主人坐在櫃台上納福，擦地板、擦玻璃窗、洗碗、件事都得雇用臨時工人，可是現在呢，主顧一天天少了，他們的荷包一天天空了，他們一樣的有手有腳，自己何嘗不可以擦擦地板和玻璃窗呢？這一來使得站在店門外等候工作的青年倒抽一口冷氣走了。我因此想到從前中國有一般留學法國的勤工儉學生真是大好機會，現在白種學生尙且倒抽着冷氣，還有熱氣吹到黃種學生的頭上嗎？

美國窮學生找工作的機會雖然減少，但是這種人反而加多：以前他們祇占全體學生中百分之五至十，現增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這就是政府設法救濟的動機。商店是他們從前的主顧，現在政府做了主顧了。同時學生極端節儉和極端刻苦也和往日大不相同：他們一個錢當兩個錢用，兩天功課一天讀完，這種精神不僅窮學生如此，就是大學當局也是如此，因為大學經費減少，不如此只有關門之一法。

### 貧者互助

一般人以為美國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國家，但美國民族的優點是有組織、有計畫、不頹喪、富於互助精神、強毅勇敢、與險惡環境相抗爭，從美國經濟恐慌中可看得出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美國大西洋月刊載華爾德女士一文，說得纏綿悱惻：凡是到過美國的人都知道美國有兩所著名公寓，一所是紐約亨利街公寓，一所是支加哥赫爾公寓，華女士是亨利街公寓的管理人，附帶辦理慈善事業，見聞真切，茲摘要介紹於後。

經濟恐慌並非突如其來。我（華女士自稱）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冬天，在幼稚園中找到那些正在吃牛奶的小朋友，我發出一個問題，『你們長大後願做那一種人？』他們睜着眼沒有答覆。我啓示着他們說，『像我小時候想做木匠，因為刨木屑多麼有趣。』話未說完，一個四歲孩子帶着愁容說，『做木匠不好，住在我附近的木匠都沒有飯吃。』這雖是一句極尋常的話，我們無異乎聽得說，『經濟恐

慌時期到了！讓這句話從天真未鑿的四齡童子口中道破。」

從一八九三年起我加入亨利街公寓，看到五個經濟恐慌時期：第一次一八九三年，第二次一九〇七年，第三次一九二一年，第四次一九二九年，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前幾個時期社會上都有救濟組織，自一九二九年起組織更見完備，但儘管把腦子裏想到的計畫整個兒搬了出來，仍不能挽回自然的趨勢：經濟恐慌比戰爭更酷烈，戰爭能犧牲無量數財產性命，使人類顛沛流離，但戰爭爲主義爲國家而犧牲，犧牲尙有代價，經濟恐慌的痛苦和戰爭一樣，它的代價在那裏？

有一次，一位少婦生產後從醫院出來，隨後看護婦走到她家告訴她洗滌嬰孩的方法。她抬頭一看，看護婦另外多帶了一個嬰孩，後面跟着一個窮婦人。少婦想，我不會孿生，如何會有兩個嬰孩呢？看護婦告訴她，『這個窮婦人在醫院中住在你的隔壁房間，她是無家可歸了。』少婦雖度着窮苦生活，不禁起了惻隱之心說，『好吧，我不能幫助她，倘不嫌簡陋，她可以住在我的房子內。』於是叫她的丈夫騰出床榻來，另外睡在一條長椅上，這當然不算好招待，但把誠懇熱烈的同情心完全流露出來。美國人窮到這步田地還要幫助一個陌生人爲幸事，這是美國人的特性，因爲富人樂善好施算不了一回事，窮人能解衣推食的確難能可貴。事有湊巧，少婦的丈夫閒居已久，忽然得了工作，主客從此免於飢餓。

我們住的那條街常見人行道上堆滿了許多舊木器，這是積欠房租被房主人攆了出去的。還有一個木器店打磨工人的故事說來異常淒楚：他失業已有兩年，靠着妻子在一家工廠裏做半日工支持生活。有一次，我們救濟會派看護婦前去診察，認定她已有身孕而苦於營養不足，她家裏還有兩個孩子，看護婦疑心她把自己應吃的飯省下來讓給孩子們吃。她的丈夫有六尺多高，體重尙不滿一百廿磅。看護婦勸她停止工作，在救濟會討份口糧，她執意不肯說：『我情願做工，不情願吃飯不做事，一直做到肚子痛爲止』（即分娩時）。看護婦不禁一掬同情之淚，很想替她解除困苦，那天買了一張夜報，廣告欄載着長島一店家要雇用一名木器打磨工人，看護婦立刻打電話給店家願介紹一個工人，電話中回答說：『好吧，叫他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來會我。』愷悌慈祥的看護婦當晚找到工人告訴這消息，知道他沒錢，特地送他一筆車費，並且囑咐他如時而往。第二天八點半，工人很頹喪的去會看護婦，看護婦跺着腳說：『糟了，遲了半點鐘，讓別人搶先了，白費我一番心力。』工人苦着臉說：『不是我不守時，昨天你走後我妻子肚子痛的時刻到了。我沒錢叫醫生，只好叫警察，警察替我找到野戰病院外科醫生前來接生。嬰孩斷了氣，醫生把產婦送到醫院，屋子裏留了我一人，離不開活孩子，又離不開死孩子。我用我所剩的木料窮一夜之力做了一個小柩，所以今天遲到這時纔來。』

愁雲籠罩了新大陸，爲什麼地方上不會發生暴動呢？頭一個理由是富人極關懷慈善事業，凡醫院、救濟會、保險金以及一切需錢的地方無不解囊相助。第二個理由窮人有互助精神：比方某甲拿了一塊麵包，把一半塞進口中，某乙跑過來向他討，某甲很高興地把剩餘半塊分給某乙。窮人常常容納同病相憐的朋友擠在一間狹小的房間中同住。另有一項最重大的理由，美國人無論窮得怎樣，不會人窮志短，他們認定美國前途是極光明的，現有的黑暗是暫時現象，百無聊賴中以此自慰，以此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以此鵠候難關之渡過。

**窮人法庭** 『窮人打官司，有理變無理，』這是我國往日經驗之談：因一入公門，坐堂的老爺要錢，站班的衙役要錢，還有看牢門的獄卒也要錢，假使沒有錢，休想打贏官司。現在新式法庭雖較有進步，可是訴訟費和律師費反正非錢不行，窮人飯且沒得吃，難道還打得起官司？這情形別說中國，就是法治昌明的美國也所不免。美國訴訟手續是很繁重的，假使有千元以上債務，或是賠償損失費，請求法庭替他作主，當然是可以得直的；假使祇有五元債務就難辦了：因爲不論債務多寡訴訟費是一樣的，這五元債務縱可追還，可是訴訟費不止五元，打贏了官司還是吃虧，所以美國人也有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的習慣。近來美國司法界看到這點，特在紐約城設了一個窮人法庭，在這法庭內受理五十元以下債

務，一切費用祇有一元二角五分，這樣看來，五元債務除訴訟費外還可以找回三元七角五分，但一元以下債務還是要賠本的。這種法庭在紐約市區內還要增設好幾個。紐約州司法委員會祕書兼法律顧問尼姆士是個最注重窮人訴案的法學家，他曾經說過，「這法庭手續簡單極了：法官和兩造談話就像普通人評理一樣，並不咬文嚼字引用法律上艱深字眼，鄉下人用不着請律師。我們的司法制度要在美國繁複生活中表現它的職責，必以全民衆利益爲前提，纔可以引起全民衆的信仰，假使祇有一部份人受法律的保障，大衆對法庭有何信仰之可言？再從政府說起來，多數窮人有冤無處訴，於履行維持公共安甯的職務上頗有妨礙。」自窮人法庭設立後，我想美國訴訟案必會加多，鄰婆偷雞及光棍打架都會扭到法庭去了。美國早想到設置窮人法庭之必要，最初一次努力是一九一三年，那時有一個洗衣婆子被客人抵賴三元的債務，大家都覺得這婆子可憐，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到政府耳朵裏，由這事發端纔在多貝加設置了一所處理小債務的法庭。這次紐約所設窮人法庭是自古以來替窮人伸冤的第二個法庭。不久各州亦將次第設立。

**經濟小屋** 據一般專門家調查，美國還缺少一百五十萬棟房屋。美國威斯康新州州長說，美國民衆有三分之一以上不能自己置有必要設備最低限度的一所小房屋，或者租到了這種房屋而擔負不



了這筆房租。全國總商會會長海力門的見解與之相同，主張國家製訂大規模的建築方案，他說，『要有十年工夫纔能造好這種維持最低限度標準的房屋。』

國家不動產協會在二百七十三個城市中調查的結果，發覺一個家庭單獨住居的房屋實在太缺少，需要雖如此迫切，而建築工程不見踴躍。從一九二五年起，美國用在造屋工程和工薪上費用已達三十萬萬美金，這是任何工業用費望塵莫及的。現在一般人主張不造高樓大廈，祇把心思才力用在小規模的現代化小房屋上，每棟祇有三千或四千美金的代價。

許多專門研究者都認為用新舊建築材料可造成這一種適合大多數民衆之需要的經濟小屋。建築工程司正在計劃着（是私人方面的，不是國家工程）解決美國住居問題應用何項材料？美國市場上主顧（中產階級）大半都是每年收入一千二百美金以至二千美金的，假使有價廉物美的經濟小房產，相信他們都會爭先購置，正和二十年前以五百元美金購買福特公司汽車的熱潮是一樣的。

建築工程司所努力的不僅經濟化，同時注意機械化藉以減少家庭主婦的麻煩。最有力的試驗就是阿海阿州一家電氣製造公司試驗的結果，所建房屋有各種最便利的新式設備，不像一所房屋，像一所機器間——這些設備不是在房屋竣工後加裝的，簡直成了房屋本身之一部，一切用電氣發動。據那

位工程師的推算，全屋機械開放後可執行八百六十四個僕人的工作，這是說不用一名僕人而可享受僕從如雲的幸運；其中有十九種機械置於牆壁內，從甲室到乙室的交通器具十分完備，有活門，有通汽車間的路，沐浴室的毛巾可自行洗濯，自行排除水分，有自動濾水器，有各種烹飪器都用電氣發動，又用電氣使之各歸原位。其中最巧妙的就是洗衣器，自動洗濯、自動吐水、加顏料、烘乾，依着次序去做，絲毫不費人工。

工程師又覺得新式房屋應有調節空氣的設備，阿海阿州試驗中的經濟小屋也有這種設備；地下設有變換空氣間，空氣太乾燥了使之溫潤，太霉濕了使之乾爽，熱使之冷，冷使之熱，按照外面氣候作一適宜的變換。光線是用間接的。還有一種防賊燈祇須在臥室裏扭轉機關可使全房子照耀得如同白晝，物無遁形。

這種房屋的費用達美金一萬二千元，大概還可以減少點，所困難的就是電力用得太多，每年要用一萬八千瓩特，比普通人所用的電力超過了三十倍，這不是名爲經濟而實不經濟嗎？

一九三四。

大學生出路 畢業學生的出路問題是現代社會下的一個嚴重威脅：國家把他們造成了優秀份

子，而他們出了學校後便跨入失業之門，其思想及行動怎能約束得如一般人理想中之美滿？

歐美失業學生之多及青年求業運動已成爲普遍現象。批評家把歐洲現時稱爲『青年的災難期』。美國現象歷年來亦不見佳，據說今年較往年略有進步，大概畢業生較好點，未畢業者却不易取得工作。美國西部大學有一個三年級的女學生離開了學校到紐約找工作，想做女優或夜總會舞女，倘能插足於『百老匯』或『好萊塢』紙醉金迷之場，那更是一脚踏進了天堂，但天堂之門不是常常開放的，只有極少數幸運女神才得進去，混來混去，結果得充百貨店的女店員。這時恰是商業旺季，她忙得脚上生泡，兩腿酸痛，這就是她能找得工作的緣故，因爲旺季需要較多的店員，同時工作較繁亦不是人所願擔任的。

她賣盡氣力，吃盡苦頭，沒有人說她半個『好』字。她決不因此灰心，繼續努力，果然增加了五元的薪水，並且升爲一部主任了。旺季像流瀑般奔馳過去，這位不幸的女店員終於在莫名其妙的理由下被店中解雇，而由另一大學畢業生代其位置。她質問解雇的理由，公司負責人向她說：『你尙未畢業，生意好的時候馬馬虎虎地用得着你，現在可就難說了。』

據專家調查，美國學生本年找工作的機會比較往年多：有百分之五十八的調查報告說，今春各大

公司招請十八歲至二十五歲青年較去年春天爲多；另有百分之四十六報告說，本年畢業生得業的比前幾年多。而百分之八十的批評都以爲自美國不景氣以來，大學畢業生畢竟占便宜，受過良好教育是求工作時的有力工具。

話得說回頭，現在失業學生仍不在少數：許多畢業生一籌莫展，成千盈萬的女學生因爲自己沒飯吃，想嫁個老公好吃飯，但她們所嫁的丈夫吃飯本領和她們一樣，找飯吃的本領不見得比她們高明許多。

因此青年運動就應運而生了。許多人歸咎於左傾份子的煽誘，學校當局及行政當局都是不贊成青年運動的，提起這名詞就得頭痛。然而，再來一個然而，沒飯吃是不是可以忍受得了的呢？

美國學生聯合會上月舉行大規模的集會，與其認爲政治背景，毋甯說是經濟壓力。

## 美國的愛國之徒

美國有所謂『愛國之徒』暗中組織『祕密軍隊』如『後備警察聯合會』之類，有『神祕人物』做他們的經濟來源。他們的意思是：美國不久將遭遇空前『危機』，而這危機不是現役軍警所能撲滅得了的，那時他們將投袂而起協助軍警維持國家『秩序』。

自然，這和希特勒的褐衫隊及慕沙里尼的黑衫隊正是一類東西。那些供給財政的『神祕人物』並不知道他們暗中與外國法西斯主義者有勾結，但他們却鑽進德意兩國的圈套，替德意私運軍火，準備破壞美洲秩序進而動搖美國在美洲的領導地位。揭開窗子說亮話，這些『愛國者』以『發愛國財』爲目的。『嗚乎愛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巴拿馬是巴拿馬運河所在地。巴政府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所以日德意三國間諜在運河區是很容易站得腳住的，若是製造一次巴拿馬革命，推翻巴政府而代之以法西斯政府，那麼美國在防守運河上將受到莫大影響。有一個巴拿馬警官曼得斯(Bilo Mendez)常在美國西海岸聖彼得羅(San Pedro)往來，這是美國主要海軍根據地之一。他帶有許多的錢，用許多化名分存於各家銀行，然而他並不

是一個有錢的人。

曼得斯和美國「後備警察聯合會」組織人狄勒里 (Richard L. Dineley) 少校接頭 (狄氏係美國海軍陸戰隊後備軍官) 購買價值七萬美元的炸彈、手榴彈和其它軍用品等。但因巴政府防範嚴密，曼得斯苦無下手的機會，便把這些軍火存於洛杉吉爾司城南大街三六二五號 Birch-Smith 堆棧裏。

日本漁船在美洲太平洋沿岸來來往往，他們所捕的好像是另一種「魚」，於是巴拿馬政府下令禁止外國漁船停泊該國港口，而日本漁船只好集中於巴拿馬鄰國——哥斯德里加。這個小共和國的首都三若西老早駐有意大利的間諜機關，準備從美國私運價值三十萬美元軍火到尼加拉瓜國。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美國為預防巴拿馬運河被敵人破壞起見，準備在尼加拉瓜再開一條運河，全能國想搶先一步在該國得一立足之地，這樣看，她們不僅想破壞美國現在的防務，而且注意到將來了。

墨西哥總統加登拉斯是個社會主義者 (非共產黨) 他把油田收歸國有，摒除英美大資本家的勢力，何以美國並不向之採取報復行動呢？這件事很易明瞭，日德意三國想推翻加登拉斯而代之以法西斯的墨西哥政府，如此則全能國在西半球的中心點，美國的南部得一根據地，在此屯集軍火，平時為

製造中南美各國內亂的大本營，戰時爲進攻美國的捷徑。聰明的美政府看到這點，所以對墨西哥具有很大的忍耐力。

墨政府設有特務部（在內政部管轄下），對於入境的外國人發給一種『身份證明書』，然而私販軍火的美國浪人常常取得這種證書，這由於墨西哥也有『墨奸』，正和美國有以愛國爲名的『美奸』一樣。

美國『愛國者』常與全能國間諜及銀衫黨（美國法西斯團體）祕密開會：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下午八時，銀衫黨首領薩恰格（Roy Zachary）在舊金山第十六號街六一〇號三一九房間召集祕密會議，本年三月十五日又在康新頓路（Kensington Way）二八九號開會一次，討論組織武裝團體和私運軍火的事。

明白了這些，就知道美國與全能國是絕對立於敵對地位的；將來二次大戰發生，全能國在美洲將採取『間接進攻』的方法，使美國人疲於奔命。美國孤立派往往說：『我們爲什麼要捲入歐戰漩渦，爲什麼要過問遠東的事？』他們忘記了他們不捲入不過問，而全能國是不容他們隔岸觀火的。

日本在美國宣傳『我們和美國是好友，日美貿易關係美國居於有利的地位，而中美貿易數量則

微乎其微；日美經濟無衝突，政治衝突只是心理作用，只要改變兩國國民的心理就可以親善到底了。」這話頗能打入孤立派的心坎。

然而事實上中國的建設事業正在開始，是美國未來的最大市場。中國所需者為和平工具如機器汽車之類，而日本所需者為威脅和平的一切物料。日本購買美國的鐵與軍火，將來有一天會回敬到美國人的頭上，反之中國愈進步，所需於美國者愈多，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這次美總統毅然廢棄日美商約，一般人謂為忽視了經濟關係，然而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離的，世界上斷沒有政治上互相敵視的國家而能進行『經濟合作』之理。



## 猶太人在美國

猶太人到處碰壁是大家知道的。猶太人嗜利盤剝，自私自利，在沙翁『威尼斯商人』一文中刻畫得栩栩欲活，而現在反猶運動好像成了國際傳染病，即在民主自由的美國從前也有過『銀衫黨』專把猶太人當作眼中之釘。

在美國，大家都說羅斯福受了猶太人的包圍，可是內閣中只有摩根韜是猶太人，而他毫未具備猶太人的性格，猶太人亦不把他當做一塊金字招牌。內閣以外推行新政策的各主要機關並無猶太人充任長官。有人說，猶太人佛蘭克福特是擁護新政策的鼻祖，但自羅斯福執政以後，他在美國的時候很少。此外在華盛頓分占次等位置的猶太人都是羅斯福未執政以前的事實。

猶太人毫無團結力，從來不以一種少數民族自居，亦不願形成一個特殊組織。中古時代猶太人聚族而居，有所謂『猶太村』穿了一種特殊的衣服，其活動力只以營利爲限，猶太人引爲恥辱，努力打破這個圈兒。現在猶太人在美國已取得政治及經濟之自由，早已樂不思蜀，尤不願返於『猶太村』的時代；凡是猶太人所經營的大公司所用美國人往往多於猶太人，他們不願猶太人擠做一團形成一個

## 猶太人的團體。

當德國排猶最烈時，猶太人當中也有撫膺長歎的，認為猶太人沒一個領袖能代表全體說話。但是，有一個耆年碩望的猶太人說，『我們不需要領袖，我們幸而沒有一個領導我們走入歧途的領袖。』是的，猶太人在美國可以做民主黨，可以做共和黨，可以做社會黨或共產黨。某次紐約州共和黨想找一個有資望的去推翻州長，其所欲推翻及所擬擁戴的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對政治從不感覺興趣。紐約有個 Bronx 區其居民百分之四十五為猶太人，而該區區長及重要職員都不是猶太人。假使猶太人集中投票，一定可以抓住一部分的政治勢力，可是他們從來沒有這個觀念。在經濟方面，猶太人於針業、電影及其它娛樂、零賣業、少數私人銀行都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商業銀行却已失去其固有之地位。紐約五百四十二家銀行董事只有四十個猶太名字，而且大多數為某一家著名猶太銀行的股東，紐約股票交易所號稱猶太人勢力範圍，但是十七個職員中沒有一個猶太人，四個執行委員會共有委員四十名，只有三名是猶太委員。此外基本工業如鋼鐵、汽車、棉織、毛織、電料、烟葉等，猶太人都沒有重要地位。

不單是沒有重要地位，社會對於猶太人之歧視往往剝奪其經濟地位，大公司的重要職員猶太人

不易取得，原因是這種高級店員需要交際及社交的便利，美國向來禁止猶太人跑到俱樂部，無形中剝奪了他們的商業機會。在俱樂部談生意經雖不是正當方法，但生意經往往是在燈紅酒綠之中成就了的。

在全世界濃烈的反猶空氣之中，猶太人認明他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多積錢財，二是多培養學問及能力：有了錢，甲國不好可以跑到乙國去，四海之內到處爲家，有錢總可以買得合理的自由與幸福，有了學問及能力，智識上一律平等，如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大教授薛利曼到處受人崇拜，而有學問較有錢尤爲可貴，所以猶太人多向學問的圈子裏鑽進去。

不過，有錢有學問而無國家，將來會有這麼一天，世界雖大，竟無他們立足之餘地。猶太人多財善賈，埋頭研究誠不失爲優秀民族，他們的壞處就壞在沒有團結力，缺乏民族思想。

一九三六，十二，九。

## 美國模範警

美國于薩斯州威契塔城的巡街警察都是在警察專門大學裏受過訓練的。美國別地方的警察都異口同聲說，『威契塔警察爲全美之冠。』

該城極少因犯交通警章被捉的事，並且極少交通上意外事件，該城生命財產比美國任何處都要安全。那裏警察的人數少，巡查的地段長，警察的費用低，破案的比例高。

手創這座模範城的人是威爾孫警察長，自一九二八年起便擔任了這個職務。他不像影片裏神出鬼沒的警察長，也不像其它城市游手好閒的警察長，是個高而瘦神色莊重的人，頭上堆着褐髮，灰色眼睛和幽靜的聲調看上去像個法學院大教授。

他的學理是禮貌、人類的了解、射擊的準確，這三者同樣重要。他以爲做警察是一種專門學問和做律師或醫生是同樣的，需要受教育並且受過嚴格訓練的人才。

當你搬到威契塔的時候，你開始便會遇到警察的禮貌——你是個陌生人，早上才到那地方，便有一個警察敲你的門，先向你行禮，還表露着一種歡迎的微笑。他必定是個滿腔熱腸的青年，有着大學學

位和善射獎章，他的職務使人一望而知。

他用極謙和的口吻說，『我是這裏的巡街警察，我來服侍你。』他把新戶口應知的事告訴你：關於學校、禮拜堂和醫院等，並且告訴你報告火警的手續、交通和清潔規章。他再補上一句，『爲你自己的安全，最好填一填這張卡片。』

你自然願意照填。在這卡片上警察把你所有的物件都填上以防盜竊案發生。你有打字機、腳踏車、汽車、洗衣機、電掃帚、鐘表等，填上後給你編一個碼號，把這些記錄順序保藏起來。威爾孫相信這手續比之事後拿鎗追強盜的好。

當二十世紀開始時，威契塔完全是個牧牛的城市，現在變爲工業區，和各城同樣有着犯法的事。去年威爾孫宣布每一百件小偷案破獲五十一案（全國平均紀錄只破獲三十四案），二百三十九個失蹤者只有三個人沒有尋到，五次暗殺全部破獲，還多破獲了兩次懸案，百分之四十五的盜竊犯直接下牢（全國紀錄爲百分之三十六），汽車竊賊捕獲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去年全國紀錄只捉到五分之一弱），去年該城汽車被竊者一百廿五輛，除全部找到之外還發現從別處偷來的廿一輛。

威爾孫有甚麼神通，用錢用得有多嗎？據一九三六年的統計，與威契塔人口相等的四十二個城平均

每一市民繳納警費三元三角，而該城每人只付一元八角一分。是用人用得嗎？該城警察與人口的比例比一般爲少。並且威契塔不是道不拾遺的天堂；當威爾孫任事之第二年，該城發生盜案五次，現在減爲一次了；那時竊案比現在多三倍，汽車竊案比現在多四倍。

一九二八年威爾孫初到該城時只有二十八歲。他的本領不是生而知之的：原來阿格斯脫在培克勒地方創辦了一所『科學化警察部』；他在那裏當巡街警察，賺了錢進大學，在加州大學畢業，一切費用都是從警餉中得來的。他取得畢業文憑後仍做巡街警察，繼續吸取阿格斯脫的『新觀念』；新觀念並無高深學理，只把警察當做一種專門職業而已。一九二五年威爾孫調升加利福尼亞州南方佛勒吞小城的警察長。

後來調往威契塔城時，他把阿格斯脫的『新觀念』帶去，開始頗感棘手；該城紳權極大，他們以守舊觀念反對外來人推行新方法，並且提他一個綽號叫做『童子軍的警察』；他們預料威爾孫的命運將和過去該城警察長一樣，不能做滿一年。

幾年之前他們停止訕笑了。年輕的警察長去腐生新，並且大刀闊斧地幹，他購置汽車足敷警察之用，過去兩人共乘一車，現在改爲一人一車。他說，『兩人分乘兩車比兩人共乘一車巡查的地段可以加

倍。並且一人一車力量不感單薄，拿起車前的傳話機，馬上就有人前來協助。」

威爾孫開辦第一個警察學校時有幾州模仿這辦法，現在都增設了這一科好讓願為專門警察者去學習，所不同的，威契塔每個巡街警察必須為大學畢業生。

每年秋天，威爾孫在該城工部局大學裏挑選十二個有才幹的三年級生，叫他們把警察當做終身事業，在大學肄業最後兩年中每日必須赴警察局受訓四小時，每月津貼五十一元。他們在學校中同時要選習與警察科學有關的各科如交通規章、刑事法、實用心理學及倫理學等，畢業時都取得理學士或文學士學位及警察學證書，並且在該城警察局有一個每月賺百二十五元的位置。

有一部分懷疑派教育家說，『為什麼一個前程遠大的青年要花四年光陰去學沒出息的巡街警察？』

威爾孫的答覆是，『若干小城市市長們都在物色有才幹受過良好訓練的警察長，我們必須供給這種人才。』他這話不是騙人的，他的高足們有一個在密西根州福祿特城當新任警察長，有一個在檀香山偵探局當局長，有一個在干薩斯州任公路巡邏隊長，有一個在特務部任事，有五個在美國邊境巡邏隊做重要職員，還有許多在各大學教授警察學。

威爾孫把警察局當做他的學理實驗所，這不能不算得先知灼見。許多大城市裏的偵緝隊對於暗殺案嫌疑犯開始用基勒爾所發明的『誑語測驗器』，而威契塔城每個被捕的犯人無論輕重犯都受這個新機械的測驗。

去年一年有七百一十個流氓受測驗的結果，自認犯罪的有六十一個，一百九十個盜竊嫌疑犯經過測驗後，五十九個宣布有罪。不但犯人受測驗，連每一個願入警察大學者也是一樣，測驗他們是否誠實，是否易動感情。

該城每個警察支局都附設科學實驗室，內有顯微鏡、試驗管、化學天平、照相機、太陽燈種種設備。威爾孫在兩部巡邏汽車裏設了兩個小實驗室。

去年夏天，一個巡街警察發現弄堂裏一扇窗毀了，他急忙拿起傳話機，五十分鐘之內來了三部巡邏汽車，並且有一部新式實驗車也趕來了；實驗車偵緝員把賊人臨走時留在路上的車印和窗架上圈鑿子的式樣用石膏做下模型。他把那地方拍照，找到手印，取下窗台上的灰塵，在灰塵裏發現藍布細屑。二十分鐘之後滿城警察分途找一個賊人，這賊人有某種車胎，一把斷了尖頭的鑿子，穿的是藍色衣服。一小時之後他們發現了那賊人，其車胎和鑿子與石膏製模型完全相符，再用顯微鏡一照，身上取



下來的布屑和窗口上遺落的一式一樣，他不能再有抵賴。第二天用過誑語測驗器，他承認在別處也做過偷兒。

在威爾孫的『新觀念』裏覺得『罪犯預防局』的工作最爲重要：該局局長是專門社會學家，取得該城每個牧師及許多醫生、教員們自動的協助。

去年有一個慣於做賊的十一歲黑孩子在該局受過生理、情感和和心理試驗後露出許多破綻來，其最重要之一件：他把偷來的東西換糖吃。醫生後來在他食物裏加上許多糖的成分，牧師帶他到主日學校，教員們教他玩棒球，他不再偷東西了。

威爾孫的警察局附設童子軍隊，給以種種獎勵，這也是預防犯罪的一種妙用。該局還設有模範菜圃，短期犯人從事於生產工作，自種自吃，藉以促進其自尊心，使之看到生命中之另一面。

威爾孫不僅爲防止犯罪及破獲罪犯的領導者，過去五年間美國商業部所列『交通安全』也是他高占首位。真奇怪，逮捕和這個紀錄並無多大關係。

你若在威契塔犯規穿過紅燈，警察馬上遞給你一張『請求卡片』，請你下次莫再犯；你若是在再犯或者第一次犯規太重的話，你會被帶到一個交通醫院，在那裏給你各種試驗如開車、視力、速率反應、開

車規則種種，他們發現了你的弱點馬上幫助你設法糾正，沒法子糾正才送往法庭受審。去年有五千六百七十二次的請求和警戒，被捉者僅有一百四十九人，每人都有罪，或者拘留，或者罰金。

你若是問他，『別的城能否取得同樣的保障？』他說，『怎麼不能？但是有一件，要把警權從政權當中抽出來而以真正智力為輔。』

一個職員跑進來說，『警察長，威斯康辛州打來電話問你要一位優等的新警察長。』

他一面答應馬上派人去，一面接續向你說，『無論何處都可以取得良好的保障，這正是它們所需要的。』

## 美國模範學堂

『自力自存，自足自給，』無論那一個民族，那一種事業，無論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全世界都朝着這個方針前進着。就談辦教育吧，學校不是國家的裝飾品，學校課程應與社會現實相配合，這已經成爲現代鐵一般教育原則了。處於國與國相爭，人與人相鬥的今日，人類生活在刻苦奮鬥與努力掙扎中，讀死書有何益處？徒然誤人子弟，造成不勞而食而結果將不得食的惰性國民，同時學校本身亦等於國家贅疣及消耗者。

美國就有個『自力自存，自足自給』的模範學校。那裏的學生不花多錢可以讀書，同樣可養成出校後謀生技能，這就是泰納西州麥蒂孫職業大學。一九四〇年該校僅有生徒十一人，那所破房子和四百畝不毛之地是創辦人蘇德蘭博士和四位教師罄其所有買來的，但該校有一件無價之寶，這就是蘇德蘭博士獨特的見解：凡是甘於工作的男女學生都可以享受大學相等的教育。

根據這見解，該校成立後從未乞靈於外人，把賺來的五十二萬元用來造房子購地皮擴充設備，現已有學生三百人，分隸九個國籍及美國三十六州州籍，該校課程包括二十七種工業都是學生所做的，

得來的錢用以維持學生生活及學校費用，每人至少要做出學費之一半，也有整個兒做出來的，三分之二的學生入校時只付過學費三十五元便取得四年標準大學應有盡有的教育，而且有三件好處：第一，出校時可拿回三十五元；第二，求學時無需外來供給；第三，學成後不止得一項技能，可從數項事業中任意選擇，無需靠天吃飯。

蘇德蘭未創辦該校之前，曾擔任過兩個小規模的大學校長，後來想出這主意爲無力求學的子弟開一方方便之門。爲着訓練幾個健康工作人照顧生病的學生們，他便計畫到設立一所與學校有關的療養院，開院時他自己得做一名醫生，所以四年中他一面做校長一面做凡得比爾特醫科大學學生，直到五十歲取得醫碩士學位。

這所由小而大的麥蒂孫療養院現有一百間房子，每種細微設備無不具備，有醫生十四人，這是學校一筆最重要的財源：爲挹注學校經費起見，該院向病人每星期收費二十五元至三十五元，但從未拒絕一個貧苦無力的病人。學生除照例工作之外，同時訓練他們如何賺錢來供給自己的學費，每年有二十五至三十名畢業看護被美國最著名的醫院要去，美國各專門醫科大學及醫學會對該院醫科及牙科預備生一概接收，這可以表現着該院之認真辦理了。

地產與療養院對學校經費具有同等重要性。該校有六十畝地劃作花園，七十畝地種植水果，還有兩座花房供給病房裏的花。此外有學生罐頭廠製成食品罐頭供給全校及療養院一年之用，經過十五年對食物化學的研究，該校菜單似乎太考究了一點。

麥蒂孫食物部把黃豆製得配合美國人的胃口。該校食物化學家以二百種黃豆爲實驗，提去不良的味道製成芬芳可口的早點來代替麵包和咖啡，並把結塊的豆漿代替肉食，這東西色和味都像牛肉營養既足，消化亦易。豆漿抽出後剩下的製成豆渣餅供給紐約城各飯店之用。去年一年中麥蒂孫裝包食物和罐頭在美國二十七州中銷售得價六萬元，在那什維爾及路易斯維爾兩地有該校經營的飯店專售該校所產衛生食品。

麥蒂孫食品中以豆漿爲最發達，價較牛奶爲廉，美國醫學會承認對嬰孩更爲有益。非洲、印度及其它缺乏乳牛的地方有許多人跑來考察並研究豆漿的製法。該校出產品用以供給學校，而須向外發售的，係自闢市場而非與已立足的商業相競爭，豆漿市場便是另闢蹊徑之一種。療養院爲南方最優美的，亦是另成一派的。

該校掃帚工廠：校內闢地二十五畝種掃帚蜀黍，每日可製掃帚五十打。該校比較清淡的工業是把

襪廠廢紗收買下來織成美麗的地氈賣給參觀者。除開這些之外，還有照相部能供給各地所需要的顏色底片，汽車修理部接受外來生意，印刷部一面營業一面供給本校罐頭廠的四色商標。

各種工業所得利潤不作私有，除撥充該校經費之外，剩餘的作擴充校務之用。為指示全校師生們一個自給自足的標本，該校從未要求或接受公費及私人捐款，只有一次例外，一個療養院病人送來五萬元，這筆錢既非出自請求，而且出於他們意料之外。

有幾種工業收入還可以繼續增加，使他們能雇用外面專家擔負造屋工作，可是學生們仍要學習實用建築學像木匠、泥水匠、測量、裝水汀、電汽工作、銅鐵匠之類。為着這緣故，所以不擴充食物工廠，要留下食品得來的利潤補充無利工業的學生們的學費。

學生每日工作五小時，讀書五小時。他們的學費和生活費每小時至低限度為一角，須由工作中抵補。為什麼他們的費用如此之輕呢？原來學生所需要的東西完全由本校各工業部門供給，所以消耗得極少：約計全年工作值三百十八元，最大費用為學費七十二元至八十四元，住宿費六十元，膳費九十元。是這樣，他們還有剩餘的錢，誰覺得工作太吃重誰可以少做點，用錢償付少做的工作，或者把上課時間減少點。

九百畝地面上有學校、療養院、住宿舍、小房子共計一百二十所，都是由學生自己打樣和自己建造的。在廿八位技能精巧的教師監察之下（這些教師都是些專門人才，）有四十名學生建築一所教室，一兩年中沒一處看去是鬆懈的。新教室的屋頂由學生工廠特製一種美麗的瓦，只有平常所買的瓦一半重，却具有同等的耐久性。大部份木頭由本校鋸木廠供給。學『家庭經濟』的女生們得預備和服侍學生們的飯食，同樣取之於本校田畝之中。有些男學生用廢鐵製成滾路機器，現在他們可以自己修路，遇有火警時他們有改造過的金光閃閃的救火車，還把學生建築中排出來的廢汽用機器移接過來供給全校一年中九個月的電力。

現在學生已能選擇他們的工作了：洗襯衫或鋪設水泥行行都行。他們滿意於自給自足，爲着看得見而有用的成績而快樂，並且養成責任心，對功課特別努力。

鑒於賺錢不易及經費之有限，該校開支比一切大學都要審慎得多：生理科學生自己培養標本，沒有那一個學校所買的標本比他們更好些；樹和植物花園全州學校中以該校所有者爲冠；物理科所用儀器四分之三由於自己製造，甚至聲調訓練班的留聲機及有聲電影也是一樣，一點不馬虎，這可以表明每個學生在幫助做這些東西時不止學到表面上的一點技巧。

許多畢業生做看護、醫務、家政及農學工作。在南方差不多有二百名畢業生幫助別人設立了三個高中學校、兩個初中和二十一個高小，全是模仿着母校『自給自足』的方法，並且模仿着學校外附設療養院的方法。

現在請求入校的已超過該校所能收容的人數兩倍。該校定章只允收容無力升入大學的窮學生，但也有例外：賢明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這裏來受這種在哈佛及耶魯大學所無的教育，青年們願體驗工作及自力謀生，他們的同班生誰都不認識他們是闊人的子弟。

美國有更大更老的工業及職業聯合訓練學校，但麥蒂孫學校的特點是在指示着『教育應以自給自足爲其基礎。』



## 美政府用人標準

### ——美國官場秘記之一——

美國是法治國，羅斯福總統是賢明當局，然而八年前民主黨得勢之初，尙不免於政治上的分贓制，可見澄清政治確是一件極難的問題。下爲羅氏第一次當選後美國政象之一。

泰勒蘭得 (Talleyrand) 有一句名言，『你用一個人就得罪了九十九個人，僅僅造成一個不感恩的人。』這是說一百人爭一個位置，你祇能用一個，有九十九個因失望而怨你，你所用的那一個也只得得是憑着自己本事得來的，不會感激你。大凡初上台的政治家往往因用人無形中樹敵很多，惟一方祇有屏除私見，以人才爲標準，不希望別人感恩，或者可減少失望者的怨毒心理。美總統羅斯福登台後，鑒於前任總統因用人問題招來許多反感（威爾遜總統用人頗能破除情面），胡佛總統對謀事者板起面孔來，大家都不高興，所以特別審慎；不過民主黨有十二年之久未握政權，羅斯福正做了久旱中之甘霖，黨人中誰不想脫穎而出？還有民主黨以外（甚至共和黨中也有）替總統幫過忙的朋友，在勢也不能不敷衍一下。羅總統怕自己記不清楚，便把用人責任委託一位專員辦理，這人就是郵務總辦費

雷先生。他生就了一團和氣的面孔，配以十分誠懇的態度，縱然謀事者麻煩他罵他，他一概和平應付。他的記憶力很強，凡與之有一面之緣的就能記得那人的面孔和履歷，所以見面時他有一大套敷衍話，不至冷落場面。假如他一時不能位置你，會用許多話安慰着你，也許過後替你找得一種工作。他暗中的用人標準：（一）能力如何，（二）忠於民主黨否，（三）表同情於總統的新政策否。他常說：『政府用人固帶有幾分酬庸性，但也不能把人才一概抹煞了：用人是一種試驗，試驗黨的力量能否統治國家，假使用人得當，下次選舉是有把握的。』

羅斯福未登台以前，丹力西州參議員麥克納曾在文官銓敍局取得一種名單，名單中有許多不在正式文官之列的公職員。威爾遜總統當國時也曾把這一類的額外冗員製成了一張表，這不是公開文件，因為這是總統用人伸縮之餘地，不料那次被一家印刷公司偷得名單在手，印成小冊子滿街叫賣着說：『有八萬一千個政府夾袋中的職務在這裏！這是謀官捷徑，你們祇花二角五分錢。』因為大家想做官，這種小冊子不脛而走。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羅總統登台後，大家都知道他可以位置八萬一千個額外冗員。但事實還不止此，他增設了許多新機關如復興處、工程處、救濟會之類，可容非正式公職員七萬人，不受文官任用條例的限制。每增設一機關應由國會審核，何以國會不加以裁抑呢？因為民主黨

在國會是多數黨，希望總統多替本黨黨員謀出路，所以不待政府疏通就隨隨便便通過了。

國會本身更以黨籍爲用人標準：下議院設了一個考績委員會完全替應當獎敘的民主黨員謀出路。還有國會藏書樓用了些編譯員編印古代名人手跡、印刷物，以及不甚明顯的文字，這是專門知識，國會把舊員一律撤換而代以民主黨黨員。上屆國會閉幕時（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提出一議案——用十萬人調查全國失業人口及農業牲畜狀況。共和黨員聞而大譁，他們說，『這不是爲事擇人而是因人設事。換言之，你們濫用公帑替民主黨下屆選舉多買十萬張票而已。』但共和黨是少數黨，乃用一種旁敲側擊的方法使無討論本案的機會（這種搗亂議員名爲『Fillbuster』）無形中把此案打消了。

費雷說，『在墨西哥邊境的海關巡員以騎者爲合格，共和黨員有會騎馬的，難道民主黨員就沒有？』這是說，假使有一種職務兩黨黨員有同等才力，共和黨員就不得其門而入。每當非正式公職員出缺時，費雷門外站了成千成萬的人都是些貨真價實的民主黨員，非民主黨員休想問津。

費雷有一位助手名叫赫嘉，個子很大，態度很和平，說話低聲低氣，曾任紐約礦業及油業證券的分析家，能把分析金融的方法來分析政治：他把每個謀差者能力如何、資格如何、與黨的關係如何記載得非常詳細。他又善於操縱各區選民：比方說甲區完全是共和黨勢力，他對於這區的人是用得極少的，乙

區完全是民主黨勢力，他也不會多用這區的人，假使丙區是兩黨勢均力敵的地方，他用人用得特別多，意在獎勵這一區的民主黨勢力以壓倒共和黨勢力。他對於每個民主黨國會議員的言行有一本秘密紀錄，假使某議員多贊成幾次總統的新政策，他對於某議員所推薦的人提前錄用，反之就相應不理。他又有一種預測選舉的本領，上次文學羣報舉行測驗民意的假選舉，他事前猜得十分真確，大概二十州選舉中他所預測的與事實祇相差二千票，這真是神乎其技了。

## 羅斯福登台後的新氣象

美總統羅斯福從前任紐約州長四年，是個平平無奇的政治家，但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就任大總統後，忽以非常手段發起藍鷹運動，其力排衆議，勇於負責，與前判若兩人。原來羅氏受命於危難之際，常跨進白宮的時候，值銀行倒閉，失業充斥，羅氏抱定『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態度，想實現社會主義理想以代替陳腐的經濟機構，所謂『新政策』便是國家統制政策。一萬萬以上的美國人原是崇尚自由的驕子，祇因舊制度已告崩潰，忽來一套新花樣，大家抱着滿腔熱望，視羅氏爲偶像，謳歌擁戴，舉國若狂，美國自有總統以來未有若斯之盛，正應着『飢者甘食，渴者甘飲』兩句話。

羅氏和藹可親，語言敏妙，確能保持『平民化』總統的風度，與前任總統胡佛古板死氣者大不相同。他剛上台時並無去腐生新的計劃，原擬撙節開支以裕國庫，曾向國會提出緊縮案，不料一轉念間自己推翻自己的意見，改行膨脹預算的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羅氏所提預算於七個月內政府應支出八十萬萬元，聞者爲之咋舌。各國揮金如土的政府首推歐戰時英國路易喬治內閣，平均每日用款至七百萬鎊，若以美元折合英鎊，羅氏每日要用八百萬鎊，而路易喬治用之於戰時，羅氏用之於平時，更不

可同日而語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旬爲羅斯福接任總統以來最忙之一週。他處理繁劇政務時，能五官並用而表現從容不迫的神態。自去年三月就職後，常在驚風駭浪之中，夷然一如平日。這一週他在百忙中到格蒂司堡發表林肯紀念日演說，隨後發布命令禁止輸往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兩個交戰國的軍火，限制日本輸入棉織線氈，核准和古巴所訂的新條約，且檢閱艦隊演習，修改復興處計畫。

他在格蒂司堡小小舞台上向民衆演說，『當我們增進工業生產使美國重履繁榮之域的時候，農人們很努力；當我們給農人以平民待遇時，工人無任何誤會，可見城鄉民衆能通力合作完成復興與美國的使命。我們當排斥三事：（一）播弄是非，顛倒黑白，以求取得個人政治上地位者；（二）小人傾軋君子，使之不能取得優越地位以行其志者；（三）囿於部落思想不知其它者。』

他首先禁止軍火輸往交戰國，又授意台維斯努力國際間和平工作，希望日內瓦會議中能製訂條約限制國際間軍火貿易。不久以前，他問稅則委員會，『日本棉織線氈傾銷到美國，是否足以影響美國工業業規？』委員會答，『當然影響到。』於是羅斯福毫不客氣地在通常稅則外對日本貨加了一道臨時入口捐。這樣一來，棉業研究所顧問加登大聲喝采，認爲羅斯福深知勞工疾苦，因日本人工較廉，日本

工廠又不受業規限制，假使美國不加築關稅壁壘，豈非開門揖盜？其時日本人願把棉氈運入美國的數目自動地加以限制，話雖說得好，他們對羅斯福這番舉動自然是不喜悅的，不過不喜悅也沒有辦法。

羅斯福做了兩件事抓住古巴和菲律賓的好感：一件是新締結的古美條約，把原有卜列特(Platt)修正案取消了，實際上就是放棄美國在條約上干涉古巴政治的特權。他從前發表宣言，『美國堅決地放棄干涉南美的政策，』這次總算把這張支票兌現了。一件把菲律賓所產椰子油稅率每磅徵稅三分案退交國會覆議，這當然是菲律賓求之不得的。還有一件是羅斯福咨國會的重要公文申述戰債問題，中有一段警語：『美國人民不想加歐洲債務國以不可能的擔負，但我們希望債務國應有償債決心。假使她們把國家財富用在生產事業上，我們極表同情，反之若委稱無力履行債務，却把巨額歲入消耗在軍備上，我們的感想就大大不同了。』

美國總統例兼海陸空軍總司令，然總統多由文人充任，對軍事是門外漢，尤不明海軍內容，惟有羅斯福曾任海軍部次長，最喜研究海軍，他的藏書室裏搜羅有關海軍書籍極為豐富。他平日常說，『我希望休假日消磨於海上生活。』這次他檢閱艦隊演習，站在炮塔上平台，海面展開了十二英里的艦隊，有八十一艘新戰艦計分大無畏艦、輕重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等，走過總統的檢閱台，隨後有一大隊飛機

隊從三個航空母艦冉冉上升，共計是一百八十五架，表演各種姿式，羅斯福用旗語獎勵他們道：『一切動作堪稱滿意。』

美國文學羣報常用假投票方式 (Strawvote) 測驗人心向背，從前舉行了好幾次，如一九二四年柯立芝選舉之失敗，以及一九二八年胡佛當選都會經測驗過，所得結果與後來事實相差不遠。一九三四年該社由郵局寄出一千五百萬張票紙，限期徵求答案，題目極其簡單，上面寫着：『你對於羅斯福總統第一年大體上行動是否贊成？』末尾寫了個『是』字，又寫了個『否』字，贊成者在『是』字下畫×，反對者在否字下也是一樣。不久該社收到大批讀者信件，大致認為這辦法過於直截了當，應該讓答者分析贊成與否的理由，經社中人考慮結查，仍照原定辦法實行。

票面上祇要答者畫一個×字，可是答者往往溢出範圍附帶寫下幾句有趣的按語。答案中反對者方面，某甲寫的是：『我們現在是住在蘇俄，』意在指摘羅斯福不應蹈襲了蘇俄的經濟政策，大概此公是十足的資本家。某乙又寫着：『羅斯福太和資本家要好了，』無疑的這又是反對資本家者的答案。甲乙兩人同站在反對者方向，而反對之理由完全矛盾，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我們不必加以研究，不過由此可想見當局施政之左右為難。另有丙、丁、戊、己、庚、辛六君各有見解：丙君說：『我贊成彈劾羅斯福。』丁君



則謂，『這是變相的法西斯政治，同時採用了麻醉工人的方法。』戊君又認為『羅斯福只偏重工人之一面。』己君大概是胡佛的忠實信徒，他說，『一年來更使我們追念胡佛之賢明，祇有胡佛懂得我們的痛苦，也祇有胡佛能鑽出痛苦的圈子來。』庚君用批評家的語氣說，『他沒有走多遠又開倒車了！』辛君也是一位批評家，批評中含有教訓，他說，『打倒資本家應捉住他們的兩隻角，不應像羅斯福這樣祇拉了他們的尾巴。』

贊成者方面說法不同，現在選擇幾種比較重要而有趣的寫在下面：（一）羅斯福是二十世紀全美的救主。（二）林肯釋放人奴使美國躋於自由平等之域，羅斯福解除經濟上之鐐銜，其艱難視林肯有加，後人賢於古人，信不誣也。（三）感謝上帝，美國最後居然得到了這樣偉大的領袖。（四）林肯以後救民水火者一人而已。（五）我總統聖德巍巍，凡有血氣之倫，謳歌之不暇，翊戴之不暇，甯有月旦之餘地？我們今天投了一張贊成票已為莫大之不敬，因為這是不消說得的。（六）不錯，我是贊成的，我致力於『擁護共和黨』工作凡二十年，現在掉轉頭來贊成民主黨的羅斯福了。（七）我是共和黨員，我不贊成胡佛而贊成羅斯福，但在上屆選舉總統的時候我是反對羅斯福的，現在追思起來，我好笨啊！等到一九三六年下屆選舉，我必定投羅斯福的票藉以補過。』

一九三四，七，十四。

## 美國社會面面觀

娛樂事業 美國是個提倡娛樂的國家，其普通娛樂『戶內』有無線電收音、電影幾種，『戶外』有野球、足球、網球、哥而夫、拳鬥、游泳幾種，『家庭娛樂』有音樂、桌球、橋牌、跳舞幾種。全國所設電影院截至一九三五年底止共有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八家，觀客平均每星期八千萬至八千五百萬人，約達全國總人口三分之二。廣播電台全國共有六百二十三個，據商部計算，收音機全國共有二千一百萬架。

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羅斯福爲救濟美國經濟危機組織了一個 C. W. A.，後來這機關廢止，改組單純的 W. P. A.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利用所收容的大批失業藝術家改良劇場及音樂，擔任文化前哨工作。美國因時代之不景氣，大衆生活之緊縮，娛樂市場當然也受了嚴重的打擊，關於娛樂方面『質』的進却有研討之必要。

在 W. P. A. 收容之下，失業藝術家分別編爲四部：(一)聯邦音樂計畫部，(二)聯邦劇場計畫部，(三)聯邦美術計畫部，(四)聯邦文學計畫部。一方網羅流浪於紐約街頭的藝術家，每星期給以二十三元八角六分的至低生活費，名之曰『藝術勞動預備軍』使之擔任促進文化工作。自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起到十月底止，四個月內 W. P. A. 藝術部門之支出達一千二百六十萬美元，這數目較其它部門爲少。音樂部及劇場部之活動並非以營業爲目的，而係講求『質』的進步。先就音樂部來說，以各地大學及各地愛好音樂者、音樂名人爲中心組織，其下收容失業音樂家一萬五千人（至一九三六年六月底止）而組成如下團數。

類別	團數	樂師數	類別	團數	樂師數
交響樂團	一四一	五六六九	音樂教授部	一四一	.....
音樂隊	七七	二七九三	樂譜部	二四	.....
戶內音樂團	一五	.....	製曲部	一	.....
舞場及劇場樂隊	八一	二〇五一	獨奏部	一	.....
合唱團	三八	.....	樂器修理部	二	.....

音樂部供給市民音樂之鑒賞，每逢夏季常就市內空曠之地舉行演奏會，自一九三五年八月起至翌年六月止，據報全國各地聽衆共達二千萬人。最近交響樂團及合唱團的頭號角色常常出演於聲容並茂的百老匯街，該部現借用紐約劇場爲大本營，組織 W. P. A. 常設樂廳。

在音樂部之內設立了一百五十一個教育組，救濟了失業樂師一千五百人，使之擔任國民音樂教

育事業，其辦法是利用市內各公共建築物免費訓練小學兒童，這是普及音樂的一個計畫；雖在黑人街及墨西哥人牧場之內，務使之有產生『現代音樂家』的機會。

因音樂部之努力及市面好轉的緣故，在該部所收容失業音樂家之中已有七百人提出辭職，他們都受到私設音樂團體的聘請，而不屑『嗟來之食』了。

劇場部下設一百五十八個劇團及傀儡劇二十七組，兩者共收容一萬二千人之多，每星期觀衆達五十萬人。其中組合份子爲失業的編劇、監督、導演、布景、雜役、演員等，他們湊集起來色色齊備，無須在外覓人參加。

他們有時在大劇場出演，有時只是臨時搭蓋的小小場面。在紐約出演時票價從二角五分至五角不等，也有完全不收門票的。美國文豪辛克萊的作品也製爲他們的脚本。

他們演劇方法情景逼真，頗能引起觀衆興味：例如排演『新聞紙』時，報館中總編輯、記者、攝影班一一參加表演，自然是絲絲入扣無可疵議的了。

剛在美國大衆娛樂扶搖直上的時候，不幸因國家收支平衡的關係，W. P. A.範圍逐漸縮小。但是，W. P. A.文化運動在美國大衆娛樂上已植下深厚的勢力，不會有根本廢止的一天。

世界最大望遠鏡 美國大天文家赫爾博士(Dr. George Ellery Hale)瘦小的身材，銀白色的

頭髮，並無驚人之貌，却是個畢生致力於天文望遠鏡的人物。十六歲那年他自製一種觀星鏡，爬到父親在芝加哥所建的屋頂上當做臨時觀測台進行其實驗工作。二十二歲發明了太陽分光反射機，可從數千哩外遠距離把太陽吐出來的光綫攝入鏡頭。

一八九五年他不過二十七歲的青年，便造成了四十吋的屈折望遠鏡，現仍保持最大紀錄。當時打動了芝加哥電車商業葉基斯(Charles T. Yerkes)替他建立一座天文台安置這個巧妙的器具，這座天文台就是現在最著名的葉基斯天文台，屬於芝加哥大學之一部。八年後他又製成了六十吋的反射望遠鏡是替加內基學校(Carnegie Institution)製造的，若干天文家爲之咋舌。這個不算數，後來由六十呎反射望遠鏡擴大爲一百吋，費美元六百萬，是世界第一反射鏡。

**足掌印之發明** 手模是現在證明工具中之最普通的：中國文盲用手模代簽字，中國軍隊中有『箕斗冊』外國偵探用『指印』破獲要案。

美國伊林諾易斯州潘德醫學博士(Gilbert Palmer Pond)發明了腳掌印，每個嬰孩降生後替他擦上一個腳印，此後若被拐賣或將來神經錯亂時，根據這腳印一查便知。這手續是很簡便的，將來法

院中可與手模同時並用。

潘德說，『手模的手續比較繁雜，並且只有一千六百萬不同的類別；若用腳掌印，却有三萬萬不同的類別；所以用途更廣大。』

**擴大女權運動** 一九三六年美國總統競選聲中，美國女子選民聯合會召集第十二屆年會，主席

威爾斯小姐是斯密斯學校畢業生，是一位很有資格的女教員，同時也是女權運動的急先鋒。從一九二〇年起就在女子選聯會服務，兩次當選會長，本屆又獲聯任。

是年五月，女子選聯會在星西納塔斯開會五日，議案極多，要案當然是擴大女權運動，全國女選民一致總動員向民主共和兩黨同時進攻，要他們不分界限提出援助女子的法案，無論在政治或實業方面打消女子不平等的地位。她們的理由是，『齊家與治國一樣，女子能把雜亂無章的廚房整理得清潔舒齊，同樣可把國家整理得清潔舒齊。』共和黨候選總統蘭登首先贊成，無疑地他想娘兒們替他捧場。

**植樹運動健者**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歐戰時歐洲森林遭遇空前劫運：在前線的被無情炮火摧毀，在後方的又因軍事需要而被摧毀，戰事告終，歐洲已成了一片濯濯的童山。

那時美國森林會會長巴克 (Chales Lathrop Pack) 領導植樹運動已有多年，他特地派了一位

專家到歐洲調查歐戰後森林實況，據回報，英國平時可出口的木材被礦區採作燃料或作軍事上用途，已化歸烏有了；比利時森林被德國人砍伐運往德國；法國森林則完全毀於炮火下。過去的不必說，未來的痛苦是沒有地方去找樹種，縱能找到亦沒有餘錢買回來，而為將來計，萬不能讓這些森林區永遠變成光頭。

因此巴克向協約國提議種植道格拉斯（Douglas）及席特加（Sitka）兩種樅樹，這兩種樹於歐洲氣候極為適宜，而且長得快，他願以信用借款的方法供給種子。無疑地，這辦法得到愉快的同情，於是巴克雇了大批的男女工人到華盛頓及俄利岡兩州的喀斯喀得山（該山橫跨兩州）採集樅樹種子。一九二〇年一月第一批運往歐洲共有一千萬株以上種子，分別送交英法比等國（道格拉司樹種每磅有六萬株，席特加樹種每磅有九萬株。）此後五年間每年都有大量輸出。這些種子開始種在苗圃，兩年後長成樹秧移植於較大園林，再過二三年才正式移到森林區。如此一來，美國大批工人得到麵包，協約國的童山湧現了蒼翠欲滴之色。

到現在，英格蘭北部、蘇格蘭南部、愛爾蘭北部、法國北部、比利時南部都展開了一片蒼鬱的世界，從前的嫩秧變成了樅杈交錯。美國人到歐遊歷的，森林區管理人都向他們致謝道：『這是貴國巴克先生

的雅意，我們真感謝不盡。諸位回國時請替我們致意巴克先生。（現在又發生二次大戰，不知戰後尙有巴克其人否？）

**神經病何多** 僅就紐約一州而論，神經病診斷案的統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假使照這樣增加下去，豈不是全美國人都會捉進瘋人院？但實際上不會這樣嚴重，說穿了很可笑：從前神經病患者都躲在家裏，現在患者不至再忽略了病情而不求診治了。據紐約州衛生局年報記載，近二十四年中美國神經病患者比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一〇年每十萬人中有六五·三，神經病患者要求進神經病院治療，一九二〇年每十萬人中有六九·八，一九三〇年每十萬人中有七六·六，一九三三年每十萬人中有八四·七。據紐約衛生委員會主席病理生理學家羅雷說，『這統計的增加數不必驚奇，這可以表現羣衆對神經衛生意識之進步：從前的患者以爲一生無治愈之望，而現在都承認治療的功效了。我承認經濟衰落後，人們受了生活壓迫，神經受了強度刺激，也許是患者逐漸增加的原因；但有大部份還是我前面所說的，近三十年來尤其最後二十年社會上知道神經病是一種有方法治好的病，不是冤魂附體，而且以前對患者都以爲做了虧心事，家人替他隱瞞，現在都知道神經失常不是一件可羞的事。』



## 美國現代化監獄

在烟波淼茫的舊金山灣，危巖上聳立着陰森可怖的人間活地獄——用鋼骨水泥築成的美國國立阿爾加特拉茲大獄。該獄與外界完全隔離，堅固無比，是一九三三年將原有監獄用科學方法加以改造，花了二十五萬元使之現代化的。獄內現有二百五十多個犯人，政府認爲他們無洗心革面之望，所以從別的監獄裏移到這兒，叫他們嘗嘗插翅難飛的味道。

假使說這是世界上最堅固的監獄，犯人永無逃走之望，這話靠得住嗎？在別的監獄裏一樣有鐵鍊、鐵門、電網、機關鎗、警笛、哨台、燈塔加上一大羣獵狗般衛兵，但鐵鍊可以鏗斷，衛士可以賄買或刺殺，四面重重包圍的銅牆鐵壁可以掘地道逃走，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只不過有難易之別；但是阿爾加特拉茲大獄却非普通監獄可比：地點在海灣之一角，與人世交通幾如幽明之懸隔，手鎗或刀鋸無法偷運進來，親友探監者極少，探監時先在門外用電筒檢查一遍，這電筒是新發明品像理髮店的電斗燙，周身燙過，碰到身上藏有手鎗及鐵器的部份便會嘶嘶地發出響聲，不用解衣一切武器都無隱藏的餘地，就是小刀小剪也不能逃過檢查者的耳目。探監者與犯人談話時衛士們炯炯眼光從鋼窗的眼孔裏向

內凝視着，這些眼孔都用不透子彈的玻璃遮護着。

那麼只有掘地道是比較可能的辦法了，但犯人別枉費氣力吧，監獄建在岩石上，岩石豈是可以掘得動的！還有賄買看守人或衛士當然是一種聰明的手續，不過這裏衛士是特別挑選的，並且時常更換，使犯人永無進行談判的機會。

犯人沒有集合的方法，就是每星期六下午放出來在運動場休息的時候，四面牆孔裏一寸一寸地架着取人性命的機關鎗。飯廳天花板上懸着可怕的淚彈，假使犯人準備着集團動作，瓦斯放下來可使人人眼睛發漲。衛士每人都有單獨房間，在房間內可用機器啓閉各種門窗，你想一拳把衛士打倒奪去他們的鎗枝，那又是一種不可能的妄想。犯人工作地點是一所廣大的庭院，四面高聳着二丈長的圍牆，圍牆外還有一道七呎高的鐵網，鐵網外便是六丈高的巉巖，下臨深不可測的洋流。假使有這麼一個犯人跳過牆，爬過鐵網，機關鎗打他不着，他還要從巉巖上跳入奇寒澈骨的大洋中，鼓着餘勇游泳到安全的彼岸，這不單是天字第一號的勇士，簡直是天字第一號的幸運兒。

自一九三三年這所監獄經過改造以來，從未發現逃犯，無人想到逃走的問題。本年四月底劫犯鮑爾士（Joe Bowers），他整整嘗了二十五年的鐵窗風味，自然是從別的監獄移進來的。首先大膽地

嘗試一下，在工作時悄悄逃走，已經跳過了鐵網，衛士擎着機關鎗喝令停步，他毫不理會，繼續地奔馳着，結果機關鎗打中了他的頸項。

這大獄真可名之爲『鐵牢』，但以前不是這樣，一八六二年是軍人監獄俗稱爲『石牢』，有三個犯兵鋸斷了鐵鍊，扭斷了鐵門門，駕着一隻船溜得無蹤無影。一九〇八年又一個犯人跳下洋流被一隻小船救起，因此也逃走了。最有趣的是一九〇三年有四個犯人演了一幕巧妙滑稽的戲劇，用『鬥智而不角力』的辦法使獄吏吃了苦頭：依照美國法律，軍部判決的犯兵在獄內倘能安分守己或工作努力，經過若干時期後得由獄吏據實報告，經軍部核准予以開釋。這手續要經過若干機關公文之周折，那四個狡猾犯人利用這機會售其詭計：四人中有一人是印刷工偽造了一張獄吏報告偷偷摸摸投入郵筒裏，居然達到了軍部，軍部對於這一類公文照例是核准的，公文下到牢獄裏，獄吏雖莫明其妙，但既有上級機關命令，照例替他們換了一套衣服一頂帽子，外賞五塊大洋，派衛兵把他們送上了海船。他們到舊金山恢復自由後，彼此相視而笑。

幾點鐘以後，獄吏發現了被騙的事實，想把他們追回來，那裏還有蹤影。不過那狡猾的印刷工於興高采烈之時，在舊金山吃得醉醺醺地，結果又落在獄吏的手裏。一九三六，六，廿二。

## 美國執行電刑的「死屋」

紐約第一次用電刑是一八九〇年八月六日在阿培恩監獄之中，美國最大的新新監獄用電刑始於一八九一年七月七日，自一九一六年起，紐約州所有電刑事件都在新新監獄執行。

當阿爾福來任紐約州長時，以二十六萬八千元造成一座新的「死屋」於一九二〇年開始建造，地點在赫得森河附近，那裏是舊監獄廣場之一角，有單獨廚房和醫院與其它部分完全隔離。據外間傳說，新新監獄當執行電刑時，因大部電流用在電椅上，致使監獄中燈光暗淡，這是無稽之談，實際上電椅所用電流是由另一線路供給的。

這監獄全部有牢房三十九間，三間住女犯人與其它各部隔離，二十四間住「生機未絕」的犯人，六間住已經敗訴只待坐上電椅的死囚。當死囚度其最後之一瞬時須換到另一間，那間屋子靠近行刑的地點，有兩扇門一扇通到走向刑場的長弄。假使那晚只有一個人執行死刑時，他可以不被任何犯人看見，但當多數人同時就刑時，那就難免沒有「相顧淒然，攜手同死」的慘象了。

通到刑場的長弄與就刑前所住房間之間有一道走廊，犯人們叫它「跳舞廳」，由此導入刑場，走

着最後的途程，坐上殺人不見血的電椅。那裏有重門三扇，所以犯人臨死時的哀鳴外間一點兒聽不出。一個從布伐羅城送來新新監獄的死囚年四十一歲，經各種試驗的結果，知道他是個神經病罪犯。他不動聲色地對一個醫生說，『這種刑罰我受得住，而且是我自己找來受的。一個人爲生活而做工是馱子；我常常偷來好幾千塊錢隨手花掉，誰想阻攔我誰得倒霉。我並不傻，我常常想過，這世界得有一種組織包含着各種各色的人們，有獄吏像這裏的獄吏一樣，有醫生像你一樣，也有罪犯像我一樣。』

他自始至終吐着他那反社會的經典。當獄卒問他最後一餐想吃些什麼時，他說，『麵包和水就是像我這樣的流氓惟一食物。』他這樣並無先例的要求正足以表示謙遜和懺悔，可是旁人都太淺視而把他忽略看過了。

當行刑的那晚，在他最後的牢房裏給了他所要的麵包和水。鐘點一到，獄吏發覺鑰匙孔裏完全塞滿着濕麵包，塞得那樣牢固，裏面的死囚對於他那無意識的機敏頗感興趣而且很快樂，當獄吏將麵包屑挖出時，他笑着，一面嘲罵他們。他並沒發瘋，隔着發瘋的程度還遠呢，不過他玩了這套把戲，把行刑的時刻延遲了半小時。當他被押解出牢時還在縱聲而笑，但他的眼淚從眼眶中直淌下來。當走近電椅時他挺着腰大步而前，這時候不再笑了，眼中透着一股凶獍的光。假使他知道經他玩了這套把戲之後牢

房裏的鑰匙孔完全會要改變過，他一定要欣賞自己的勝利，後來換的新鎖只有外面有孔，裏面人不能把它閉塞。

在新新監獄裏將受電刑的死囚不許服用麻醉品，這政策是根據新社會的要求，一個人將死時應當保存其天賦各器官的功能，並且要使犯人知道刑罰的利害；死刑原係用以防止人們作惡的一種警戒命意，假使可用麻醉品，那麼殺人囚犯可由麻醉品減輕其受刑痛苦，死刑效用將因之而降低。但是，施刑以前犯人如暈厥過去，可用少許刺激品使之蘇醒，這辦法是使犯人恢復知覺，明瞭自己罪惡及刑罰之利害。

有一次，當執行電刑前之一瞬，一個醫生預備了一點阿摩尼亞（興奮劑）到臨刑前的牢房裏去，那時死囚和替他禱告的牧師並排兒坐在小床上，臉色都蒼白得可怕，除了衣服不同之外很難辨別誰是不久於人世的死囚。當醫生取出阿摩尼亞時，犯人推開着說：『給牧師去嗅吧，他比我需要得更利害。』醫生也是那樣的想。

死期一步步逼近，恐怖使他們發呆或人事不知，他們的日常生活像中了催眠術一樣，有的喃喃然說上一大堆不倫不類的話，有的一聲不響像是被人打昏了一樣，但他們的神志都還是清明的。

電刑於每星期四執行。那天早上，受刑者早飯剛吃完就得開始準備後事，隨後從待死的牢房裏搬出來，有好些犯人站在一旁的向他發出一片淒咽的告別：『再會吧，老夥計。我們不久就會看見你的。』『保持硬梆梆的神氣。』『別忘記了笑。』『抬起頭來。』

第二步是沐浴，浴後給他穿上新衣，假使他有錢，他可以選擇自己所歡喜的衣服，只有外國式樣及奇裝異服是被禁止的；普通是白襯衫、黑色褲子、呢拖鞋。衣服穿好後再給他剃頭修面的機會，不過不外間所傳將頭髮剃去一塊，實際上，只要頭髮不太蓬亂，頭髮是會傳電而無需剃去的，所以他們的剃頭和尋常人並無區別。

一切都做完，便被關在一間最後的牢房裏，那兒靠近刑場的入口處。在下午，獄醫有時跑去看他，牧師照例常常廝守着他。下午可延見親屬，他們大概在六點鐘內就要分手了。有一次，父親、母親、兩姊妹和兄弟昏厥在一個犯人之前，犯人求獄醫把他們趕快帶走。

偶然有犯人在畢命的前夕能吃許多有味東西，不過這種事情是少見的，大半一個人末日蒞臨，食慾完全失掉，可是他們總得叫許多好的食物，其目的是分給其他犯人吃的。

下午行刑吏很早的跑到牢裏來和電機師會見，檢查過機件，試驗過電極。他是孤獨者，平常並不和

監獄職員往來。他把每件東西試得都滿意後就到俄興林吃晚飯，等到工作時再轉到牢裏。夜晚十點後，證人們都聚集在會客廳裏，照規定應有十二人，但除開所需要的重要職員以外，不必每人都要到齊。到了十點半，他們被引到獄吏辦公室，當他們出入刑場時彼此不得談話，並不得偷攝刑場照片。

那時候獄吏走到死囚的牢房裏，身邊帶着兩三名衛兵以防意外抵抗。那所刑場是一間很大的屋子，地下是水門汀，白色無窗的牆，上面開了天窗，全屋子電燈照得通明，證人們從右邊的門走進來，那裏有像禮拜堂的長椅是給證人們坐的。左邊有兩扇門，第一扇通到驗屍室，另一扇到一間小房裏，那兒有配電盤和劊子站立的地方。在右邊很遠的角落裏有一扇門是死囚走進的地方，進門六步便是電椅置於橡皮地衣之上。死囚從電椅旁邊踱過來，衛兵佇立在後面，衛兵之後放着一張白瑣瑯質橡皮輪檯床像醫院裏用的一樣。

電椅裝置在地上，是木製的，漆有深咖啡色，很低，很堅固，是有角形的。椅子上有靠手、高的靠背，略向後傾斜，背面有兩隻椅腳，前面座位的底板伸出來，兩面向內凹進，當中成爲一個關的椅腳，凹進的部分一面裝着腳鐐，另有八條深黑色皮帶把死囚緊緊縛住，使他動彈不得。

行刑鐘點一到，獄吏打開牢門，衛兵很快的用小刀把死囚的右褲腳從下直割到膝頭，一個牧師誦



着聖經之一段。假使死囚要說話，這是他最後一次說話的機會了。當他坐在電椅上，兩手立刻被繫在靠手上，衛兵屈着身將皮帶扣起來，他們的手術是十分諳熟的。新新監獄初用電刑時，從犯人坐在椅上起到上電止經過四分鐘，現在只經過三十秒至四十五秒。

右褲腳拉開，第一個電極就施用在那裏，有一個皮面具早就安排好，從前額戴到口部，中有裂縫用以呼吸，旁邊經過耳部扣緊在椅背上，這可以使得死囚的頭部固着不動。還有一頂小帽裝置着第二個電極戴在死囚的頂上。

衛兵們站在後面，牧師依舊誦讀着聖經。當信號發出時，電機師的壁龕裏發出利用X光時同樣的音波來，坐在椅子上的死囚身子便不禁痙攣起來，每部肌肉由收縮而鬆弛，旁人所能看見的他的臉、嘴、和咽喉露着慘紅之色，有時頭頂上冒出一股烟帶着枯焦的臭味。

用電幾秒鐘之後，電流割斷，醫生用聽筒聽死囚的胸部，心房還在砰砰地跳動着，漸漸細弱下去。停了一會兒，繼續使用電力，當電流再割斷時死囚已噓了氣了，於是證人們依次走出去，死屍的皮帶都解開，用抬床推到驗尸室去。

## 美國太平洋兩島

**夏威夷** 太平洋洋面再遼闊沒有，幾佔地球總面積三分之一。從舊金山朝東走，無論到日本、中國、菲律賓、新幾尼、澳洲等處都有六千哩的海程，在這汪洋一片中唯一形勝之地就是風景最美的夏威夷，距美洲為三分之一的路程，距亞洲為三分之二的路程。

**夏威夷本部**（不是說夏威夷羣島）係八個小島的組合：第一考愛寬約一英里，周圍一百六十英里，形似薄薄的油煎餅，有『海上花園』之稱。第二瓦胡長四十英里，靜睡檀香山之側，為世界任何炮力所不達。第三是長方形的馬羅凱，有高山，有平原。第四拉奈面積一百方英里，島上除遍地的波羅蜜外沒有什麼。第五是茅伊，與但澤或薩爾面積相等，但波平浪靜，不像那兩處風雲險惡。第六夏威夷，面積如其它七小島之總和。此外還有兩個小島，島上有高山，為世界一切有山島之最高者。

**夏威夷火山**最多，千萬年沒有人跡。約在一千年之前偶被太平洋剖利尼些羣島土人發現，紛紛遷居於此，帶來家畜及果物之類棲息於海濱一帶，人口逐漸蕃殖。至一百五十年前英國探險家顧克到此，這時剖利尼些人已達二十萬，後來漸衰落。十九世紀中新英格蘭教士來者日衆，這些美僑及教士雖然

住在夏威夷很久，仍保持祖國精神，往往送子弟回國求學，學成後再回到島上。

夏威夷門戶洞開，英、法、日、俄都想攘爲己有，何以讓美國捷足先得呢？其唯一原因是美僑及教士們的力量。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政見不同，一派主張佔領夏威夷，一派主張放棄；民主黨克利夫蘭德做大總統時拒絕接管夏威夷，而在共和黨執政時因美西之戰，大總統麥克金勒馬上把它吞併了。

夏威夷併爲美國屬土完全出於自動，與其它征服或購買的領土大大不同。其面積與美國得撒州大致相若，實爲美國本部之一，一方享有自治權，一方規定人民義務，不久可正式取得『州』的地位。出產有糖及波羅蜜均極發達，糖的種植有若干大規模的單位，每一單位可用大量工人。

夏威夷雖係熱帶，而來自溫帶或寒帶的白人不以爲苦；深冬氣溫從未低至華氏表六十五度，夏季亦不酷熱。近四十年來檀香山一帶的溫度從未超過八十八度，這由於洋流旋轉不息，時有貿易風從東北方吹來可以調節氣候。天時既佳，土質亦厚，人力工作不懈，所以種植業特別發達。

夏威夷糖業係最科學的，每畝肥料約值四百美元。水井每日所出水量多於舊金山全城。工人待遇極優，設有免費宿舍，並有醫院及工人子弟學校。種糖是島人生活源泉，次之爲波羅蜜，往往延袤數十里，展開一片絢爛如錦的奇境。

夏威夷風景絕佳，旅客樂而忘返，所有熱帶的奇草異卉應有盡有：榕樹高撐像亭亭巨傘，山頂上火樹一片吐着萬丈光芒，村中布滿了薜荔、鳳尾盈盈含笑，海景更佳，居民百分之九十五都住在海岸線三哩內，重巒疊嶂蒼翠欲滴，道路曲折有致，便於騎馬或駕車，登臨火山之巔或馳騁萬綠濃陰之下，真像一幅絕妙的畫圖。有人說，夏威夷不管泊於海面的一艘精美絕倫的烏艦，說得一點不錯。

夏威夷在國防上是美國前哨，距美國雖有二千哩，但距其他陸地更遠，任何敵人決不能飛越夏威夷深入美國的本部。夏威夷的珠港形勝天然，斯科非爾德兵營在星旗飄揚下爲美國最完備的戰鬥師團。美國國會現通過增加航空費，將來的夏威夷在空軍上更占特殊重要位置。

島上人民大半是由烏國人民聚集而成的——日本人、菲律賓人、波托利科人、從馬得拉移來的葡萄牙人、阿左斯人以及弗德角人，還有從台灣及海南島移來的中國人，再加上英格蘭人、愛爾蘭人、威爾士人、蘇格蘭人，都看中了這塊太平洋樂土，共同組成了夏威夷的人種展覽會。

當地仍有深刻的種族之見，雖說夏威夷自昔相沿的敦睦之風已把種族界限減低了很多，可是主要部份仍是無法消失的。當然，白人站在優勢的統治地位，夏威夷人稱之爲『外路客』；除白人外還有很多的東方及南方人相與棲息於其間。葡萄牙人所受教育及其優越才能超過白人以外的各民族。

日本於一八九三年開始移民於此，用很大力量推進移民事業，但自美國占有該島之後，她的企圖受到嚴重的打擊。日本人生殖力是很可驚人的，每一家庭有十七個小孩並非一件稀罕的事情。日本小孩的教育方針含有『改造地獄』之意，這是島上教師們所能證明的，他們都是些勤勉聰慧的小學生，爲讀書而讀書，從不參加搗亂，記過開缺簡直沒有他們的分兒。他們所受教育與一般島民所受者略有區別，除正式鐘點之外，日本人所開學校常與佛教寺院保持聯繫作用。中國人在島上的數目雖大，但不像日本人一樣地具有『明顯』之形態，中國人常以同化他族自詡，實際上中國人是最易爲他族所同化的，島上的中國人已多半爲混血種所吸收，不過新舊中國人之矛盾與新舊日本人之矛盾同其劇烈。與這兩種東方人均有不同的，是十九世紀之末被移民巨浪帶到此地的高麗人。他們雖還有其他職業，可是大部份都是洗衣作，開設於斯科非爾德營房之側，專爲夏威夷兵士們服務。他們沒有發表個人意志的自由，雖在夏威夷亦是一樣，假使說長道短涉及日本統治高麗的問題，此生便休想再回到老家去。

占島上次多數人口的菲律賓人，（島上計有混血夏威夷人二八・二二四人，純粹夏威夷人二二・六三六人，白人八〇・三七三人，中國人二七・一七九人，日本人一三九・六三一一人，菲律賓人六

三·〇五二人，高麗人六·四六一人，黑人五六三人，其它二一七人。一九〇六年他們只有十五人來此耕種，都是被本國驅逐出境的，三十年間聚到這樣龐大的數字，說起來真是可驚。他們常常帶着小插刀與人鬥毆，喜着女人們所用的麻布襯衫，可是他們當中最缺乏女人。他們大部份爲伊羅科人，酷嗜鬥雞之戲，並且大部份承認夏威夷所得工資比菲律賓爲優。他們仍說土話，只略略參雜點遺留下來的西班牙語。

**關島** 太平洋中間的關島從一八九八年起成爲美國領土，是美國七個不開放商埠之一，除公事船及特許商船外，任何船隻不許靠岸，所以關島有『南海天堂』之稱，而天堂內容不是凡夫俗眼所能想像的。島長二十九英里強，寬約七哩至九哩，有一條纖腰只有四哩強是一片山地，最高處爲登覺峯（Mount Tonjo），航船遠遠可望到。山上從前設有炮壘，現已撤廢，便是上山道路也被惡草和荆棘遮掩得看不出來。

島的四週水淺而多礁石。輪船到了亞普納港，用小划船或小火輪起卸貨物，從六尺寬的水道走過五英哩纔到政府所在地匹地（Piti），從匹地到關島都城阿格拿（Agana）有六英哩的陸地，沿岸在壁立千仞的危巖下，小船蚯蚓般前進着，經過若干山村水郭，襯着粼粼綠波，真是一幅絕妙圖畫。

關島土人只有兩萬，其中一萬住在阿格拿及其附近，每天到郊外農場作工。城內有西班牙雕刻及現代建築物，雜以土著風味，市容整潔，美國商店最多，奢侈品和日用品堆積如山，但因運費昂貴，所以貨價很貴。土人不懂得做生意，沒有經商興趣，他們的商店很少，只有鋸木廠和可可油皂廠是阿格拿僅有的工業。至於現代建築物有教堂、銀行、衙門、監獄、學校、總督府及其花園——花園內有悠揚悅耳的美國海軍音樂隊，在溶溶月色之下，土人們常到這兒游逛。

總督兼任海軍司令，是島上的唯一獨裁者，雖有立法機關，不過一種裝飾品而已。自一六六八年西班牙人占領此島以來，總督即具有極大權威，受轄於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由菲律賓到關島每年有郵船開行一次，假使關島的總督不稱職，往往從郵船中帶來撤差的命令。但現在却不同，美國議會或海軍部隨時可以調動總督，用不着每年一次了。實際說起來，在這洋面孤懸的島上沒有口誅筆伐的報紙，也沒有商輪和外界常通往來，總督兼握兵權，難道不算得一個稱心如意的小皇帝？

美國初占此島時，土人既窮又蠢，疫疾盛行，美國水兵一面替他們開掘下水道，一面教授文字，海軍醫官兼任地方的衛生部長。自一九〇〇年後，土人人口增加一倍，現有三千八百名學生，三十位土教員，三十所校址，高等學校和職業學校色色齊備。土人極愛美國：上次菲島運動獨立時有菲人結隊游行舉

起『要求獨立』的標語，不料關島土人也結隊緊隨其後，他們的標語是『我們不要獨立。』

土人常常要求入美國籍，這是一件頂麻煩的問題：因為這個島將來或許出賣（以金錢條件讓渡他國）或被武力占領，誰能保得住永久不脫美國的範圍呢？

關島是西班牙人麥哲倫在四百年前發現的：一五二一年三月六日，麥哲倫和同伴在太平洋茫茫巨浸之中盲目地前進走了三個月另二十天，同伴們都罵麥哲倫是瘋子，『反叛』、『疾病』、『飢餓』包圍在麥哲倫的四周，可是他咬定牙關毫沒有後退的意思，後來果然發現了關島。當初這地方偷竊之風盛行，所以稱之爲『偷兒島』。自一五六七年起，政權握於西班牙人之手，除由墨西哥往馬尼刺的船隻經過關島時偶然停泊以外，一百五十年中竟像個人跡不至的孤島，直到一六六八年西班牙教士絡繹而來，才漸漸開化起來。一八九八年美西宣戰，美艦查里斯登號於六月二十二日占領關島，事實上等於一幕滑稽劇，其經過情形如下：島上的西班牙總督因交通不便，關起房門做皇帝，對於美西宣戰如同睡在鼓裏。美艦馳入該島開炮示威，島上當是外國兵船放禮炮，急忙召集老朽昏庸的炮手，又在匹地村尋出兩尊告退已久的舊炮來，放了半天沒有半點聲響，勉強轟出一聲，聲音低弱得不成樣兒，急得島人搔頭頓足，忙派代表跑上美艦道歉，解釋答禮太遲的緣故。不料美國艦長圓睜着怪眼說，『什麼禮炮，你



們真在活活見鬼！美西現已開仗，本艦長奉令占領此島，剛纔是開火示威，你們明白不明白？『歡迎代表聽了這話好像晴空中了霹靂，跑回來報告西班牙總督，總督低頭一想，禮炮尙且無法應付，何況是貨真價值的示威大炮？不消說得，他老老實實的做了一名俘虜。

關島在菲律賓之東，夏威夷之西，自太平洋航空線發達以來，陸然變成了重要地點。美國人把菲律賓當做遠東前線，關島距菲律賓最近却也有一千五百英哩之遙。依照一九三四年的軍縮條約，關島完全解除軍備，就是僅有的一個航空大隊也已遵約撤退了。關島之北爲馬利亞那羣島，由國聯委任日本代管，東爲馬沙爾羣島，南爲加羅林羣島，西爲柏廬羣島，都是日本代管的區域。在這許多地點，日本僑民每年大量的增加，關島雖是南海的天堂，現在却成了甕中之鱉，美國想再把關島當做太平洋的階梯，很有點兒不對勁了。如從夏威夷算起（美國僅有夏威夷的珠港爲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關島已孤懸於三千英哩以外，照現在的事實看，因航空線之發達，無論軍事上經濟上交通上再加熱帶中美麗如畫的風景都萬無割捨關島之理，因此關島防衛問題成了美國爭論的焦點。保守吧，軍事上距離太遠；放棄吧，責任上說不過去，而且太不合算。現在只好照海軍上將普拉特（Pratt）所說，美國本着慈愛的和責任的出發點暫維關島現狀。也許是這樣才可以維持美國太平洋上這一階梯。

一九三六，三，廿六。

## 英人眼中之美人

Catham house 是英國研究國際問題的地點近有 Toynbee 先生在那兒演講「對美國人心理的透視」這像上海人研究蘇州人心理一樣，說來頗有風趣。

我前次游歷柏林正是施萊轍將軍炙手可熱的時候。我回國後曾發表演說，認爲一切事我或許欠明瞭，只一件很有把握：國社黨勢力逐漸沒落了。後來國社黨蒸蒸日上，正和我預料的相反。今天我老着臉皮在此推測一年後的美國情況，不勝抱慚之至。我在美國未晤見美國大人物，所以我不敢自信這次觀察是很正確的。還有一件，英國人對美國人並無新奇印象，因爲英國人常到美國和拜訪鄰人一樣；不過美國各地方情感極不一致，我先把這次經過的地方說一下：我在美國東半部旅行兩三月，西北部到明理梭達州，西南部到泰克司州以北，南部到坎特基州、喬其亞州、北加諾林拉州，東部和中部以西地方都走遍了。我在哈佛大學本部住了一個月，後來到雅禮大學、卜林司頓大學等處，又在芝加哥邊境西北大學住了一星期。我常向大學生演說，與辦理大學者不時周旋，這當然予我以特殊觀點。照歷史上講起來，他們是一個被壓迫階級，却又是昂首天外的階級：當大商人有權有勢時，他們受輕視和侮蔑，到經濟

衰落後，他們又揚眉吐氣了。我在美國的日子雖說常與大學人物接觸，但夜晚光陰則多半消磨在火車上，欲明瞭美國一般意志最好常出旅行，車中人議論風生，而市上行人是流動不定的，所以采風問俗車上比市上好，而且最好的時候是清早洗臉刮鬍子的時候。車尾有一盥洗室，旅客們聚在那裏整容，坐在那裏抽烟，一面高談闊論，你不妨洗耳恭聽，可以得到許多材料。假使你作兩三個月的車中旅行，刮上四五十遍鬍子，所得材料定然不少，縱然不知道他們心中所想的，也能知道他們口裏所說的。我在車中的第一夜是離開凡爾蒙特往波士頓，第二天醒來，走到盥洗間，看見兩個美國人坐在那兒抽烟，他們是從漢卜夏來的，談得很起勁，從談話中知道他們是棺材店老闆。他們三句不離本行，談到復興處成立後的棺木價格。我們要曉得，美國人講話是有忌諱的，比方劊子手叫『執行者』，棺材叫『木匣子』，在美國喪家很難聽得使人不高興的字眼——棺材。那天他們談的是『木匣子』的批價：自復興處成立後，這行業不成生意經，工價增高，工作時間減少，而批價還是從前一樣，這小本生意看看不能維持下去，這是不滿羅斯福新政策的批評。雖然羅斯福正在努力於大多數民衆所期望的，使銀行街、大資產階級不寒而慄的復興政策，但你從銀行業、股票交易所、經過各工廠再到分銷場巡視一下，你一定聽到許多人的論調，——他們說得對不對是另一問題，——自復興處成立後，不啻打倒了小資產階級，完成了大資本家的

獨占性。這話說得很奇怪，復興政策如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人、提高工資之類，意在限制大資本家，而結果適得其反，小工商業一蹶不振，大資本家魄力大，可改變其情況，使與環境相適合，小工業望塵莫及，因之造成了大資本家獨步一時的機會。從兩個棺材店商人語氣中聽得出這個道理。

美國人心理變動得最快，社會上崇拜偉人的心理，今昔兩樣：從前憑着個人努力造成什麼大王（如煤油大王、鋼鐵大王）的特殊階級，現在一個個從寶座上倒下來，已不是民衆的偶像了，代替做偶像的祇有一個是羅斯福總統，而被打倒的偶像則有幾千百人。從前問美國孩子的志願，必毫不遲疑地說：『我願做大王』，而現在不高興做了。美國人心理變遷，其動機有些是好的，而非利己的，也有是出於私的仇視觀念：先就好的方面說，羅斯福有兩件值得美國人贊美的事，一勇敢，二宗教意識。現在美國銀行業和金融巨頭已失其社會權威，銀行家良莠不齊，其中優秀分子受了不良分子的牽累，喪失了他們的信用，不僅銀行業如此，其他各業都是一樣。我所說優秀份子不一定就是志行純潔的份子，他們往往在合法範圍內用靈巧手腕取得私人利益，不必偷漏國稅而自有逃避國稅的方法（把全副卷宗交給法律顧問，使他們設法避免國稅。）有一個美國商人說：『去年一年我所付的所得稅超過了銀行大王摩根所付的數目。』當然，事情不會這樣簡單，但銀行家多年以來用欺騙手腕以謀本身利益，所以國人一

致痛恨他們，而不暇分出青紅皂白。再就壞的方面說，若干投機份子請銀行家替他們做生意，不幸受了損失，於是一切委罪於銀行家，假使銀行家事前拒絕他們的請求，他們亦必生氣，所以這種反對銀行家的理由是極不光明的。我舉兩件事以證一般人仇視銀行家之無所不用其極：某君說，『我們那地方捉了一個銀行家，用非刑拷打他，因為他想娶一個白種女子爲妻。』有一天，某先生向我陳述兩個人的問答，其詞如下：（甲）你找到工作沒有？（乙）找是找到了，不過……（甲）不過什麼？（乙）我說不出口來。（甲）說說無妨。（乙）我就告訴你，你千萬不可告訴我的母親。我已經得了一個銀行行長的位置。這職務太不名譽了，我母親還當我在窩子裏當琴師哩。銀行行長不及窩子裏琴師之尊，可見美國人痛惡銀行家之一斑。

去年十一月阿爾司密司發表反對羅斯福及其經濟政策的文字，就有斯卜列格教授和銀行街主要人物異口同聲把羅斯福攻擊得體無完膚。我那時正在游歷喬其亞州和北加諾尼那州，北加諾尼那州是一片榛莽未闢的世界，我找不着當地報紙，每天候着郵局寄來的紐約泰晤士報，打開報紙一看，滿紙都是反對羅斯福的議論，我很替羅斯福就心，但在旅途中所得當地民衆的感想又不禁爲之驚異：他們都說，『我們不懂精微奧妙的學理，這些學理是銀行家用以剝削我們的利器。我們當初也不懂總統

的政策是好是歹，現在聽得銀行家的一片叫苦聲，纔相信總統的政策是好的。』像這樣看起來，羅斯福愈受專門家和銀行家的攻擊，愈得民衆的信仰。銀行家太不機智了，他們應當說，『我們歡迎這位聰明正直的總統，期待着他的政策，着着成功，這一來民衆們必紛紛議論，』這位白宮主人又不甚可靠了吧，他又是最後一個資本家的走狗吧！』民衆是缺乏理智的，祇知發洩情感，銀行家所喜的即他們所厭的，現在銀行家表示恐怖和驚駭，所以民衆都把羅斯福當做了萬家生佛。這種變態心理是由經濟衰落而發動的，假使經濟回頭，我相信美國人又會做投機事業而與銀行家握手言歡了。美國西方南方及紐約以外各地民衆從前有時恨過銀行家，有時和銀行家要好，其愛憎一以時代爲轉移，不是一貫到底的。

從前美國人做着黃金夢：美國農人披荆斬棘開闢西部地方把固有的印第安人逐漸逐出去，一個人祇要耐勞刻苦，富於冒險精神，就不難取得廣大田地和豐富財源，所以美國人以爲黃金是取攜不盡的，而且抱着門戶開放主義，對於各國移民一體歡迎。到十九世紀末期——一八九〇年，西部曠土走到了盡頭，美國黃金時代消逝，於是限制各國移民，同時一個突飛邁進的國家變成了平流順進的國家和歐洲大陸國一樣。不幸發生一九一四年大戰和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潮，使美國人心理發生劇變，相信從前美國的繁榮機會已不會再回頭了。

自然，從前的黃金時代個人機運靡常，但那時全部事業日在擴張前進之中，即令個人遭受意外打擊，今天輸了明天又可以贏得回來，不比現在有輸無贏，失敗就失敗到底。他們都自嘆本身所處之時代不如祖若父遠甚；他們把金錢看得不像往日容易，重視金錢之觀念和歐洲人相似而與一九二九年以前的美國人相反。從這種心理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使他們對推進社會機構的情況不能不予以深切注意，而從前是不注意這個的；比方一個美國工人雖不滿足其地位，却並不希望改善工人的待遇，他心裏想着，『我今天當工人，明天也許當大老闆，何必白費時間和精力以求改善今天的地位哩？』到現在，他們都覺得當工人的或許一輩子當不了老闆，所以改善本身地位的觀念特別發展，這是歐洲人向來所有而美國人新近纔有的態度。不僅工人如此，納稅人對政府的態度也是如此：從前政府虛糜公帑增加民衆負擔，在納稅人看起來是不值計較的，與其抽出工夫來計較政府的用途，不如留着這工夫用在自己的事業上，所得利益比納稅損失大得多。現在却不然，事業上利益不可靠而納稅如故，因此納稅人對於州市政府舞弊與否，專從物質上這一點說起來決不放鬆一步。

工人對工作情況的感覺力比前銳敏：當羅斯福製訂業規的時候，全國罷工事件頻發，本來羅斯福準備由政府製訂各業法規頒布施行，後因情況不甚明瞭，倘經調查手續，又嫌曠日持久，所以令各業自

行召集會議釐定法規，交由政府審訂修改後公布。其中涵義爲工作時間、工資、產額等項。這時美國罷工潮像是傳染病，大概不是同時發動而是散漫無章的，因爲美國勞工界到現在止尙無大組織，工運人物亦無大經驗。

美國有許多從外國移入的工人和他們的第二代（美國移民法第二代算是美國人），從前祇希望混口飯吃，自有業規後他們知道這是保障工人利益的，於是紛紛罷工以求取得更滿意的業規，却忘了罷工於復興計劃有礙。

美國人對業規忽略了一事——卽如何實施的問題。千頭萬緒的各種業規比英國勞工部、商部、衛生部、內政部合起來的範圍更廣，美政府能設立許多機關，派出許多官吏以督促業規之澈底奉行嗎？美國人對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毫不理會，只以爲製訂了業規企業家就會帖然就範，這種心理是『與虎謀皮』的心理，是未加考慮的心理，也是前後矛盾的心理；我們不信企業家對於拘束本身的業規奉行唯謹。有一次，我在加諾尼那州參觀一所毛巾工廠（這是美國南部一州。在美國南北大戰前其繁榮程度遠遜維珍尼亞州和南加諾尼那州，僅係棉花的產地。後來在棉花工業區麻謝州聘得大批技術人員，購得許多機器，竟能自製棉織品。）看見許多有趣的事：他們在每條毛巾上用機器蓋一個『藍鷹』圖



記，這就是美國復興處標識。我說，『有趣，政府視察員到了，一定嘉許你們是能遵守業規的。』不料他們的答詞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他們說，『什麼視察員？這兒沒有他們的影子。我們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政府從未派出視察員考察復興處規章下的工商業，各工廠能自動奉行法令當然是誠實無欺的工廠，假使不奉行呢，也就無人過問。『藍鷹』標識成了美國人的一時風尚，如德國卍字標識一樣，我們不能把佩『藍鷹』的美國人當做復興運動的中堅份子，也就和我們不能把臂上懸着卍字的德國人當做國社黨的忠實信徒一樣。

我還有一個特殊印象：從前美國青年從大學出來謀位置都是向私人企業家這門路去的，現在却改向華盛頓政府尋求工作，這是說，美國自由主義漸沒落，今後支配社會的權能不再在少數人手裏而由政府統盤籌算。

社會權能從大企業家轉移到政府，這是美國漸和歐洲相似的現象。公家用人雖不及私人多，究竟這種轉移是一種良好趨勢。不過賢明如美國政府，而政治上植黨營私習慣仍須繼續奮鬥纔可澈底革除。我有朋友在國務院服務多年，一無過失，因某要人與一個女子有親密關係，硬把我那朋友的位置讓給她。我在火車上遇到一個農夫，從但力茜州到喬其亞州希望取得振務上工作，司事問他隸屬何黨，他

是共和黨員，因為他故鄉是共和黨的勢力。不料司事不再追問下去，祇說『對不起，這裏沒有你的合式工作。』他祇得垂頭喪氣的回家。

我覺得美國人還存着十八世紀的思想，這雖是不近情理的推測，但自信並非妄言。祇就美國人對羅斯福的印象論，擁戴羅斯福不是信仰羅斯福的政策而是信仰他的人格。他的性情頗似十八世紀的君主，用人變幻莫測，今天推心置腹的智囊明天也許貶為路人。假使把羅斯福和我們英國首相異地以處，必然一籌莫展，因為沈着拘泥的英國人以為國家命脈不宜付託於新進者之手，假使用人不當，當初何必用他，用了後應該讓他放手做去，不能使之稍存五日京兆之心；可是美國人感想不同：我在火車上所見的美國人彷彿都存着一種心理——羅斯福是個了不得的人物，惟其變幻莫測所以更是了不得，必如是纔可以推陳出新，纔是大公無私，纔是有魄力、有勇氣（羅斯福常用政見相左的人才）。那些被裁專家常常在報上發表自己的政見以待國人公判，但大家都懶得理會，『不管你的政見對不對，是否含冤負屈，我們對總統的信念是不會動搖的。』

美國自南北戰事後，一般人擁護州政府權力的意志極強烈，不僅南方如此，北方也是一樣。舉一個實例：美國銀行業變成了地方問題，中央不能過問，即東北各州及比較進步的各州都認為中央銀行無

存在之必要，因為有了中央銀行就有分行遍於各處，州政府財權就於不知不覺中落在中央分行手裏了。說起來很奇怪，美國首先發明連鎖商店（Chain Store），而他們偏又反對連鎖銀行，其結果徒使銀行因失其連鎖關係而各個倒閉。美國對英國銀行制度不甚研究，而很了解加拿大銀行方法，加拿大銀行不多，分行遍於各處，所以抵抗經濟危機的能力比美國銀行大，這是美國人所知道的，然而美國膠執已見，並不加以改變，以致銀行業紛紛倒閉，使國家和私人都受重大影響，歸根究底都誤於擁護州政府權力者的偏見。可是到現在，州政府權力被打破，中央政府不僅干涉銀行制度，且干涉一切社會事業；依照憲法這些事情都是州政府的權力，中央不能過問，自復興處成立後，差不多把全部立法權從州政府提到中央政府來，美國是崇尚自由的國家，政局上這樣大的變革，反對者寥寥無幾，這是我們引以為異的。還有州與州之間不公平的問題也值得研究：比方麻謝州進步很快，北加諾尼那州比較落後——因該州向未製定勞工法，工人情況較壞，童工未受取締。照憲法規定，程度不及的地方推行法令時循序求進，而不能和程度較高的地方相提並論，然而這次新業規頒布後，全國一致遵行，毫無輕重緩急之分，麻謝州當然可收輕車熟路之效，而北加諾尼那州則有力竭聲嘶之苦。

在這情勢之下，有若干擁護州憲最力的地方無法與中央爭衡。坎特基州是個貧瘠區，平時靠中央

協款纔能維持政費，假使它和中央爭長論短，中央馬上停付協款即足制其死命。此外中央租稅問題前途亦甚危險：中央財政來源不是直接所徵的租稅，即是經濟膨脹政策，無論兩者之一種都是從人民口袋中掏出來的，然而一般人對於中央賑款及其它補助費彷彿都認為是從別州剝削下來的，不是從我們這一州取得的，他們祇顧目前利益而忽視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理，英國有兩種租稅，美國却有三種：第一市稅，第二州稅，第三國稅。美國人對市稅感覺較敏，假使增加市稅，人民必起而抗爭，對州稅就淡漠許多，對國稅更像與本身無涉。將來中央政府賑款取償於某一地方時將發生何種響影，真不是我們意思所及。

最後一點應研究的即美國人有無革命情緒？據我看，美國人是合乎常軌而性喜騷動的民族，報紙上記載往往言過其實，美國人祇望總統多做些希奇古怪的事情。歐戰時英國人也有這種好奇的心理，那時英相愛斯葵斯下野，繼任者是勞合喬治，英國人的心理正和現在美國人一樣，不喜平淡無奇的政治工作，祇望花樣翻新，使民衆麻木笨滯的神經多受強烈的刺激，現在美國人步英國人的後塵，這亦環境之所造成。美國人除屬望總統外，對議會制似無多大信仰。假使議會善於自處，最好站在民衆方面，做民衆的應聲蟲以求見好於民衆。現在最出風頭一件事莫如痛數銀行家的罪惡，然而羅斯福已先議會

而爲之了。

美國一般未取得職業的大學畢業生即尋常所謂『智識無產階級』其革命情緒是極消沉的；假使在德國，在日本，凡是沒有出路的青年都會跑到法西斯旗幟下，惟有美國青年各安天命，真令人不勝詫異。美國人不是馴懦民族，也不是富於忍耐性的民族，我想他們還在迷夢着十九世紀的黃金時代，不知道這一時代是一去不回了。除失業青年外，美國有好幾千萬青年失業工人，政府仿照德國辦法把他們送到勞工營，（按德國勞工營是以僅能餬口的工資，使失業工人一面進行國家工程，一面受軍事訓練。）這辦法與獨裁制頗爲接近。

不過美國有個不革命的象徵留在現在的一般趨勢上，即事事取法英國以遏制革命之發展。這和美國人向來的態度恰恰相反：因爲美國人是天之驕子，看不起頑固的英國人，當經濟繁榮時代，把我們英國人看得太低了（因那時美國一日千里，而英國望塵莫及）到經濟衰落時代，英國人運用很好的方法渡過難關，於是他們又改變了態度，把英國人看得太高了。現在美國人憧憬着繁榮時期之再至，並且承認這位捲土重來的『繁榮先生』首先必到英國，然後波及美國。美國人又以爲英國人是不革命的，從這一點看，我們相信美國人也是不革命的，不用說，他們正在模仿英國，自然是不想走入革命途徑

的，因此我相信美國的將來或許無暴風雨之降臨。我又覺得美國人頗有應付急變的本領，當急變未發生之前像毫無抵抗力，一旦大難臨頭，自有很好的方法轉危爲安。這也是具體而微的英國人特性。我們翻開一部美國歷史，從南北大戰到其它嚴重時期，美國人危難中所採方法都是極賢明的。所以信他們必有賢明方法渡過今後的難關。

